

# 華文大坂每日

第七期 第...

二月

成益時髦女衣

成益時髦女衣

成益時髦女衣

成益時髦女衣

成益時髦女衣

SERVICE NO. 4 10

張自金

LEO KIM L

LICENSED MIDW



應認識日本的實力  
建國十年之滿洲國  
解放東亞運動中之精神建設  
新世界觀之劃立(座談會)

# 只需數粒即感清爽

東亞靈藥保健護符  
奇効超群萬象必備



請認清牌號  
嚴防假貨

隨時購備仁丹  
胃腸永保健全  
抗病力無形增強  
新陳代謝自然旺盛

口腔消毒  
潤腸通便  
立癒頭疼  
急救衛生  
健脾養胃  
順氣開胸  
防止暈醉  
補助消化

# 仁丹





**介紹者筆** 伊藤慶之助，明治卅一年生大阪師範三田助郎，留法，並曾巡歷北亞。作品研究並展覽，赴中國，後從事美術古蹟之研究。西班牙大等各地之古蹟美術。事變後，赴中國，研究並展覽作品。並曾受前華北之委託。時政府聘為克敏氏畫像，現任日本春陽會審查員。

# 華文「大阪每日」第八卷第七期

第八十三號(四月一日號)目錄

(封面) 復興着的昭南島  
之華僑市街

全荷印終於無條件降服…… 2

扉繪

澳洲之存續與印度  
再生之道…… 2

北京中南海公園

無敵日本陸軍攻陷仰光…… 3

時事短評

南方諸民族之指導方針…… 3

歡迎滿洲國之謝恩特使…… 2

英國所謂之印度危機…… 3

應認識日本的實力

吉岡文六…… 4

建國十年之滿洲國

緒方昇…… 7

大東亞戰爭之第二階段

本刊記者…… 9

(座談會) 新世界觀之劃立

本社主辦…… 12

解放東亞運動中之精神建設

關莖堂…… 16

決戰下日本的美術界

外 人…… 18

頌 眠 芒 艾…… 20

殘羹一東 小野馬…… 36

木刻

唐詩解放論(五)

新都南京 迎 曉…… 21

朱右白…… 37

北京風景線 卓 礎…… 22

漫話滿洲 早 海…… 38

母與子 葉 未 行…… 23

○日本美術介紹

戰時國際法(六)

繪畫(上) 馮 貫 一…… 40

鄭 吾 山…… 24

中國畫的前路與如何實踐(下)  
趙 越…… 44

刊畫

滿洲特派謝恩大使  
張總理抵日情況…… 25

○長篇小說

歷史的勝利…… 26

年 輪(七)

本刊大徵文當選作品

郭 蕭 爽 菱 作…… 45

自學生活 如 水…… 29

◆中華語文講座◆  
郭 爽 菱 作…… 45

告軍閥的朋友們

◆日本語文講座◆  
東 舒…… 33

東 舒…… 33

編輯室…… 51



# 時事短評

## 歡迎滿洲國之謝恩特使

滿洲國皇帝陛下，此時際於同國建國十週年，對日本皇室，日本朝野，見到同國今日的發展，感謝文捷之恩，決定特別派遣國務總理爲謝恩大使來日。特使親書於三月十一日出發新京，張特派使節一行，十五日於神戶上陸。

回顧滿洲國之十年間，充滿所有困難。想起同國的誕生，即是東亞從歐美依存走向東亞自主的發軔，這更是德意對現狀維持勢力之反撥的刺戟，可以說是向世界新秩序之進發。自然那就要到英美之世界現狀維持勢力，以及不理解東亞自主的將政權之執拗的反撥。在很久期間同國之存在是遭受白眼相視。連繫此問題，與同國有一德一心的關係之日本，擠在世界的激浪之中備嘗艱苦。然而，滿洲國由於日本竭力的支援，堅持對日本之絕對信賴；以日滿兩國運命共同之信念，繼續對內建設與對外競爭，通過中國事變，對英美戰之狂瀾怒濤之中，達成現在如所見到可驚的成長。

滿洲是由於日本而存在，而發

展，在同時，日本是由於滿洲的發展，加強向雄渾的大東亞新秩序之建設的力量。而且現今大東亞戰爭以世界史空前的規模與戰果，在日本壓倒的勝利裡向前推進着。美

## 全荷印終於無條件降服

英等想把東亞當作奴隸的支配的勢力，走向土崩瓦解一路之時，雄渾的大東亞新秩序的構想，是漸漸成爲具體化了。十年前舉出世界史轉捩的第一齣的滿洲國，是顯示着十分的發展，在東亞的一方立着其巨大的雄姿。然而那在今日之南方作戰，經濟上的任務是極爲重大北邊安定之政治上的，軍事上的任務之重要亦無須贅述。日滿兩國親善提携，實在應該說是大東亞新秩序的基礎。張謝恩使節之來訪，把這親善愈將緊密，而且是把基礎越設越固。我們在熱烈歡迎張特使之同時，對滿洲之偉大的發展表明敬意，而且，在今日之世界戰下，同國之任務有切實重要性。

二月九日夜，荷印軍於爪哇島，終於降於日本軍門之下了。是全面的無條件降服。專、特賴美英的援助，打算萬一變節防衛荷印的彼等，特着日本不來敵對，與美英一同愚癡。但，關於到最後援助的實力，誠意皆無之舉，使小國當做自國之福，抵抗強敵英國所慣用的手段，很早以前年由於荷蘭本國之運命，豈不是全部經驗了嗎？新嘉坡陷落，美英之來援既不可能了。由於海空軍之全滅，這個國防即是赤裸了。到底被破竹的上陸日軍，追到了萬隆之山間，逢着了今日的運命之荷印沒落過程，應該說是失去了遠見之明的塔齊亞根特的悲劇。

達及三世紀半荷蘭之南洋殖民地帝國，是這樣的告終了。七千萬的印度內西亞民族，是從多年的掙取解放了。爲世界有數的寶庫南洋諸島嶼，將其資源得以供給大東亞共榮圈之用了。將此從軍事上來審，即是從澳洲奪來了其最後的兩傘，印度洋立刻當做日本海軍活動舞臺而開幕。以大巽他，小巽他之諸島，當爲外垣的大東亞海，這樣完全化爲日本內海。共榮圈之國防及經濟的完成，可以說已經確立了條件。所以日本成了「有的國家」，就是永久實行大東亞戰爭，也成了真正不敗必勝的布陣。美英之敗色更爲濃翳，而就稱大勢既已決定，亦非過

在狂奔頹勢挽回之美英方面之一部，今日又高唱出攻勢作戰，「防衛不能給予戰勝」事實現出這樣的警告。但是，那即是像美國一有力報紙所指摘：「攻擊優於防衛的議論，祇是在攻擊作戰之可能性存在的場合得以說的。」美英缺少有效的遂行積極作戰的戰力，是一如英國一新聞所喝破：「所謂以明年乃至明後年爲期，實行的聯合國方面之積極作戰，僅僅不過是紙上空談而已。」

與美英不得遂行任何有效的攻勢作戰的完全正反面，日本的積極作戰，是日本把握了戰略的優位，資源戰的完勝。更加之，由於擊國一蹶之烈，戰意附加着。以此爲背景，東條首相從議會壇上，再高呼澳洲及印度，警告真可以說是血，淚，迸成的日本精神。

澳洲與美英的連絡已被遮斷了。孤立的澳洲「單獨不得防衛自國」

## 澳洲之存續與印度再生之道

對於這樣快速的完成了全荷印征服，如此的偉業，爲日軍的善謀勇戰，讚歎與感謝之辭無窮。

三十八年前之本日，日本陸軍擊破了俄軍，佔領了奉天的紀念日。這個勝利，正是奠定東亞的新形勢，決定了東亞的主人公的日本之地位的。今日在大東亞戰爭之最後中，欣迎着這個光榮的紀念日的日本陸軍，既已佔了香港，菲島，馬來，新嘉坡等。今又奪取了仰光征服了全荷印，進行着奠定世界新形勢，確立世界之第一國的日本的地位。關於在不滿四十年的短期間國運的急進展，與對此貢獻的日本陸軍的功績，誠爲感慨更新。若以奉天會戰與大東亞戰爭之諸戰爭的諸階戰相比較，其間，武器與戰術之變化之甚，更不得不矚目的。然而，昔日，今日，若戰必勝的日本陸軍之無敵強大，毫無差異。因爲其作戰之至妙和將兵之忠勇，一定無任何的差異。

即如三月四日駐美澳洲公使吉西所言明。不拘如何，澳洲政府當局若仍繼續徒勞以外任何不得的抗戰，其結果是顯明的。即是像東條首相所警告的，至無辦法全面無條件降服，「今日的荷印的運命，無須更改即是明日澳洲的運命。」總之澳洲把澳洲國民當做國之民與否，專、在對大東亞之新形勢，澳洲政府之洞察如何。「我期待此際，澳洲不拘泥情實與因緣，真實究明事態，正視天之所命，將急速決定最重要大的舉措。」東條首相這樣的話，是誠備情理的勸告。澳洲當局拂拭一切迷夢，應該決定他等應採取的最善方途。

東條首相更向印度四億大眾高呼：「我確信實現印度人之印度正在今日。」這樣斷言。印度獨立運動的指導者們，關於這一點最近也披瀝了完全相同的意見。對形勢之重大而驚愕的英首相邱吉爾，向

印度急派關於印度工作有利的關係的國體尚書克利浦斯，躍起印度極柔。可是，印度之指導者們超越派閣關係，要求着印度即時獨立。印度不是應該「低頭永久在美英的桎

### 無敵日本陸軍攻陷仰光

日本無敵之陸軍，終於完全佔領了仰光，達成了緬甸作戰主要目的。炎熱與擁擠是緬甸戰線的特色。加之峻山與急流，南北縱走，而敵以密林的天險，是英軍最大所恃的了。然而日軍之勇猛果敢，僅僅五十日橫斷了這個天險，很快就攻陷了首府。其意氣非僅是一都

以仰光之陷落，為中國事變告終止，將緬甸與印度包含在新大共榮圈，可說其意義極其重大。日本陸軍的善謀勇戰，是有着赫赫的傳統，但，尤其在既及五年的中國事變，毫無遺憾的發揚了其真價，大東亞戰爭以來，應益發放光輝。很早就攻陷香港，席卷菲島，在婆羅洲，蘇門答臘，爪哇等荷印諸島的戰果，頗為驚人。更甚者是掃蕩馬來半島，到底攻陷新嘉坡聖塞，達至完勝。不論在其戰績上，在其效果上，都是東西古今無比的。截定了蘇門答臘南部的日本陸軍，已攻下巴羅傍，爪皮之大油田地帶，達成了資源戰爭最主要的目的。

日本無敵之陸軍，終於完全佔領了仰光，達成了緬甸作戰主要目的。炎熱與擁擠是緬甸戰線的特色。加之峻山與急流，南北縱走，而敵以密林的天險，是英軍最大所恃的了。然而日軍之勇猛果敢，僅僅五十日橫斷了這個天險，很快就攻陷了首府。其意氣非僅是一都市的佔領而已。與我們同一的人種，一樣的佛教徒的緬甸人，未曾心服英國的支配。但，現在天兵從東而來，把這個國民從英國的桎梏解放了。那亦是對在同等立場的印度的福音，對於英國是崩壞的威脅是目下待言。尤其仰光是全緬甸的咽喉，所以，這裡被日軍抑制，援路線既已不得存在。抗日重慶政權，亦無法不得不由迷夢覺醒。所

度，在這大建設的驕頭，官民都有決定將來之對策與覺悟的必要。關於這一點，對馬來軍政當局之統治方針，是我們最共鳴的。新嘉坡佔領以來，未滿一個月，中央機關與各州，然難完成了文官布陣的軍政當局，軍政的主眼是在：軍的自給自足，治安的確立，國防資源的確保。但是，這是為實施之具體的方策。即是第一，直接而且強力的把握統治權，依照日本之意處理行政為根本原則。第二，儘可能活用現地之人與物，日系官吏之數目極少的方針。第三，對毫無獨立之實力的弱小民族，不可立刻賦與獨立或是強大的實權，以做不到真正的幸福，不做廉價的同情為原則。第四，使建設在漸進主義實現，不做為取住民之歡心急功的事情。

### 南方諸民族之指導方針

荷印全面降服，而緬甸大半歸於日本之手，所以，會考慮的東亞共榮圈之武力的勢力範圍，可以說多半完成了。更加上，完全制壓了印度與澳洲及太平洋與印度洋之全體，確立新大共榮圈的事，把已經

武力確保之地域，政治的，經濟的，組成了相應真的共榮圈，應該是在日本在大東亞戰爭之第二階段的任務。武力戰依賴着日軍的善戰勇猛毫無可慮。祇是新佔領地的經營，尤其是關於對新附之住民的態度，

總之，即是不不要嬌養住民，為其將來之真正的幸福，樹立永久大計。英國與荷蘭之殖民政策是巧妙的，由於美人之金元文化，菲島人麻醉政策，也十分濫發。但是，他們的統治方針，並不以人來待遇南方民族，由於瞞着和去勢，使這最順從的羈屬，不過是想將這最高能率的榨取。與此相反，隨於共榮圈內住民的日本的態度，是想將此育成以共榮圈構成分子，堪能負擔重荷之點，根本的不同。祇是飽狎熟帶之安逸生活的住民之大部分，向那樣前途之光明，負積現實，痛苦的努力，性格不合亦未可知。軍可說伴隨這個大變革，因微々的生活條件的變化也忍受不了，對日本的新支配說不平等也許有吧。把那樣的不

平，一一的收起，想取其歡心，不是有沒際限的事，並不能夠做共榮圈建設之大業。把這些民族，如其予以嬌養，不如以鍛鍊成就，當為指導者的父母之心。並不僅是現地行政當局者，舉日本朝野，從廉價的人道主義聲稱說，應該拿着這個大的父母之心，去指導南方諸民族。使從美英荷之桎梏解放的南方諸民族，把其解放不是毫無任何犧牲即得到的理由，也有盡可能的使其諒解的必要。日本是賭以國運，為東亞的解放而戰。被解放的當事者的南方諸民族，也有與日本協力而戰的義務。如說是武力戰，不如說是經濟戰，是生活戰。戰爭是痛苦的，通

### 英國所謂之印度「危機」

甘地關於英國國體尚書克利浦斯之印度訪問：「英國毫未包含印度問題之現實的解決策。英國應該告白對印度犯了很大的罪惡，然後以圖諸問題的解決，須要公表宗旨。」這樣說實為至言。因為英國採取如此態度，在結果承認印度之獨立，即是把以暴力擁護來的英國之威嚴，在印度民衆之眼前一斃的意思。英國政府在發表以克利浦斯為特派使節派遣到印度之同時，即是從印度為備現在的「危機」，使印度人動員，以計印度之安全。然而，所謂印度的「危機」，是英國把印度不得當作屬領保持的危機，威脅印度及印度人的安全的危機，絕對沒有的。

過了其痛苦，才是真正的解放完成了。到大東亞戰爭之終了止，一如日本國民忍耐，應該使其榮耀構成的諸民族忍耐。關於這件事，南方諸民族的自覺也必要的，但不陷於傷感，連貫這個指導育成，日本國民之不動的信念，是比什麼都重要的。

從東印度諸島脫出到印度的印度軍總司令官華維爾，以喪失了南部

與文化的程度也千差萬別。但是，一方以慈母之愛，撫育住民之同時，他方以嚴父之愛，有將他們鍛鍊成就的必要，在這一上無有差別。因此，如馬來軍政當局之統治方針，可以說應當對南方諸民族指導的方針。

# 應認識日本的實力

吉岡文六

大東亞的大勢，已在宣戰佈告的瞬間決定了。這是因為在向來大東亞地域上，從根本上說，已有兩個勢力相對立着。一個就是日本的勢力，一個就是英美的勢力。這兩個勢力是在天秤兩方，決定某種的均衡的。東洋各種現象是以這均衡為基礎，而發生起來的。由日本和英美兩個勢力的比重決定的均衡，很奇怪的在過去半世紀，沒有大的變化。這兩個勢力直至宣戰佈告的瞬間，保持了過去數十年的均衡。然而這種均衡雖是這樣，其實日本和英美的比重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日本的比重變成了非常的大。不覺得這種變化，而認為日本和英美以向來的比重相對立的錯覺，便錯亂了這個天秤。日本既是這樣的態，英美也陷於那樣的錯覺。用實物糾正這

錯覺的，就是這次夏威夷海戰，馬尼刺的佔領，以及波羅洲和馬來等地的戰果。因為新嘉坡是英美在東亞的比重的砲座，所以新嘉坡的佔領實可說是東亞的黎明。東亞的大勢並不是由於新嘉坡的陷落而決定；而使那根據地決定了的比重，糾正均衡的事實，變成了決定性，才有大的意義。換句話說，東亞大勢並不是由於新嘉坡的陷落而變化，而是根據內部已變化的比重，糾正現實的意思。

比重雖已經變化，而使天秤的均衡錯亂的錯覺，究竟是什麼呢？就是對日本勢力的過小估計，和對英美勢力的過大估計。誘致這種錯覺原因，不能不說是由於過去四年半未解決的中日事變內容的檢討不徹底。換句話說，日本國力已由中日事變而消耗的觀察，已成為支配的了。就日本國力來說，總不能具有一方面負擔中日事變，一方面更對抗英美，以決勝敗的實力和決心。就是日本有決

心，若是失敗，可就糟了。重慶已站在這確信上施行政策，英美也如此，連日本也多這樣的想。今後英美將怎樣的變更其國家組織，那是不得而知的。但在現階段，已經明白的知道這種認識是很大的錯覺。即是已明白中日事變對日本並不是消耗戰。

試把中日事變回顧一下：自緒戰至武漢戰爭的時代為止，可以說是消耗戰。武漢戰爭以後，武力和政略併行，自前年以後便變成經濟戰，這一年半便變為一種的資源戰。總而言之，日本為其綜合戰力的增大而實行了必要的守備和作戰。戰線陷於膠着，大作戰不能實行，我們以為是攻擊的，但忽然又退兵而回到原駐地，似乎實行了不可思議的消耗。如作皮毛的觀察，這是由於日本國力消耗，日本深入泥沼，而陷於不可收拾的狀態。然而如果進一步的來看日本，則我們總可以發見：中日事變是全面的以日本物動計

畫為基礎而遂行的。中日事變是在增大日本的綜合戰力(國力)之目的下，遂行的物動計畫的一部分。換句話說，中日事變爆發，為要遂行它，物動計畫便成了本格的了。起初中日事變是主，為了適應這個事變，物動計畫便實行了。然而在事變的過程中，世界的情勢遂起變化，日本為適應這世界情勢，便實行物動計畫，於是中日事變便成了日本物動計畫中的一翼。因為主客的地位起了變化，所以中日事變遂變了質而為一種資源戰了。作戰本身，自不待言，即佔領地的經營，汪政權的育成強化等，凡被日本物動計畫所限制的一切工作，都已和增大日本的綜合戰力的計畫緊密的在併行着。要之，日本已向擴充綜合戰力之基礎的生產力一點，總動員了一切東西。日本在過去四年半的事變過程中，已消耗四百幾十億軍費。一看似是大消耗，但是其大部分都投資於增大綜合戰

力生產力擴充，或者為國力的蓄積而實行貯藏；直接消耗於中日事變的部分，恐怕有三成的程度吧。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在中日事變四年半的過程中，日本的綜合戰力便飛躍的增大了。

這綜合戰力之飛躍的增大，便使中日事變前日本和英美在東亞的比軍，與今日的比軍，全然不同了。於是大東亞的諸現象，便不得不基於這新的比重實行調整了。這是自然的理法。這自然調整運動，便出現為大東亞戰的形式了。因之大東亞局面並不是因新嘉坡陷落而急激的變化，而是向來的秩序的地盤，起了大變動，所以新嘉坡，遂被攻陷。我們先明白的認識以上的基礎事實，然後再來檢討新嘉坡陷落後的東亞諸問題，特別是給以重政權的影響，以及大東亞的廣域經濟問題等。

二

新嘉坡陷落，雖消滅英國在東亞的勢力，但究竟對於重慶有怎樣的影響呢？重慶將依然續行抗戰吧。因為在重慶很大的錯覺，還根深蒂固。像前面也述過，這是把日本國力看得很弱的緣故。在過去四年半的中日事變，不但不能料定日本國力非常的增大，反而認為日本國力非常的消耗。所以他們確信如果對日本繼續抵抗下去，當中日自然要屈服。這是對於近代國家的「國力」，評定錯了。在第一次歐戰以前，即全體主義國家未出現以前，凡所謂國力，都評定為民力，都

是以民富，民間產業，民間金融資本等的多寡來決定。因為這些國家是在否認「戰爭的前提下，構成的，並且認戰爭為非常的東西。所以這些國家的組織，到了戰爭的時候，便借用民富，動員民間產業來遂行戰爭。所以民力便評定為戰爭能力的全部。然而第一次歐戰發生後的全體主義國家（蘇聯、意大利、德意志等），最初便肯定戰爭，以戰爭為前提，而施行一切的組織。她們到了戰爭時，不採行依賴民間產業來遂行戰爭那樣迂緩的方法。他們常常把戰爭能力之基礎的重要生產機構，收歸政府管理。極端的說，她們能夠有民富為零，而國力絕大的場合。像蘇聯，雖沒有可稱為民富的東西，但近代的國力却非常的大。近代的國力常常是其國家的戰爭能力，戰爭能力的基礎就是武器製造能力。

就前述的意義說，日本的國力在中日事變四年半的過程，已飛躍的增大。這是一方面負擔中日事變，一方面對抗英美，而獲得赫赫戰果的有力原因。雖然，重慶却認為日本的國力已消耗着。對於去年五月至十一月間進行的日美交涉，重慶究竟採取怎樣的態度呢？重慶的態度，是極力妨害日美交涉的成立。駐美大使胡適和宋子文夫妻，在華盛頓八面六臂的喧嘩，實行妨害工作。幸呢？不幸呢？結果日美交涉已告失敗，於是大東亞戰爭便展開了。試觀美國對日美交涉的態度，百分之八十代表着中國的主張。這甚且令人以為中國在背後操縱似的。美國和中國態度

所以這樣的一致，是由於美國對日認識和重慶對日認識大略相同。中國為什麼要妨害日美交涉的成立呢？重慶的心事是這樣的：因為日美交涉不成立，日英美戰爭必定爆發。如果戰爭爆發，日本將由大陸戰線撤兵，至少非大大縮小戰線不可。重慶得乘此實行大反攻，而用自己的力量恢復失地。而且重慶已實行了準備。——實際上大東亞戰爭爆發時，重慶已在各處實行反攻，但都為日本軍擊退——重擊這種判斷，在中日事變當初的二年間，或者是正確，亦未可知。當時日本或者沒有一面在大陸遂行大作戰，一面以英美為對手作戰的準備。這種自信日本是不易有的。

三

在過去四年半的中日事變過程中，日本會極力避免與英美發生衝突。英美在一切的場合表示露骨的敵性，由外國會繼續實行行政治，經濟上的壓迫，在內部則以日本作戰區內的權益為根據，會繼續實行妨害作戰，援助重慶政權等無數的敵對行為。這完全是英美挑戰的形式。然而日本却極力避免與英美正面衝突，不實行冒險，會遂行一見像難纏的形式的中日事變。為什麼像難纏的呢？因為實際上日本不能對中國發揮十二分的力量。日本雖有力量，却不能十分發揮其力量。這就是說，日本在萬一的時候非與英美蘇三國戰爭不可。於是在中日事變的中途，日本的全部努力為了增大日本的綜合戰力，

便集中於政治，經濟，產業，金融，勞動等一切部門的整理，即急速的轉變於國防國家，所以中日事變便成了第二意義。日本並非管不了重慶，而是圖謀利用它來增加日本的國力。因為中日事變的難纏，並不是中日間單純的關係，而是佔在日英美蘇中的五角關係上。如果是中日的單獨關係，現在或許已早些解決了。大東亞戰爭的展開，因為是把這五角關係單純化的第一步，所以非加以注意不可。

消滅英美在華權益，佔領香港，掌握菲律賓，現今又攻陷新嘉坡，進軍於緬甸，而把英美勢力由東亞一掃而空，這樣，雖在北方還有蘇聯的牽制，但這是使中日事變單純化於日本和中國的相對關係。於是日本對中國便站在非常有利的地位了。日本在現階便能集中全部努力於掃除英美勢力。因此中國的作戰雖暫時不活躍，但由於從東亞掃蕩英美勢力的工作成功，整理南方資源，實行日本物動計畫的成功，以及國內諸體制的強化，日本的綜合戰力更飛躍的時期，將到來。

不待說，重慶方面在這個期間，也要舉其全力於國內的整理。從各般情勢來看，我以為重慶方面努力的効果，很有限；充其量，恐怕只有維持現狀罷了。然而日本國力的增大，其速度恐怕是很迅速的。其速度的差異，是決定中日事變解決的可能性。這就是說，日本如果在北方擁有對抗蘇聯遠東軍的軍力，在太平洋確保南洋的資源，在這期間慢性的圖謀國力的增大，則為解決中日

事變得以行使的精力，便要逐漸蓄積起來。換句話說，如果日本在大陸再增加二三十師的兵力，而有產生直接攻擊重慶大作戰的餘力的時候，便是解決中日事變的日子。

就是新嘉坡陷落，滇緬公路被遮斷，重慶的抗戰恐怕不會急速停止的吧。因為重慶抗戰力的九成，是靠自己的力量。與其是說是靠自己的力量，不如說是靠自然的條件為宜。日本是和廣大的面積，衆多的人口，長距離的自然條件搏鬥的。重慶的軍力，在過去四年半各地的戰爭中，已經被粉碎，非常的低下，幾乎不成問題了。這個低劣的軍力，和廣大的面積及距離的自然條件的結合，便成爲巨大的抵抗力。所以依我們的觀察，重慶今日的實情，如果沒有日本軍對重慶直接攻擊的大作戰，即使和英美的關係完全被遮斷，也能够自活。自然精良的近代武器，不能輸入，但現在中國軍隊所使用那樣的野砲，追擊砲，小槍，總有自給自足的程度。保持現在軍力的軍備，總可以維持。民需物資雖不能直接由外國輸入，但憑藉佔領地的密運，和非佔領地的工業合作社，小規模工廠等的整頓，現在程度的供給是可能的。農民大部分幾乎過着近於原始生活的程度，所以民需物資的不足，農民總不會像生活程度高的國家那樣的感到痛苦。雖由於紙幣的增發，物價暴騰，經濟陷於破綻的狀態，但這是近代經濟生活的一部破綻，幾乎支配大部分的中國本來的舊經濟，仍然沒有破綻。構成重慶政權的基礎的國民黨組織，

頗爲強韌，生活力像韋草般的旺盛。實情，是像前面所述，所以如果沒有日本軍的進攻，重慶現今不會忽然崩潰，似乎可以維持現狀。所以由於新嘉坡的陷落，滇緬公路的遮斷，現今重慶似乎不會改變態度，或者崩潰。然而日本和中國的關係，其均衡將要大大改變下去。中國至少可以維持現狀；日本國力由於把握南方，有急速增大的可能性。結果中日的比重便改變了。這樣看來，日本經營南方的巧劣，緩急，便成爲決定中日事變解決的晴雨表。南方問題可以說是左右日本的命運。

#### 四

自前年底起，中日事變已經由消耗戰轉化爲一種資源戰的形式，這也已在前面說過。這就是說，無論作戰，佔領地經營，或汪政權的育成強化，都是站在和日本的物動計劃密切關係上進行着。這只把作戰切離，是不能想像的。這也不能只考慮佔領地的事情，也不能只考慮汪政權的育成強化的事情。例如汪政權就是強化的特別方法，若參照日本的物動計劃來看，於日本的物動計劃不利，這是不能實行的。中(佔領地區)日滿地域上的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等工作，統統在日本的物動計劃的網上實行調整，不能局部的切離，而只考慮其他的情形。這是以爲所謂一面戰爭，一面建設，資源戰的資源戰的原因。經營南方的秩序，也採取同樣的形式。所以日本所想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第一階

段工作，首先必須是掃蕩敵性，行使保持共榮圈的武力，同時也是補充培養這武力的綜合戰。這就是說，中日滿間運用的物動計劃擴大延長，而運用於南方諸地域。所以在這些廣汎地域的敵性完全被掃蕩，完全能够防衛敵性國家以前，這過渡期的實際問題，就是必須向增大日本的綜合戰力的一點，綜合南洋資源，以至經濟，政治，文化。這就是說，循着日本的物動計劃方針，有實行南方的經濟，文化，政治工作的必然性。不循物動計劃方針的經濟，政治，文化工作，無論在局部怎樣的妥當，也是不足以拒絕的。於是構成大東亞共榮圈之基礎的，就是指導國家，中樞國家的日本政治統制力。其政治力的基礎，就是日本的武力。低度的武力，是不能建成這廣域的共榮圈的。因此第一階段，是日本必須調整南方的資源，經濟，政治，使得其有較高度的武力。因此在這廣域內的諸地方，必須暫時在積極，消極兩方面實行巨大的負擔。

向來，南方諸地域，在長久之間被英，美，荷等敵性國家所佔領。政治，社會，經濟組織，都在這關係上發展，成長起來的。現今正要把它一瞬間改變爲與日本有關係的組織。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組織之變革，由於日本政治力的如何，比較容易可以改變。然而經濟組織的改造，必需很大的努力。這些地域的產業，都按照英美等歐美諸國的必要而創立，即是按照依賴歐美而創立的。使殖民地非依賴本國不能生存的組織，

就統治方式說，是當然的。然而現今正要把它改變爲和日本有關係的組織。如果日本所需要的，能够和歐美向來所需要的，是同量同質，則南方諸地域的經濟仍可以維持現狀；但是，實際上不能這樣做。南方既成產業的某方面，將成爲不需要。例如橡皮，錫，椰子核，砂糖，麻等，都擁有供給歐美需要的生產量。日本如果不需歐美從前所承受的需要量，則大部分的生產量非捨去不可。敵國的東西，則不成問題，但對於原住民族的產業和其所附隨的經濟，也要積極的，消極的加以大的負擔。暫時竟要抑壓到既成產業。從向來自由主義的思想來說，原住民族恐怕也有一種皮毛的思想，以爲舊秩序比較的利益。英，美，荷三國的殖民地統治的經濟政策，和日本的共榮圈經濟，雖在某階段似乎表面上相同，但是根本上却有非常的差別。她們以資源獲得本身，爲最終的目的，但在日本的經濟工作初期表現的資源獲得，是對於保持整頓大東亞廣域所必要的指導國家的政治力強化的經濟工作。這就是說，日本因爲要由大東亞舊秩序實現共榮圈的構成，必須先擁有保持和防衛它的武力。這武力的強化，就是實現共榮圈的前提。所以南方諸地域，在一定階段，必須貢獻於大東亞共榮圈的基礎的指導國家的廣域防衛力。這個「貢獻」認爲「犧牲」的思想，日本非用一切力量予以打倒不可。日本的政治，文化工作的目的，是放在這裡的。(筆者係東京日日新聞東亞部長)



# 建國十年之滿洲國

## 緒 方 昇

### 大東亞戰與滿洲

康德皇帝陛下，於二月六日之萬壽節，欣逢卅七之御誕辰。回憶昭和七年三月一日，最初以滿洲國政府之名，向全世界聲明建國宣言，將年號定為大同，人口三千萬，以五族協和共存共榮為理想，而誕生了新國家。政府之母體的東北行政委員會及建國大會，表代民意，將當時寓於旅順之薄儀氏推戴為執政。於同三月八日迎氏至長春，九日就任執政，及舉行滿洲建國之大典，同時頒佈新國家必要的諸法令，同十五日國都定為長春，將其改稱新京。繼之昭和九年以建國二週年紀念日的佳日，實現了帝制。即是薄儀執政以第一世皇帝舉行即位大典，將號年改元康德，從此日目指滿一德一心，王道樂土，大滿洲帝國出現了。

二週年紀念日的佳日，實現了帝制。即是薄儀執政以第一世皇帝舉行即位大典，將號年改元康德，從此日目指滿一德一心，王道樂土，大滿洲帝國出現了。

今御年卅七歲，世界任何國家有富於如此春秋，洋洋前途光輝的元首呢。而且與日本相結締將濃厚，當作大東亞共榮圈北方的之鎮定，奉仰「朕與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夙將不可分離關係固結共同防衛之義務死生存亡斷弗分携」一舉國力而援脫邦之戰以輔東亞穩定之功貢獻世界之和平」這樣歷史的詔書即可明瞭了。

### 對日本的寄與

應該理解大東亞戰爭是中國事變之世界史的發端擴大，而且中國事變更應該溯求滿洲的事變。即是，滿洲的建國是日本政治經濟必然的發展之產物，因此日本之對滿政策的成功，約束了不久日本自體的全體主義經濟的完成，而同時對中國事變，寄與國防國家體制的處基大。換句話說，日本如不確保了滿洲國的經濟的地盤，一面作廢棄了五年間的中國事變中，一方面豫慮着而且準備着大東亞戰爭，是不可能的吧。在此意義上，滿洲國現在是進展南方的一個巨大的礎石。

依照共榮圈雄渾的構想，以日本內地為中心，連繫山東省、河北省沿海地方、關東州、南滿洲、朝鮮北方的圍閉是重工業圈。在其中有誇為世界有數的水壩環堤的發電所，豐富的煤與鐵，有水運之便。於是這個圈的外圍有廣汎的地帶的農業圈，這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穀倉，同時又是向其內圍的重工業供給勞力的地帶。在這農業圈之外周有林業圈與牧畜圈。由於這樣的構想，日滿、中滿、滿鮮、滿關之連繫，在開戰後急激的緊密化了。但關於滿洲之資源的貢獻，應該檢討第一次、第二次產業開發的五個年計畫。

### 五個年計畫

以康德四年(昭和十二年)為初年度的第一次產業五個年計畫，概以80%—90%的好成績於去年末完了。從今年入於實施第二次五個年計畫了。第一次計畫的雙頭，中國事變勃發，寧可說以准戰的餘裕而立案的原案，為應日本之急速的戰時體制整備的要求，更擴大修正，把這不得不強行了。

### 資源的貢獻

大東亞戰爭，微頭微尾，持有資源戰爭的性格，並不僅共榮圈諸國從南方拿來所製的石油。美國所消費的橡皮的98%錫的80%是從南洋去的，錫的99%是中國去的，佔有世界產額80%的中國錫也是美英所不能止住垂涎的。我們是能把這切斷了。在獨特當作汽車輪胎的原料的大豆，是滿洲的特產。這並不僅是消極面，舉滿洲的煤，鐵，木材，金等々の資源，來參加美英打戰。

編成概要如左：

種別	原案開發目標	修正開發目標
鑄鐵	二四〇萬噸	〇〇〇萬噸
鐵塊	二五〇萬噸	〇〇〇萬噸
鐵材	一〇〇萬噸	〇〇〇萬噸
煤	一七〇〇萬噸	〇〇〇萬噸
煤炭液化	五〇〇萬噸	〇〇〇萬噸
頁岩油	八〇〇萬噸	八〇〇萬噸
電力	一四五萬KW	〇〇〇萬KW
纖維	三〇〇萬噸	四〇〇萬噸
鹽	八八萬噸	一〇〇萬噸
金(四個年累計)	二億圓	〇億圓

但，米是四〇萬噸，大麥一八萬噸，小麥一三五萬噸，大豆四五〇萬噸，甜菜二一萬噸，粟三五〇萬噸，高粱四五〇萬噸，玉蜀黍二三〇萬噸，儘其目標。鉛，鎳，曹達

兵，兵器，飛行機，車輛，自動車，工作機，石綿，鋼索，高肉加工等計畫之數量不明。所費資金亦由當初之廿五億改訂膨脹到約六十億之巨額。

關於第一次計劃之具體的內容尚未發表，但，其資金關係已達〇〇億圓，無疑其數量在各部門是倍加了。可是，由於第一次計劃之費用的膨脹，對農業生產置其力點，因東北農村之擴張過程所依存的勞動力之問題，根本的加以修正了。即是滿洲國之產業開發計劃也與日本同一步驟，從準備體制走向戰時體制，從戰時體制移向戰時體制了。

# 協和會之使命

滿洲國是複合民族國家。在這是排擊凡屬舊體制的私生子之民族自決主義，有以民族協和的政治。據昭和十五年之調查，全滿之人口從建國當時的二十九百六十萬人躍進到四十七十二萬人，而其中滿洲人口占三十三百六十五萬。從某種意義來說，滿洲也能說是中國社會的延長。

可是，過去三千年來，關係在個人主義經濟體中，滿洲人社會，到今日也未有經驗過的體制。雖然以做得很好，生產是由於立地的計劃，配給是由於國家的。計劃的消費，是由於決戰的。對於知道中國社會之實質的人其判斷的正確。

於是，爲什麼要這樣做，一看就非常容易了。那是因爲滿洲十年間變質了的行政體制，政府與民間經濟的長遠。而且行政

府與民間一體活用之滿洲國協和會的國民組織，在一傍與行政機構重合。

協和會的組織：中央本部，首都本部之外有十九個省本部，十七個市本部，百五十四個縣本部，四個地區本部，持有三千五百八十一個分會，擁有會員百八十七萬七千九百二名（昨年一月），更有協和青少年團統監部，協和義勇隊公隊總監部等外屬團體。國內治安治理，民心安定，而政府之政治力漸。浸透深入，協和會之黨部的性格漸成稀薄，而一面精神作興的要素昂起。但以大東亞戰爭爲一轉機，第二建國運動勃興，而在走向真正民族協和之呼聲瀾漫之今日，不久即取回其歷史的未來之使命吧。總之，滿洲國的政治，殘存着僅是以官僚機構之整備，不得完全推進的部門。

## 日本的支柱

走出了國都新車站，從車站前乘上了市電的人，對於請往裡邊，下站是兒王公園。便用着高麗的日本語之私人車軍的聲調，無疑會使你吃驚。在滿洲國內，白俄的店員，蒙古軍的兵士都說的很好的日本話，也可以說不論到任何地方沒有日本話不通的。滿洲國的國語，規定在滿洲是日本語與滿語，在蒙系是日本語與蒙語。不論任何地方國民學校都教授日本語。第二代國民從小的時候以日本語養成，日本語。是從那裡擴大，生根。

今日，沒有人會懷疑滿洲主權的獨立，然而，滿洲國的獨立，也沒有相信滿洲的獨立即是與日本對立，所以，日本與滿洲不得分離的體的存在，滿洲國的基礎有日本的性格。大和民族的筋骨，強固的進入其中。

日滿之關係，不是一對一的關係，同樣，形或該國的複合民族各自之關係也非一對一。國民相互之關係也不得有日系對滿系，滿系對蒙系，蒙系對俄系。關於民族問題的困難，

滿洲國協和會中央本部。



## 嚴然的關東軍

大東亞開戰之後，搜查在滿某敵國機關之時，說是發現了如天的報告書：

劉至器（譯音）

這樣的簡單的方程式，未必全都是虛偽的，包含着若干的真理。爲什麼呢？因爲滿洲建國，滿洲現在的姿態，今後的發展等等，把關東軍除外的事是辦不到。由於日滿共同防衛之大義，關東軍溫順的大翼之影，覆蓋滿洲全土。那如說單，是武力的存在，不如說持有很大的影響：使日本在中國本部過去的五年間的戰爭，毫無任何困難得行戰爭的；在此間得以進行日本要求之滿洲國五個年計劃的，都是有嚴然的關東軍之存在才行。這完全是關東軍之功績，於是在北方，嚴然的進行大東亞戰爭勝利的準備。

在美人記者約翰，昂隆寫滿洲國之事的裡邊，以「日本軍把匪賊活動狀態，如檢溫表似的正確的記錄着……」爲前提，以數字把這說明了。事實，在滿洲之匪賊從建國前後之約卅萬人，在現在，激減到五百人內外，回想連出率天城外一步都不能出去的當時的狀態，他深寫着：「在討伐匪賊，不動關東軍，代替它用鐵道守備隊，保安隊滿洲國軍。」

如時，所聲明，日蘇中立條約今尙有效，又一在滿蘇國境，最近紛爭事故皆無狀態，保持靜謐。木村陸軍大官之議會演說，但任着北方護守的關東軍，決不是容易的事。現在應該注意的，是在最近滿洲國防力偉大的昂揚，從軍，保衛滿洲這樣消極的，達到了敵性擊滅這樣積極的方向。不論在何時，關東軍是立在那裏以作奔放的，自主的，作戰的立場。這即是，關東軍真正把握着大東亞戰爭的一環，容與戰爭行之故也。

（筆者係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支局長）

就是有各種意見生出的餘地。祇是這一點就清楚斷言，那即是收容了日本的筋骨的民族協和體。有人常說滿洲國陷入了其自體的籠罩，可是，若沒有日本即不得有滿洲國，滿洲國亦是以大東亞共榮圈之構成份子，滯於日本的綜合企畫之中。滿洲建國顯然不能算是前清的復辟，而且那樣說，這個國民也不是偶然突如的飛出來的。所以，我們祝福建國十周年，更新或其偉大的發展的理由，即在此點，滿洲國決不是他人。

# 大東亞戰爭之第一階段

大東亞戰下，日本軍在各方面，擊着神速果敢世界驚異的大戰果，在二月裡，陷落了英國在東亞之牙城的新加坡。且在爪哇，蘇門答臘的兩海峽裡，擊滅了美英荷澳聯合艦隊之全主力。於是在西南太平洋上，完全把握了制海權。制空權。入了三月，還未出半個月，繼續舉得了三大戰果。即：(一)緬甸首都仰光之陷落。(二)全荷印戰定作戰之完了。(三)在新幾內亞新戰果之擴大。仰光占領，是壓迫榨取緬甸民衆的英國不當勢力之排擊，同時亦是對英國寶庫印度之重大的威脅。並且同時，在重慶，亦得說是喪失了援蔣公路的最後的據點。荷印之降伏，是從美英荷的壓制下，把全荷印民衆解放，舉荷印之豐富的物資，來協力於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同時，在軍事上，亦是意味着日本軍掌握了印度洋的制海權。日，新幾內亞之新作戰，是在澳洲的頭上加以利劍，澳洲的運命，亦不外乎踏上荷印的前轍。這樣，把美英的勢力，從西南太平洋裡一掃，所謂ABC D陣線，於今完全崩壞了。因此，如果說以前的新加坡，馬尼刺，婆羅洲的占領是大東亞戰爭的第一階段的話，那這次的前述的三大戰果，可以說是終結了大東亞戰爭的第二階段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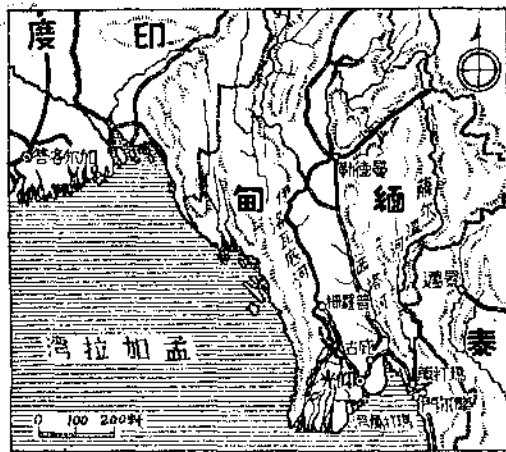
## 緬甸首都仰光占領

大本營發表(三月九日午前十一時十五分) 緬甸方面  
帝國陸軍部隊在庇古及仰光附近擊滅敵軍主力，三月七日下午將庇古，翌八日午前十時將仰光，完全占領。

在日。泰之契愈益鞏固裡，一月十七日出擊於克梅坦，擊敵敵人，突如開始進入英領緬甸之日本陸軍部隊，一路堂々突破了海拔近一千八百米的大密林地帶，一月十九日攻陷了要領塔伐，同月卅一日即把緬甸第三大都會的曼爾門完全佔領，二月十六日渡過了比林河，繼而對敵英軍進擊，同月廿三，廿四兩日敵防衛首飾仰光之最後據點西當河之敵前渡河成功了，到達

了中部緬甸之平原地帶，同月廿七日在庇古附近，遮斷了仰光。曼德勒(瓦城)之縱貫鐵道，並立即進行着包圍仰光的態勢，至三月八日早晨，遂在首都仰光之城頭，高掛上了日章旗。行動開始以來實五十一日，其間有時人於猛獸出沒的大密林，有時騎了巨象前進，有時把大炮拆開來了，自己背負着來攀上峻險，並且還曾挺身渡過了不能行船的薩爾溫江的急流，在這幾多的

天險裡，把日軍的本領無遺憾地發揮出來了。現在遂把緬甸援蔣公路遮斷了，百餘五年在中日事變裡拗執繼續抵抗的重慶的命脈，現在可以說已完全被制於死命了。而且，這亦是對英國東亞最大根據地的印度與以直接的威脅，英蔣聯合軍的相互連絡被切斷了，並且，多年呻吟於英國的壓政之下的緬甸民衆，現在才能在東亞盟主日本的庇護之下，得有獨立的好機會，而舉起了雙手來歡呼的。新生活的向大東亞共榮圈的發軔，爲期不遠了。



緬甸印度要圖

### 英再開緬滇公路

由於日軍之攻略仰光，過去二年半爲美英之援蔣輸血路，培養了重慶抗戰力的緬甸公路，完全喪失了輸血路的機能了。重慶謀以印度公路來代替緬甸公路，作爲延命之策，但在印度公路技術尙多困難，不塊有很多期待的現狀裡，由於緬甸公路之喪失，重慶所受的物心兩面的打擊，實是深刻。緬甸公路之爲援蔣公路，被世界注目的，是昭和十五年(民國廿九年)九月日本和平進駐越南，隨之英國把一時禁絕

### 禁絕僅三月

對道，日方於昭和十五年六月廿四日對英國要求禁絕由緬甸公路之援蔣路線，英國遂允許禁絕，把緬甸公路封鎖，但，日軍於該年九月廿三日在越南當局諒解之下，開始了越南第一次和平進駐以後，英國遂取消了一切過去の規定，聲明再開緬甸公路，作爲報復手段。於是，禁絕僅三個月，緬甸公路再開了，成爲援蔣路線，愈益開始露骨敵性。美英在緬甸公路再開之後，擴充載重汽車等輸送資材，舉全力於汽油，飛機，機械等其他軍需品，及建設資材之本格的大量輸送，一日的輸送能力是五百噸，但由於輸送資材之擴充，能够發揮到一日一

了的緬甸公路再開，作爲報復手段。於是這公路代替了越南路線爲唯一的輸送線而登場了。緬甸公路最初不過被利用爲連繫雲南省與緬甸印度的內地中國的貿易路，但成爲重慶援蔣路線之後，在英蔣合作之下，投以巨資，擴張鋪設道路，經過了幾多的困難工事，於民國廿八年七月一日，自臘戍至昆明的七百廿五哩，全通了。本格的輸送，亦開始了。這樣在仰光上陸的很多的美英援蔣軍需品，經由了緬甸鐵道，伊洛瓦底江，輸送到臘戍，由這裡以汽車搬運至昆明，重慶，自昭和十四年(民國廿八年)四月一日至十五年一月止，經由仰光，送至重慶的軍需物資，實達三千萬圓之巨額。仰光正似代替了上海，化爲重慶政權唯一之出入港，呈着對日抗戰據點之大觀。



千噸，一月三萬噸的輸送能力了，這是使重慶重慶的。但由於日本航空部隊之果敢的運糧，炸破了橋樑，失去了多數的輸送器材，其輸送能力顯著地減低了，不能發揮重慶期待的輸送能力，但還是保持最高一月三萬噸，平均一日一百噸的能力，為唯一的向重慶的輸血路，培養着重慶的抗戰力。

### 對日進擊之根據點

而且，到了圍繞太平洋的日美英的危險增大的時候，美國就派以馬格兒達為首的軍事使節團赴重慶，使其管理緬甸公路，舉全力把軍需物資送赴重慶，由背後來牽制

日本的南進政策，同時還來強化A B C D對日包圍陣，對日本來軍事經濟的壓迫，重慶的有力部隊在西南國境及緬甸防衛之名義之下，集結於泰、越兩國境一帶，一部進駐緬甸，以英蔣聯合作戰來完成攻擊日本的態勢。於是緬甸公路是援助重慶的最大動脈，同時，在軍事政治上，還演着A B C D對日攻勢之美英蔣運送路綫的軍大的角色。大東亞戰爭把這對日包圍陣在瞬間就打潰了，繼馬尼刺及新嘉坡，仰光成為日軍攻略要點了，緬甸公路，由於出入口之被切斷，事實上已喪失了其機能。全通以來滿二

年七個月，再開後經一年五個月，這多年之敵性，於此遂告終焉。  
**英蔣運送路綫是夢想**  
由於緬甸公路之喪失，重慶政權僅殘存了由西北邊境通蘇聯的西北公路與通印度的印度公路兩條了。日軍疾急進攻緬甸，仰光危殆的時候，蔣介石曾親自訪問印度，設定了代替緬甸公路的通印度的新路線，但這殘存的唯一的援助路綫實現的話，由於日軍的進攻亦要走入再被遮斷的運命，那是必至的事情。英蔣運送路綫的惡夢，隨着緬甸公路之喪失，被追入於最後的階段裡。

# 全荷印之戡定完了

**大本營發表**(三月九日午後十時二十分) 荷印方面帝國陸軍部隊，將爪哇島之敵軍主力，於泗水及萬隆附近兩斷，包圍並加以猛攻，上陸後僅九日，即使荷印軍約九萬三千，美英澳軍約五千，全面無條件降伏，時三月九日午後三時。

新嘉坡失陷以來，荷着美英荷澳的對日包圍陣最後的重要據點，豪語着徹底抗戰的荷印本土爪哇島，在怒濤似的日本軍進擊之前，不得已地崩潰了。日本軍在萬隆及泗水，把敵軍主力包圍住，三月九日荷印軍司令官貝斯安少將遂降伏於日本軍門，同日午後三時九萬八千的荷、美、英、澳軍亦遂降服，這樣爪哇島不必說，蘇門答臘，西里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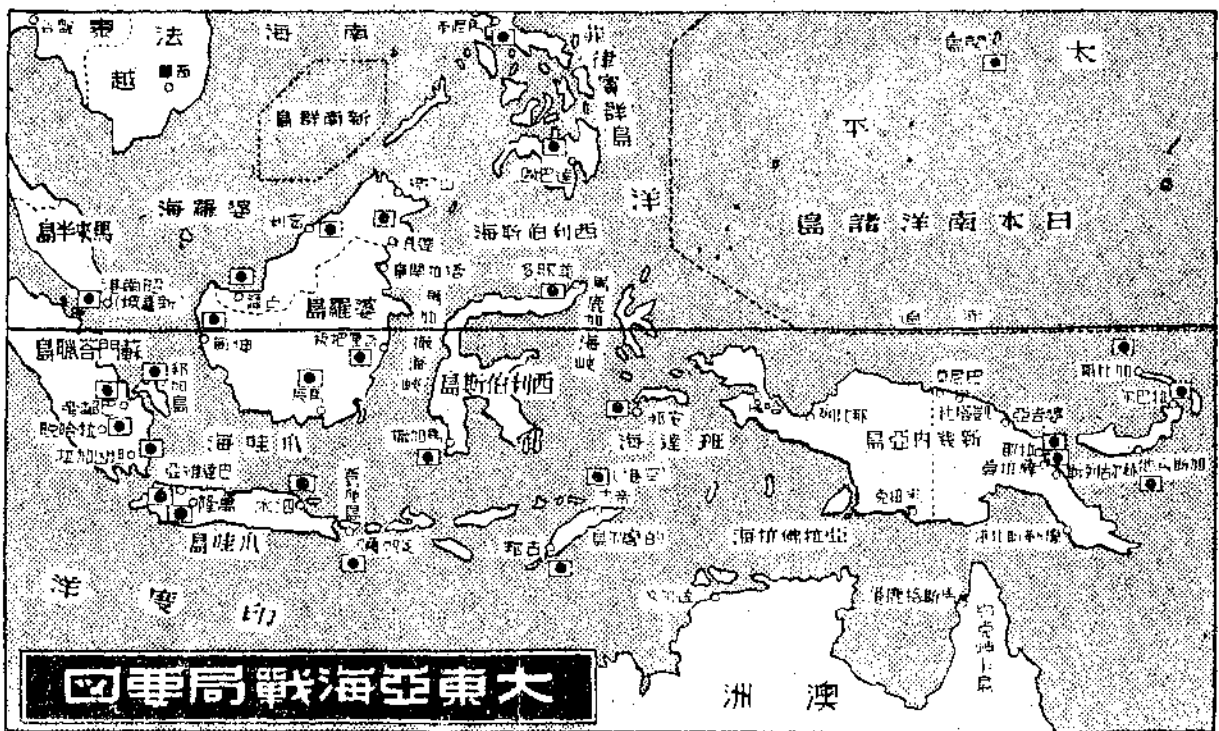
斯，的摩爾等處之各荷印之敵軍，亦不得已地全面降伏了。前三月一日，在爪哇島東中西部的三地點，強行雄渾無雙之大上陸作戰以來，

## 美英由東亞總退却

由於全荷印之降服，現在，美英完全得從東亞總退却了，這不能不說對敵陣營的打擊是極大的。

敵在戰前對日進攻的布陣，是由美英本土，連綿了夏威夷，中途島，威克，菲島的中央進攻路，及

僅九日，終於覺悟到了對日神速之作戰猛攻，抵抗是無益的，遂放棄了防備，高舉白旗了。這在失去香港、新嘉坡的反樞軸國家群，是第三次的歷史的悲劇。第一次日荷會商，接着第二次會商，並且前年曾派遣了小林芳澤兩使節，日本帝國再三忍耐披瀝了和平的誠意，但與美英揮手，傲岸不遜，繼續着侮辱與抗日的荷印，現在才屈服於日本帝國之下了。





連結了夏威夷、薩摩亞群島、達爾文(澳)、泗水、新加坡的南部進攻路，由之來期待出擊的機會，但在開戰時，夏威夷基地及威克島，立刻被日海軍擊碎了。於是敵方想由於僅殘存的南方進攻路，努力來挽回東亞的頹勢，尤其是在新加坡陷落後，在巴達維亞設置美英荷澳西南太平洋方面總司令部，以爪哇為中心，來期待最後的出擊。但是，三月八日緬甸之奧德仰光陷落，現在爪哇島又歸於日軍之手，於此，東亞的基地，人於全滅的運命，反攻之夢亦完全潰滅了。

另一方面，由日本來看的話，以新生南港之要衝為中軸，東面達至俾斯麥群島，摩鹿加群島，中部的婆羅洲，西里伯斯，爪哇，西面的蘇門答臘，緬甸，印度洋，極廣汎的水域之各要點，差不多完全歸於日方之手。於大東亞海及印度洋上的日本不敗的地位，於今更是萬全的了。

再有，以往幕濤是遠隔的地方，繼續着蠢動的澳洲，現在由於爪哇之失陷，失去其前衛的根據地了。由於俾斯麥群島、安邦島、的摩爾，爪哇之一聯的日本現在確保着其的根據地，對其廣大領土的北半部完全包圍了。現在，澳洲的咽喉上，已被插上一把匕首，當面已逼上了澳洲生死的重大的危機了。

並且，這裡堪特加注目的，是對敵聯合陣營的影響。敵從來誇着其對日的包圍陣，努力着這種空宣傳，但一旦與日軍鏖戰一觸，就陷於朝失一城，夕失一島的弱態里了。先驅荷印緬甸軍來抗日的美英，差

不多不知所措了。三月初，日軍敢行爪哇上陸作戰的時候，不管了荷印副總督芬·摩克，及駐美澳公使凱西的拚命的懇請救援，任日軍蹂躪，這就是暴露了美英虎狼之本性。美英本國及荷屬本國，這是給澳洲及南美諸國等之反樞軸陣營以極大的反感。三月六日傳來了美國務

相哈爾及陸相司文遜，因不能抵抗這些輿論的非難，不得已將辭職，這真偽不說，總之可以說是如實地顯示着敵聯合國陣營步伐之不一致。

一方與這相反，全世界想念着的寶庫荷印之資源，現在完全落入日軍的手裡了。年產廿二萬噸的鐵礦

# 新幾內亞敵前上陸

**大本營發表(三月十二日午後三時十分) 帝國陸海軍部**

關於緊密協同之下，三月八日未明，於新幾內亞島東岸之要衝薩拉摩亞及拉埃之敵前上陸成功，十日有敵機約六十機之反擊，將四架擊墜，餘均擊退，目下擴大戰果中。

爪哇島的荷印軍降伏之後，在大東亞海域裡，不人於日軍占領下的，就存新幾內亞島了。可是，日陸海軍部隊與爪哇戰定相前後，於八日未明，在該島東岸澳洲委任統治領的薩拉摩亞，拉埃之敵前上陸成功了，在新幾內亞島上，印上了日軍的第一步。該島與澳洲僅隔一衣帶水，澳洲以新幾內亞特為防衛的第一線。因此其抵抗，在多數敵機來反擊上看來，是相當頑強的。

該島最大據點是距離日軍上陸的薩拉摩亞不遠的保脫摩爾斯比。澳洲的防衛據點，第一是保脫摩爾斯比，第二是摩爾斯比，有着軍事施設，特別是預備於航空施設之整備。但摩爾斯比已由於日航空部隊數次的轟炸。殘留於新幾內亞之敵軍運命，那是很明顯的，全島屈服想來是不久的事情吧！該島由日軍上陸以來，正是在澳洲頭上散火了火粒，其焦急當更深一層。

## 澳洲孤立無援了

由於荷印的潛伏，現在，澳洲的運命，完全成爲風前之燭了。新加坡的失陷，接着荷印印度諸島之喪失，日軍支配之手伸到了自大東亞

海，西經印度洋，東經薩摩亞群島，至南太平洋的兩海面，澳大利與英本國及美國的連絡被切斷而成爲孤立無援的了。在太平洋的美英

土，埋藏量達十億噸的鐵礦石，年產八百萬噸的石油，年產一萬一千噸的煤油等，這對日本戰力的貢獻是偉大的。與緊密結合的德意等國軸一起來東西呼應，一舉殲滅敵陣營的態勢，現在可以說是完全完成了。

去年派遣大審院長蘭薩姆爲最初的駐日公使，日本亦派遣了河相公使，以交友好之意。

澳洲，由於其地理的及經濟的條件上看來，當然應該包括在大東亞共榮圈裡的。在地理上，澳洲人自己稱東亞爲「近北」(The Near North) 模倣着英本國呼西亞細亞爲「近東」一樣，表明着其密接不離的自然關係。

並且，在經濟上，其資本貿易都以英本國爲最大的顧客，英本國海外投資金額卅七億磅之中，澳洲有百分之最高一五·四%之投資，輸出入總額其大半亦以英本國爲對手，可是，這是由於渾太華協定之特惠待遇及特殊協定等政治工作而造成的數字。由日本之輸入亦因爲這，結果激減至總額之八%，昭和十一年(民廿五年)，日本對澳貿易，輸出額超過輸入之三倍，以這事實，其經濟的自然姿態，那是很明白的。至於美國，其利害是對立的，澳洲輸出的畜牧，農產品，亦都是美國的輸出品。因此除汽車及其他僅少的工業品之對澳洲輸出外，美澳間之貿易，差不多是沒有什麼。經濟上是沒有什麼相關性的。

並且，英本國必要的羊毛，小麥等，亦產於美國，英帝國已曾豪語着如果失去澳洲，能掌握大洋的制海權的話，那是不感痛痒的。被捨棄了的澳洲，現在要切斷與美英的不自然的連繫，參加於大東亞共榮圈之一環裡，歸還於自然的關係，其必然性現在更迫切了。怎樣地依靠美英，但相隔幾千海里之海，亦無法來救助，廣大的孤島之運命，才是悲哀的。

最後的對日協同作戰根據地，喪失了其機能。對英帝國強化與其領土之提攜的戰爭態勢，限以深刻的打擊，對全英領土之向背亦將投以重大的波紋。於是大英帝國正如落日一樣了。澳洲及新西蘭因最近聯合國之太平洋軍事會議設立問題，已漸之地遠離英本國了。伴着英國作戰之不振，亦將波及到其他的屬領，半屬領了。英帝國之基礎正有着崩壞之兆，當這種時候，澳洲的運命，才是在聯合國的陣營，有着重大的影響的。

澳洲在太平洋政治的位置上來說，亦是較荷印更占着重要的地位的。英帝國還把這作爲其進攻東洋的最重要的立脚點，多年以白色澳洲爲招牌子，宣言着人種戰爭，雖然人口密度一方僅僅二三人那樣地稀少，但仍取着排斥東亞民族傍若無人的態度。排斥日本移民，在凡爾賽和平會議裡，有着人種平等案否決的提議，這些幾多不快的事實，還留在我們的記憶裡。可是，在另一方面，有着與日本親善的端

是悲哀的。

出 席 者

- 上原 虎重(東日編輯主任)
- 阿部 賢一(東日主筆・譯博)
- 渡邊 亮輔(東日前政治部長)
- 近 藤 操(東日論說委員)
- 久米 正雄(東日文化編輯)
- 木 村 毅(東日出版編輯)
- 田中 香苗(東日東亞部副部長)

阿部 大東亞戰爭止前。地舉

得着職業，在歐洲的新秩序運動，亦隨着地在進行着，互相提攜來建設世界新秩序的這大運動，已轉到遠實現的動機裡來了。這種事情是在世界的歷史上所未曾有過的。我們把這世界新秩序從哲學文化上來說，亦一定要完成這世界民族之和平與幸福的事務。與那同時，在這一大的大東亞戰爭裡，我們要把世界觀來變換一下。我們感到世界是變動的起來了，於是我們在內外上，新世界觀的顯現是日研究了。因此，我對世界觀的顯現

各方面來檢討，把問題的本質明瞭地來抓住。先是，我們的戰爭，是要把英美的世界觀——英美的哲學，文化，經濟等所有的東西都推翻，造出新的東西來。但是那所謂的美英的世界觀，到底是怎樣的東西呢？先請上原氏……

### 美英的世界觀

#### 之本質

上原 說到世界觀，那是可以從各方面各點上來想到的，但第一



上原 虎重

是在政治的一般的，其最高的意識的事務。那本質的，英主有清怎樣的政治的世界觀呢？具體的舉例，就是世界回到自由主義。最後這種世界觀，就是英國國際觀不能離於

所願的目的，漸次露出破綻的時候，那雖然其用世界大戰的經驗而作成了的國際聯盟，但怎麼亦不能弄得好。而且，以這為改善將來完全的集團，其希望亦是很薄。然則，怎樣才能來保持世界的和平呢，不如把已解成立的，而且有着完全全權的「自由國家的英國聯邦」(British Commonwealth of Free Nations) 照原樣地來代替國際聯盟

怎麼樣呢，而且，世界就可以英國的國家來載為共同的君主。那樣的話，較比現在那樣的根憂不能發揮國際的國際聯盟來，因為那是已經試驗過的完善的組織，不是能保持世界的和平嗎？——我看了這些，內心裡不覺憤慨了。英人自三百年以前起，造起了現在的英吉利帝國的基礎，那是隨着年月的增進而擴大了，其結果就使英國人的心魂漸地變化，產生了像上面所說的想法了。那實在是無禮之極的想法，但他們

實際是那樣想着的，那是事實。而且，他們所言之謂是神之選民之一。說到選民，那普通是猶太人的自稱，但由於英國人的解釋，說是以猶太人的名稱被稱呼着的現在的民族，在四散於世界以前，是以色列民族之一支派而失蹤了的。那亦據說是英本國的先住民族。因為英國人被呼為猶太人是不好的，於是說自己是以色列族。總之猶太人亦是其一支派的以色列民族，是神之選民，而且據說其支派不知道到哪兒去了的民族之後裔的英人，亦是神之選民。由那想來，剛才所說的「自由國家的英國聯邦」來代替國際聯盟，以英國的君主來君臨於世界的那種想法，可以說確地說透了英國人的心理了。而且美國人，深信着自己在人類之中是道德最高的。由我們看來，實在是不可理解的想法，可是他們真是那樣想着的，把自以們當作是神聖的。

因此，在他們想來，對世界的審判官的角色，除了美國人外就沒有了。於是干涉歐洲，干涉東亞，而且以此作為當然的事情。可是看到美國的國內的狀況，要使人想到怎樣他們會有那種想法的那種地在社會方面是最混亂，是立於最薄弱的根柢之上的，可是美國人對那始終是不

介意的。而且，這最神聖的美國，還想着如果有絕大的資源與組織能力的話，那當然可以君臨於世界。亦就是，英國，美國，都是自己在想有着統御世界，君臨世界的天賦的資格。因此，關於英國與美國，誰可以來君臨於世界呢，從來有着相當的懸念。但是，在他們的運命坎坷的今日，雖然比誰來統御世界更急先的問題，是怎樣能有生路，但他們以剛才所說那樣的世界觀在前進着，那是事實。而且，企圖征服世界的猶太民族還在英美的背後。因此，在東亞，他們有着怎樣的想呢，那是很明顯的。今日，這些都顯露了。那來代替這些的我們，以怎樣的世界觀，才能來對全東亞與以新秩序，與以幸福呢。這實是很大的問題，但看了人家的情形，而能自己加以深切反省的話，那想來我們能以正確的世界觀，來臨於東亞諸民族之上吧！

阿部 英美都是基督教國，以精神主義為方針的，但從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實踐上說來，他們是個人主義的國家。是長久地處於個人主義的哲學裡的。人類是惑之塊，使然無限地滿足，那算是人類的幸福，社會的幸福，國家的幸福。隨着抓住權力，來排進智勇與

# 新世界觀

座



# 談 會 之 劃 立

外交與武力。那就成了物質重能的  
榨取政策出現來了。大東亞民族的  
生活，因此被剝奪了。日本來把這  
擊退，把他們的想法，世界都推  
開，新的大東亞才能由此產生。

**上原** 像阿部君所說的，英美  
的世界觀全是立腳於個人主義上  
的。大概是莫索里尼吧，他說立腳於  
英美的個人主義之民主主義，是其  
極主義的遺毒，因此極力排斥其  
極主義的民主主義。在這意味  
上，於新的我們的世界觀裡，排斥  
英美之任職世界及和平主義的個  
人主義之同時，亦一定要極力增進  
人類中義利道義之一類的共產  
主義。

## 民族解放之基準

**阿部** 基於這種新的思想，想  
法，即世界觀，來談。阿部君一  
大東亞之理，把舊，怎樣能來使任  
於大東亞的其範圍內的各民族，各

國家，由心腹來共鳴呢？這問題，  
近藤氏，如何？

**近藤** 日本的理想，在使聯邦  
各得其所。這與英美為日滿的世界  
那種想法，是相對的，從人口問題  
上想來，



近藤 氏  
這日本的  
理想亦是  
正當的。

者(巴洛說)的計算，地球上開拓  
可能的面積是五千五百六十萬平方  
英里，由此種可能的世界之總人  
口，以美國人之生活程度為標準的  
話，是廿三億三千萬人，以總志  
人的生活程度來算的話是五十六億  
人，而以日本人的標準計算的話是  
二百廿四億人。這是使人想到各方  
面的計算，以美國人的生活程度為  
的話，那地球上的人口，已擊碎至接  
近飽和點的了，顯示着其上的生  
發展的希望，人類是不能有窮。但是

亞細亞的人口是十一億五千萬人，  
加入大洋洲，則是十三億，為世界  
全人口比一億之半數以上，但是在  
英美的在東亞的支配下，必要的東  
西亦不給與，於是不得不達到了窮  
乏的生活。那由於這次的大東亞戰  
爭，才最初的給這些人們以必要的  
衣食住、文化的向上，其可能的希  
望，亦生出來了。當然，那不是一  
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但總之，這次  
的戰爭給與了將來東亞民族之生活  
被解放的希望。在他們，亦是因為是  
新的世界展開來了，所以當然一定  
對那是感到歡悅的。

**阿部** 大東亞戰爭之所以說是  
大東亞的解放戰，其理由亦就在此。  
**田中** 約十億的亞細亞民族，  
迄至今日為止，被關在美英的利己  
的支配世界的權權裡，那裡的資源  
亦全部由於美英的力量被獨占了，  
自己所有的資源，亦不能自己利  
用，爲了流了汗水來製作着糧食打自

己的鞭子，於是成了資源開發的聖  
具了。這種狀態繼續，那成爲繼續得  
以利己的支配世界，因此反抗這些  
的行動是不許的。只是，在這大東亞  
十億之中，有強國日本。只要滅亡  
日本，那美英把大東亞可以像所  
那樣的自由地來指使，因此壓迫了  
日本。若是不振作日本就要被滅  
日本不切斷美英與日本的鐵鎖是  
不行。同時非把同樣地受着苦的大  
東亞的諸地域，諸民族解放，而將美  
英使大東亞諸國，以之爲武器的幹  
法根絕是不行的。從美英的東縛的  
關係里把南方諸民族來解放，與此  
協力，由於有無相通，日本與南方諸  
民族，都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在那  
裡才有真正的和平。南方諸民族之  
解放，換句話說，就是不把美英的  
手腳是綁去掉是不行的。所謂那手  
腳是綁，就是武力的，政治的，經  
濟的力量，同時因爲長久在美英的  
支配下，成了絕對不能對抗美英的  
了，於是美英長年流人的世界觀，  
就通通各方了。不把這去掉亦是不  
行的。這樣的，從東亞十億的民  
族，把是綁手腳去掉，使其都能夠  
有普通人的生活，那就是民族解放  
的最初的階段吧！經過了這種的民  
族解放的階段，應其本分，應其特  
性，長短相補，漸+地，大東亞的

組合就完成了。

**阿部** 英美的物質的，小乘  
的，榨取的政策，是與大東亞民族  
的希望，在事實上，完全是相反  
的。因此，民族解放，資源收復的  
戰爭，現在就展開了。而且，與戰  
爭之同時，建設亦已在進行着。在  
這時候，對大東亞十億的民衆來呼  
籲，以日本爲宗祖，兒長，指導  
者，使各民族各得其所，那是我們  
的目標。

**上原** 但是，說到把構成所謂  
東亞的很多的個體來怎樣地結合  
呢，那在東條首相的這次議會場頭  
的宣言裡，已差不多可以明瞭了。  
總之，成爲全體的，以日本帝國之  
精神結合了來進行。個人，個人之  
集團，都以各得其所，作爲幸福的基  
準。所謂各得其所，像英美之淺  
薄的民主主義是不能成功的，譬如  
能當一國之宰相的人亦有，僅堪作  
腳夫的人亦有。如各人在其技術力  
量上之相異，個人的集團，其天分  
亦都不同。因此，把這一概以平等  
的單位來處置，那決不是各單位都  
是幸福的，由於應其本分，與以他  
位，才都能發揮其完全的機能了。  
東亞各民族之解放亦是一樣的，各  
民族都發揮應其本分的機能，那才  
能協力於增進東亞全體之幸福。

自己的鞭子，於是成了資源開發的聖  
具了。這種狀態繼續，那成爲繼續得  
以利己的支配世界，因此反抗這些  
的行動是不許的。只是，在這大東亞  
十億之中，有強國日本。只要滅亡  
日本，那美英把大東亞可以像所  
那樣的自由地來指使，因此壓迫了  
日本。若是不振作日本就要被滅  
日本不切斷美英與日本的鐵鎖是  
不行。同時非把同樣地受着苦的大  
東亞的諸地域，諸民族解放，而將美  
英使大東亞諸國，以之爲武器的幹  
法根絕是不行的。從美英的東縛的  
關係里把南方諸民族來解放，與此  
協力，由於有無相通，日本與南方諸  
民族，都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在那  
裡才有真正的和平。南方諸民族之  
解放，換句話說，就是不把美英的  
手腳是綁去掉是不行的。所謂那手  
腳是綁，就是武力的，政治的，經  
濟的力量，同時因爲長久在美英的  
支配下，成了絕對不能對抗美英的  
了，於是美英長年流人的世界觀，  
就通通各方了。不把這去掉亦是不  
行的。這樣的，從東亞十億的民  
族，把是綁手腳去掉，使其都能夠  
有普通人的生活，那就是民族解放  
的最初的階段吧！經過了這種的民  
族解放的階段，應其本分，應其特  
性，長短相補，漸+地，大東亞的





把這點來開講一下是不行的。

**田中** 那種誤導的想法，雖然

在推進行動上是有割裂的，但日本這次戰爭的目的，決不是白人對



田中 氏

按解放的

問題，因此是使得有人待遇的民族解放的戰爭，亦不過是一種平等運動。但是，在重要方面，最近盛稱

，我們根本的目的是要達到使他人得有人人的待遇，把這這這這的東西東

**阿部** 日本軍隊對白人，這大

**田中** 對白人，白人出

是以前種白人，把日本這這，使其

**上原** 那十幾三所破壞

淺薄的一種誤導吧了。

### 文化工作的目標

**阿部** 再有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文化問題。日本今後進軍大東亞圈內的指導者，比日際那重要的

**久米** 在價格的，常講的說起



久米 氏

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

後，在我們的努力範圍內，把這些

的東洋文化，以一種自信，來養成

為這世界文化之根幹的東西。那

裡，想來有者亦包含技術問題等。

精神，東洋文化的東西，怎樣地來拿

這次再使那文化來光被他們。以這

最好是日本採取外來文化，加以磨

**木村** 我亦非常同感。舉日俄

了那種大

果，世界各國以急。地對日本之教

育文化，抱着開明地來吸收了。譬

如：新渡戶稻造之「武士道」，內

村龜三之「我怎樣地成了基督教

這在牛津大學講義讀，與他們以非

根本上，決不是壞的，但這次因為

如對程度更的民族，亦不可強幹。

**田中** 我亦是說，文化工作

就得教他們小學生的東西。如果一

域而相異的文化，相異的程度的人

民，所以對那每一個，都有適切對

策的必要吧！

**久米** 可是像印度、中國等，

小根本由思想上來改正，那文化工

自想來是很難的。

**木村** 按中國、印度是問

題。說到民族解放，可以想做是

一種階級的戰爭。而且，自己們僅

想做是東洋的被壓迫，被榨取的民

族，別的都沒有想到。這種思想不

改正是不行的。

**田中** 那下限於印度、中國亦

是那樣。把民族解放的問題看做

階級戰爭，單面的一對一，二對二

那樣的，所有的民族站在平等的立

場上的看法亦有。那亦不能忘了

相應於那立場，力量等。因此

要使這種思想改正，把真正的解放

的意義徹底，那是必要的。我們東亞

民族，因為長時間都受着英美的壓

迫，所以今後要將這些種種壓迫

的共通的感情之發展，更當達到

標來有無相通，長短相補，以圖民

# 解放東亞運動中之精神建設

## 關 堂

現在進行中的大東亞戰爭，是爭求東亞解放的戰爭。爲了要得東亞各個民族由英美帝國主義者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所以才發動大東亞戰爭。大東亞戰爭勝利之後，東亞各個民族會有解放的希望，而東亞民族之解放便是大東亞戰爭發動的原來目的。然而東亞民族解放是不是我們東亞民族唯一的願望。

事實上，在極端上講我們不只要東亞解放而且還要復興。而且我們之所以解放東亞各個民族，目的也就在要求復興東亞。因爲東亞各個民族不能得到解放，便根本談不到復興。同時如果東亞民族不能達到復興的地步，便也不能保持永久的解放。這東亞復興，東亞解放，實在是互爲因果，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其名詞之各異，不過對此事看法之或一橫斷面而已。

爲了爭求東亞解放而發動的大東亞戰爭自從去年十二月八日開始以來，直到現在節節勝利，所向克服。由於新加坡的佔領與最近爪哇方面的進展，戰事已竟獲得壓倒的勝利，隨之東亞解放運動的前途自然大放光明，具有了十成把握。不過大東亞戰爭只是東亞解放運動中

的軍事行動，對舊有的東亞舊秩序、舊狀態的破壞工作，在大東亞戰爭勝利成功之後，也就是東亞舊有的在英美帝國主義者侵略之下的舊狀態舊秩序打破之後，我們還要建設起復興東亞的新秩序新狀態，這就是解放東亞運動的復興東亞的一面。

這樣說也許有人錯認爲輕視了大東亞戰爭的意義。其實不然。我們這樣子的分析實在更證實了大東亞戰爭的意義。因爲東亞人要想生存，要向上，勢必要求解放與復興不可，而東亞舊秩序舊狀態的主動者英美帝國主義國家，絕難理解，在大東亞戰爭發動以前我們不是曾經企圖過，嘗試過，用和平外交方式來解決東亞的問題麼？事實告訴我們，東亞由英美帝國主義國家手下解放出來，要他把東亞復興起來，必須出之一戰不可。這樣大東亞戰爭豈不是解放東亞復興東亞的必要手段麼？其勝負實在關係着東亞各個民族的前途，是東亞民族向上降下生存滅亡的岐點。在上面我們只說大東亞戰爭成功之後我們還有另外一面建設工作，在這一階段沒有完成以前我們還是應當努力於

大東亞戰爭，不管直接或間接，前方或後方，只要是東亞人，而想生存與向上的話。

在這裡我們所要提出的却是東亞各個民族以至於各個人在這爭求東亞復興時期內，解放東亞運動中應當具備什麼樣的精神思想，以爲東亞解放運動而奮鬥。因爲在一方面說我們不只要打破舊有的東亞民族被壓迫被侵略的東亞舊秩序，而且還要建設東亞復興的新秩序，在這新秩序中以至於建設新秩序時，自然要有一種指導精神，要有一種中心思想，新秩序才能建立起來，建立起來的新秩序才能促成東亞復興的局面。在另一方面說我們要打破過去東亞在英美帝國主義者侵略壓迫之下的舊狀態，舊狀態的主動者必然要死力掙扎，要交付相當的代價，這不是東亞某一國某一民族的事情，也不是東亞某一國某一民族的獨力可以輕而易舉的。要想迅速的完成我們的目標，自然必需東亞所有國家，所有民族以至於所有各個人，能情誠團結，同心戮力，共同合作奮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動，所有國家，所有民族響應。由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作主體主

動，所有國家所有民族，一齊支援，共同協助。如此東亞解放的目的才能順利完成，東亞才能由英美帝國主義侵略下解放出來，才能有復興的希望。那麼如何才能使東亞人們照上面說法去作呢？這決不是強迫可以成功的，只有建立起東亞民族的適宜指導精神，合理的中心思想；就是在大東亞戰爭中，也必須東亞民族的適宜指導精神，合理中心思想能建立起來，才能發動東亞全體力量，戰爭才能得到一致的支援與到處的響應。由此而知，在解放東亞運動中，無論是消極的破壞方面，（對舊有狀態打破的工作）無論積極方面，（復興東亞的新秩序之建立的工作），全需要建立起東亞民族間的指導精神中心思想。我們可以謂之爲解放東亞運動中的精神建設。

在對於這解放東亞運動中的精神建設的討論中，開頭便有一個先決問題。這便是上面我們只說出爲了東亞的解放東亞的復興，也就是東亞民族國家以至於各個人的存在與向上，必須有一致的指導精神中心思想，才能迅速順利的達到原來目的；現在的問題便在究竟要有什麼

樣的精神思想才能便迅速順利的完成東亞解放東亞復興的目的。我們固然知道了在東亞解放運動中應當有一番精神建設，要建立起東亞民族間的一致精神中心思想，可是我們究竟建立什麼樣的精神？什麼樣的思想？

對於這個問題解決之前我想先談一談東亞近百年來所以被壓迫被侵略的原因，然後我們再下對症施藥針對的定論。東亞近百年來所以受壓迫被侵略可以分內在外來兩方面來說在內方面東亞民族中尤其是中國與日本本來具有東方的優良精神文明，其所有的王道精神道德思想本來是最適宜於人類全體存在與向上，協和與互助的精神思想，可是在近代以來東亞各個民族多半放棄了自己原來固有的精神法寶，反而感染上西來的個人主義思想功利觀念以致民族間不能結合一致共抗外侮，民族內甚至於散漫分化不能爲自族打算如一盤散沙一樣，所以不敵美帝國主義勢力東侵的時候不能結合起來互相援助以謀抵抗，反而自相仇視化友爲敵甚至於自相齟齬起來，於是不止受了他人的壓迫與侵略，歷經過百年來竟而不能自覺不能共同反抗其謀解放，直叫美帝國主義者猖獗到今天，還有人甘心受其欺騙。在外來方面自從歐洲產業成功以後資本主義勢力在歐美先後發展起來，與資本主義作表裏的思想便是個人主義功利思想。基於自由放任自由發展個人功利等的思想，資本主義在先天上便是帝國主義，於是英美等資

本主義，所有國家所有民族，一齊支援，共同協助。如此東亞解放的目的才能順利完成，東亞才能由英美帝國主義侵略下解放出來，才能有復興的希望。那麼如何才能使東亞人們照上面說法去作呢？這決不是強迫可以成功的，只有建立起東亞民族的適宜指導精神，合理的中心思想；就是在大東亞戰爭中，也必須東亞民族的適宜指導精神，合理中心思想能建立起來，才能發動東亞全體力量，戰爭才能得到一致的支援與到處的響應。由此而知，在解放東亞運動中，無論是消極的破壞方面，（對舊有狀態打破的工作）無論積極方面，（復興東亞的新秩序之建立的工作），全需要建立起東亞民族間的指導精神中心思想。我們可以謂之爲解放東亞運動中的精神建設。

在對於這解放東亞運動中的精神建設的討論中，開頭便有一個先決問題。這便是上面我們只說出爲了東亞的解放東亞的復興，也就是東亞民族國家以至於各個人的存在與向上，必須有一致的指導精神中心思想，才能迅速順利的達到原來目的；現在的問題便在究竟要有什麼

樣的精神思想才能便迅速順利的完成東亞解放東亞復興的目的。我們固然知道了在東亞解放運動中應當有一番精神建設，要建立起東亞民族間的一致精神中心思想，可是我們究竟建立什麼樣的精神？什麼樣的思想？

對於這個問題解決之前我想先談一談東亞近百年來所以被壓迫被侵略的原因，然後我們再下對症施藥針對的定論。東亞近百年來所以受壓迫被侵略可以分內在外來兩方面來說在內方面東亞民族中尤其是中國與日本本來具有東方的優良精神文明，其所有的王道精神道德思想本來是最適宜於人類全體存在與向上，協和與互助的精神思想，可是在近代以來東亞各個民族多半放棄了自己原來固有的精神法寶，反而感染上西來的個人主義思想功利觀念以致民族間不能結合一致共抗外侮，民族內甚至於散漫分化不能爲自族打算如一盤散沙一樣，所以不敵美帝國主義勢力東侵的時候不能結合起來互相援助以謀抵抗，反而自相仇視化友爲敵甚至於自相齟齬起來，於是不止受了他人的壓迫與侵略，歷經過百年來竟而不能自覺不能共同反抗其謀解放，直叫美帝國主義者猖獗到今天，還有人甘心受其欺騙。在外來方面自從歐洲產業成功以後資本主義勢力在歐美先後發展起來，與資本主義作表裏的思想便是個人主義功利思想。基於自由放任自由發展個人功利等的思想，資本主義在先天上便是帝國主義，於是英美等資

本主義國家乃先後到國外來覓求市場與殖民地，在當時物質文明落後的東亞乃被他們看成了被壓抑被侵略的對象。同時資本主義思想本來具有矛盾性的個人功利觀念本來違反天道的，所以隨着資本主義的世界秩序之發展國際間的衝突日甚一日起來，一次二次的發生世界大戰，才有今天東亞中日日本躍進突超與東亞民族覺醒的東亞解放與復興的機會。所以可以說東亞之被壓抑被侵略在內在外來兩面全是受了東亞固有的王道精神道義思想被埋沒起來個人主義功利思想支配了人世的原故。同時也就爲了個人主義功利思想之作祟才有上次的第二次世界戰爭現在的第二次世界戰爭，以至於現在東亞解放復興的命運。

質言之，東亞民族因爲受了個人主義功利思想的流毒，以致人各爲政，國各爲政，不相協和互相嫉視爲英美野心者造機會，不能自覺聯合爭求解放與復興。英美帝國主義國家也爲了個人主義功利思想之作祟才來侵略東亞，才造成今日日本身沒落的命運。所以我們現在要解放東亞復興東亞並要建立東亞新秩序，進而解脫全人類的劫運，建立世界新秩序，在精神方面，也可以說在行動思想的出發點上便應當排除個人主義功利思想而建立起一致的王道精神道義思想。

這所謂的王道精神與道義思想究竟內容如何呢？對於這一問題的解答，關於王道精神一方面過去現在的理解本來很多很多，並且王道即仁道，王者以德服人等語已釋明白

的作了王道精神的注解，在這裡却想對於道義思想一方面作一番較爲詳細的說明。

現在一般對於道義的解釋大抵只是與功利相反對立的名詞，而認爲功利思想是爲己的，道義思想是爲人的說法道義與功利相反對立原則上是對的，可是若說道義只是單純的爲他利他，就有些過於簡單不能概括道義的涵意了。因爲道義不只爲他，爲己亦在其中，不只利他，也有利己的成分。原來這所謂的道義即是中庸上所謂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的道。在天命；講便是天道是自然法則自然規律，在人性方面講便是人道是人們生存的法則，生存的規律。原來各個人生於宇宙中間，在物質上固然難以單獨經營其

獨立的生活，在精神上也不是十足的完成自足體。他所有的本能，無論是思想行爲，在其個體原始上講全是潛伏的東西，必在入世中，與外界相接觸有所觀感有所感觸才能發揮其作用，在佛學上說本能是能外

界事物是所，無能固無所，不有所，能亦無作用，所以早有人說過人是羣的動物社會的動物，人不是因自己之意志而參預人羣參預社會，有生具來他便要當作人羣，人類全體之分枝部份而出現而存在而活動。各個人最基本的要求是生存其次便向上，人類一生所有的行爲思想無不在此要求而發生出來，無非是爲了要滿足這要求而發動的，這是所謂的人性的基本要點。個人無論在精神上物質上既然全難單獨經營其孤立生活不是完成的自足

體，必作人類全體之部份分枝而存在，那麼當作全體的人羣社會它既然包括着衆多的分枝個人，有若干分枝個人在其中存在活動，自然也要有其全體的性，全體要求與目的。這所謂的全體既然不是完全趨離了分枝個人而單獨有其存在，他乃是所有各個分枝個人的集合體，他的合體性的性能與求目的必然是所有各個分枝個人的性能與求目的的協和集中，這樣個人人性的基本要點既然生存與向上，全體的性

能要求目的也自是全體的生存與向上。這便是所謂的天道的要點。還有如上所云社會全體既然包括衆多的分枝個人，此衆多的分枝個人要在全體中存在活動，爲了要使所有分枝能以全體的性，得到大多數的向上，全體中乃不能不有一定的規律一定的法則，這便是所謂的天道自然法則自然規律。同時各個人如何才能得到向上與存在這便是人道生存的法則生存的規律。這天道與人道表面上雖然分而爲二來說，實質上却有其一致性。

這就是爲了各個人不能單獨經營其孤立的生存，不能單獨得到其孤獨的向上，他必寄託其生存於全體的生存之上，他必寄託其向上於全體體的向上之上，這樣天道要求全體體的生存與向上。所有的各人要爲全體的性存在與向上而努力而貢獻而犧牲；人道爲了要求個人的存在與向上也要求全體的存在與向上，也要爲全體的性存在與向上而努力而貢獻而犧牲。這二者豈不是殊途同歸，而所謂的人道之生存法則生存

規律，也就是要服從天道的自然法則自然規律，這便是道這便是義。此所謂道義便是要求社會全體體的生存與向上，所說的道義思想便是各個人要爲全體之存在與向上而努力而貢獻而犧牲而奮鬥。

只如此解釋還嫌空洞。記得韓愈說過，仁與義爲空名道與德爲虛位。這意思便是說道義只是空名虛位，依各個人認識之不同，含有各別的理解，由此便會生出許多分歧的思想與主義。所以有道非道非吾之所謂道，義其所義非吾之所謂義的情形。我們在這裡爲了要建設大東亞全體的合理適宜之道義中心思想，以求推動東亞民族之解放與復興，還有具體的說明之必要。

所謂的人羣社會全體，在終極上講自然是以全人類爲一大全體，可是在人類進化發展的階段中，還要經過若干單位的階段。而事實上人類的所謂全體與部份是層層組織的，個人、家族、國家、民族、區域、人羣，以至於全世界，是層層包括層層爲全體的分枝的組織着。小的本位不健全，自然談不到大的全體。在人類進化還沒有達到大全體協和的階段，必須先健全小的單位，然後才能建立大全體的全部秩序。現在東亞事態的進展，與世界情況的階段，雖然因爲有若干世界大協和全體體的阻力，如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等，不是世界情況的階段已超越過國自爲政民族自爲政的時代。事實上在世人間已竟劃成幾個單位幾個集團幾個區域。依天地人三方面

條件的促成，大東亞正應當是此中區域之一，大東亞民族正應當作成一個單位，一個集團，然後東亞民族才能有依正當的天道人道尋求存在與向上力量。所以現在就東亞東亞正是個全體，東亞所有各個民族各個國家以至於各個個人全是此全體之分枝，此全體之部份。東亞各個民族，各個國家，各個個人，爲了本身之人性的基本要求存在與向上，必須將其存在與向上寄託於東亞全體之存在與向上，而依東亞全體中天道的自然法則自然規律，必須爲大東亞全體之存在與向上而努力而貢獻，犧牲，而奮鬥。這也就是東亞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各個個人的人道的生存法則生存規律。在此法則此規律下，東亞民族東亞國家東亞個人應當精誠團結，協和互助，以共同努力於東亞全體之存在與向上。過去東亞全體之存在與向上有所阻礙便是英美帝國主義對東亞之壓迫與侵略，那麼爲了要尋求東亞全體之存在與向上，必須先解除此種阻礙，便是要打破英美帝國主義國家壓迫侵略的舊秩序舊狀態。將東亞民族解放出來，然後謀求東亞復興，建立東亞新秩序。

在此時期所有東亞民族國家個人，全應當支援協助此運動，全應當爲此運動而犧牲而貢獻。這是東亞全體的道義是東亞的天道也是東亞人道。使東亞所有個人全有此種思想，便是解放東亞運動中應有的精神建設。上面不過是一個大槓，其詳目容待後論。







落後，詩人兼雕刻家的高村光太郎氏，在新聞紙上興奮的「藝術家起來與政府協力」熱情的呼聲，這雖然不能代表日本整個美術界的呼聲，但也不能不說是個藝術家已早於既形成的體制下，興奮的響應著待命應政府協力於決戰的狀態中了。

開戰後，因軍事上的大捷，使美術界也出於興奮之外了，於是燃起即時全體採取戰事的題材，做成「戰事美術」的展覽，如風起雲湧。

美術界及輿論方面，也積極的刊出了「戰事美術」特輯及各色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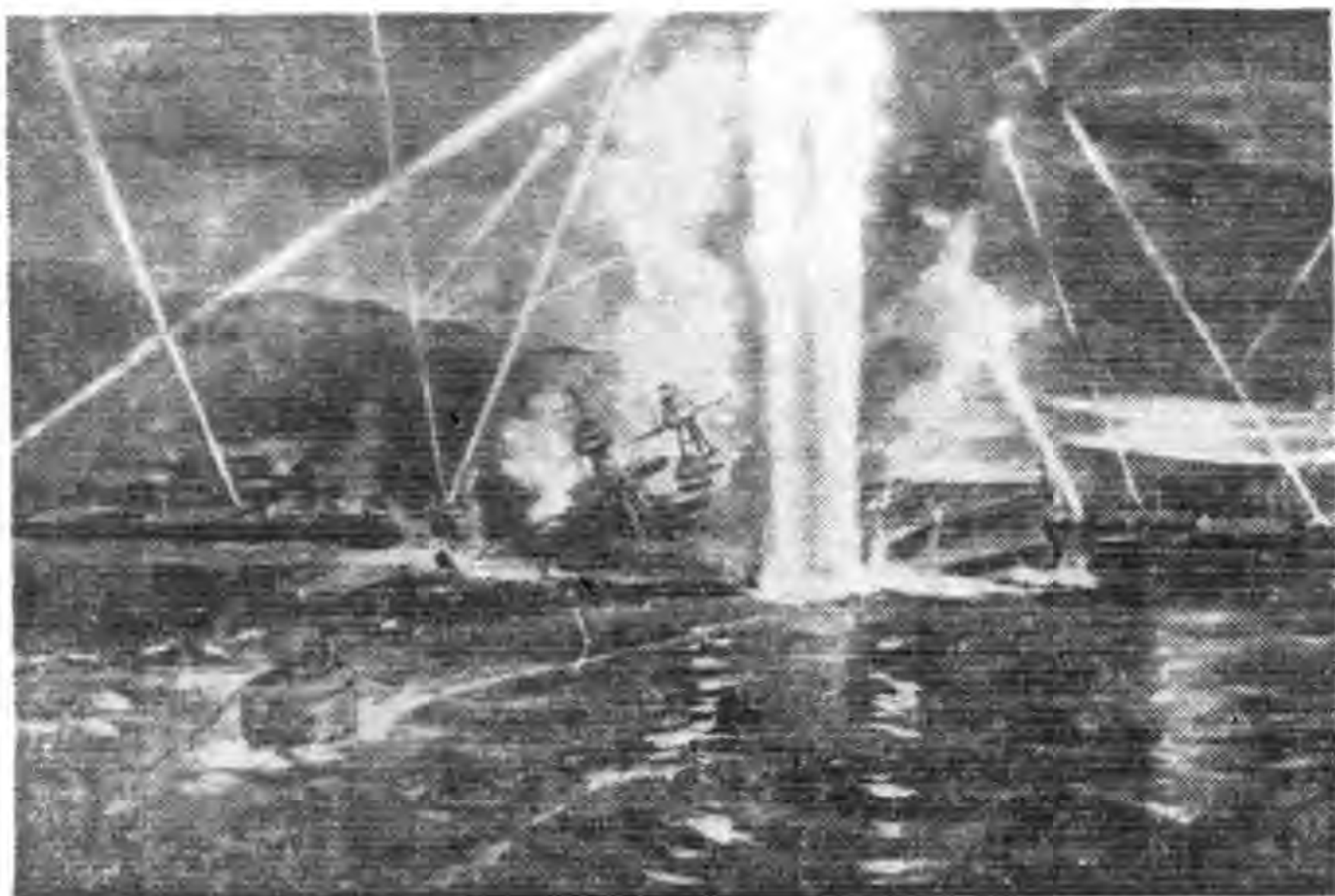
取用「戰事美術」題材最新穎的，應推出場的製作者有松田健氏製作的日軍在里米亞前線沈英艦的「威爾斯親王號的最後」及藤田嗣治氏的「夏威真珍珠灣攻擊戰」等，這些作家都是瀟灑偉大的藝術家，這些作品的核心描繪的，在大東亞戰爭未開始以前參加「皇軍美術展」中的諸作家，那時已早已就顯露的傾向於「戰事美術」的傾向了。

這些作家之所以關心戰事及取用這些題材，當然是在國家思想出發，一要與士不作偉大戰事魅力的誘惑和藝術意志的質量，用寫實的手法，繪入了想像而製作了驚人的作品。

藝術是時代的產物，是以充滿藝術民族心中的戰事，而提起了「戰事美術」的主題，也是一種必然的傾向。

有一部分的作者是指着更冷靜的觀察的，所謂的冷靜並不是冷要勞動，而是用理智來支配着自己，用

的新理念，主旨是認同國家的政策，站在精神的前面線上領導着國民。做畫對內的「過激勞動的慰



夏威真珍珠灣攻擊戰(阿利左那最後的)藤田嗣治(海軍省許可濟五六號)

與精神而看自己，他們當然不是純粹的「藝術至上主義者，他們是曾與「高度國防國家」同進退

的，英氣的畫家，影響着生產實中為目的，雖似與軍事無關，只是表現的方法與「戰事美術」不同而已

然對於生產建設上是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因為他們是固守着了精神的職線，像這樣的作者，我們可統稱為「產業美術」的作家吧！

在其次的一種傾向，是比較廣泛且遠大的，表面似不積極，甚至似乎無用，但這正合中國一句俗語所說的「無用之用，是為大用」，因為這普遍的傾向，似乎是一種歷史具體的偉大的建設計劃，也可以說日本美術史以來最大的理念，每個美術家如果沒有以上兩種的傾向，無疑的他們便是參加建設的一員了。

在日本受外來的藝術思想以來，本是影響極大的，而所傳人的藝術思想只不過是遊離實生活以外的寫金錢所支配的東西，而現在已漸漸的要不得了，於是在再出發以整個民族的藝術精神而制作，但並不限於狹義的戰事或增產題材的處置以及應時的物品，把眼光開放，在宣揚着日本的精神下，注視着各角落，那麼無如說也看到這次戰爭的結局後而確立起東亞盟主日本的指導思想，在這樣的信念下而制作。他們這樣遠大的志氣，我們是敬佩着的。又如他們預料將來在大東亞國內文化的建設工作，一定要他們擔任起來，使在東亞的別個民族認識了東方的大和精神，究竟是如何優於西洋。

這樣的工作，當然並不重於介紹了日本風土、民俗、文化於國外便算是了事的，由此我可以說日本的美術家沒有一個不如此孤負着而製作

的。因此我們也不能指定某一作家是這樣與否。

以上的說是已輝太多了，我們舉一件最近日本關於「戰事美術」的偉大工作，然而在介紹之前我想起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氏所說述，大意是：

「……戰時的德國兵士，重不僅是守住了德國的都市與工場，而同時是守住了歐洲的第一文化國家貝多芬、席格那、哥德等的國家而勇敢的勝利的向前邁進……」

我們由這句話，可知在前線的士兵為了自國的自由，文化而戰的苦心了，因此在日本，有許多藝術家為了感激前線士兵的勞苦，而自動出在南方亦道線下描寫着勇敢的真實者極多，但在這之外，最近更有受軍方面囑託的大作家多人用動南方戰線，預備製作着二百號大小的作品，以備本年底十二月八日的大東亞戰爭週年紀念及同盟國軸心國互相交換觀摩而展出的。

我們現在總而觀之，日本美術界已經進入與國家同進退的決戰的狀態中了，這也是歷史上告訴我們，一個強固的國家在決戰下是必然的統一的傾向，而弱國的欲強也是必由統一而致起。

以上這些只是以一個外國人的觀點，至於欲詳細的演述，因為收集材料的不全是十分的遺憾，然如本年來日本國家組織着十報國會及獻金運動的熱誠，恐也不用記帳的方法再一一例舉了。

# 領賑

——獻給田

## 芒 艾

聽見頭上吊鋪吱吱地響，彷彿拉大車的老趙已擰起身穿衣了，孫成發也一翻身坐了起來。

他把手伸出來，祇覺得涼習習地，有些寒氣撲撲着手心和手背；太陽出來後那種透着一絲微溫氣息，似乎還沒有升起。他側着耳朵，仔細聽聽了一下，左邊床炕上的錢禿子還沉沉地打着鼾，睡得很香；右邊，他擰了擰，半截泥炕依然空着，王小五上夜工還沒有回來。他下意識地擰起手，用力揉了揉兩隻空陷乾癟的眼睛，順手摸起了懸在被頭上的大棉襖，披在身上。

老趙，他咳嗽了一聲，吐一口黏痰在泥地上，然後用手掌抹去了沾在唇邊花白鬚鬚上的唾沫星和鼻涕水，扯着空洞的嗓音，遲緩地說：“起來了麼？——什麼時候啦？”

“早哪，老孫，這末早起來幹什麼哪？”

隱隱老趙洪亮的聲音，吊鋪上的三頁薄木板吱吱地響了一陣。  
“聽着，你走動，我當是天亮了。你說，老趙，今天不是……”他擊着右手，用拇指指點着食指的骨節：“我初十倒下的，十一，十二，十三——今兒家不是十三？”  
老趙在吊鋪上翻了個身，縱情地

打了個呵欠，淡淡地說：“——管他媽的十幾二十幾，反正咱是叫花子沒存隔宿糧，過一天算一天。”

孫成發沒有言語，肚子裏轉着愁悵。沈沈半响，他忽然像有無限冤屈，探地吐了一聲悠長的太息。

老孫，又嗚呼呀呀的，真窩囊。——我看你就別瞎尋思啦，楞發愁到底頂了哪一門子事？有病，有病得想法子治，傷風頭痛的，晚上回來我給你燒鍋白菜葉子湯喝了出身汗就完事。要不就省一毛酒錢，我去給你買兩個圓洋藥片，也能……

我哪裏是愁病，老趙。孫成發不耐煩地打斷老趙的話：“各人的愁事自己知道。我這大年紀，糯米又貴……”

老趙躺在床上厭惡地搖了搖頭。老孫跟他絮叨這些話已經不止一次了，他心里憤憤着老人的沒有骨氣。他說：“又是這一套。有病快治，病好了該幹嗎就幹嗎。成天價叨叨，就有法子過了？剛才出去撒了泡尿，還一天星子。——早着來，再睡一覺，你好好去算你的靈卦，我拉我的大車。”  
孫成發也搖了搖頭，却讓愁容遮蓋了蒼老的面頰。

“敢情你那一夥子都是年青小伙子，腿粗膀壯的，有能耐，不愁掙不了吃。”老孫有些羨慕，也有些嫉妬，在心里嘟嘟囔囔：“你哪知道旁人的苦處：眼饑，又上了年紀，人們上洋學上的，這如今相命算卦的也一天少起一天……”

老孫，趁這有發愁的工夫多睡一覺，白日里幹活還有力氣。你看人家錢禿子睡的多香。”

你哪裏知道，唉，老趙，人老了跟不上早死……唉，今兒不是十三？——我是說紅印字會放種……

老趙爽朗地笑了，却又正經地說：“——我當什麼事，紅印字會放種還不好？你有眼藥？領幾斤？”

孫成發將手探進衣襟下面的口袋裏，在一些零碎的東西中間，摸出那張摺疊得很細心的洋紙，撫弄了許久，這張東西是紅印字會放賑員出來調查的時候發給他的。許多天了，他懷着一個大的期望，正如購買獎券者之自己購得的號碼。那樣急切地渴盼着這個散放的日子。他謹慎地把賬票又放進衣袋，然後才慢地說：“——分票的先生說，給我的特票，頂兩口大人；說是給二十八斤地畝乾。”

老趙在吊鋪上爬起來，探出半截身子，伸下胳膊，把一張同樣大小的賬票遞在孫成發手里，莊重地對他說：“——這是我的一張，跟不上你，祇領八斤，我沒空去領，給你罷。”

你，老趙……

孫成發的意識，孫成發的神經，都閃過一陣顫抖。他伸開乾瘦的手掌，激動地握住了那張遞在他掌心里的賬票，聲音有些阻梗，沒有再說下去；祇用力地吸了一下鼻涕。

老趙却順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說：“伙計，睜一睜吧，怎末抽……嗒……和個娘兒們是的，真瀟灑。忙什麼的，人家放種的老爺們能不瀟灑，大冷天，一清早起來時候咱們這窮光蛋……”

我心裏去晚了怕領不着……這兒又遠，我還得摸黑去找去……

老孫，我可真看不上眼，你這大年紀了，碰上市可還洗不住氣。”

老趙縮回身子，把破被往身上一拉，裹緊了自己，不再言語。

室內沈靜下去，片刻後，老趙的鼾聲也響起來了。

孫成發打了一個噴嚏，又乾咳了幾聲；把背脊斜倚在床頭的土牆上，慢地地扣攏棉襖襟子上的紐絲。

他坐著，直到吊鋪上的老趙伸腿從上面跳下來；才摸着自己的破鞋穿上，離開了炕。

錢禿子也伸欠着起來了。披著污滿煤灰的短棉襖，用兩隻炭色的手搓了搓惺忪的眼，看見孫成發在地心站著，他扯開了破鑼嗓子：“——今兒得一早出去發市？買賣好了晚上可得裝斤好酒請我。”

禿子，忘不了灌尿湯子，你還娶不娶媳婦啦？

老趙緊緊了腰帶；說着，笑了。錢禿子也笑了。孫成發咧一咧嘴，却未笑出聲音。他說：“禿子，上印字會趕那走近便？”

出門往東，往西，往南，往北，就是。

禿子伸出舌頭，對老孫做了個鬼臉。

老趙搖了禿子一頓：“要戴眼少戴的，不怕傷天理。”

他又轉身向孫成發說：“夥計，不用忙，天才亮了不大雲，日頭剛冒紅，王小五還沒放工呢。等他回來，我送你一程子再去拉……”

他奶的今早晨真冷！

板子門後地從外面推開了，王小五底瘦小影子閃進來；黧黃色的臉，黑眼圈，紅鼻頭，乾裂的嘴唇；披著一身油膩的鐵鍋氣味。他擰起沈重的眼皮，絡滿紅絲的眼球，愜意地向室內掃視一周，把腋下夾着的一塊包乾棉的髒手巾向炕上一扔，脫了鞋，便一頭倒在破

里，深長地呼出一口氣。

「王小五又怎麼的了？」停息片刻，他微睜着眼睛問：「你們這三個老傢伙又背地裡說我？」

「不幹點心事，不怕鬼叫門。」禿子諷刺有疤的小眼擰上嘴：「不用問，王小五在外頭打了一宿野雞，是不是？」

王小五懶懶地又擰起眼皮，眯了錢亮子一眼，低聲道：

「豬八戒投胎！龜充子。」

這低低的罵聲，在屋中轉了打了一個迴旋，就消失在他們的鼾睡里了。

老趙從吊鋪上找出一條破呢絨染成灰黑色的破襪口袋，遞在老孫手里。

「王小五，」他推了那個睡在床上的一把：「聽着點門，別叫人連鋪蓋帶人偷了去。」然後，他把竹竿遞在孫成發手里說：

「走吧，老孫，省的風起了早午更，趕個晚集。」

禿子等着他倆走出去，也戴上小藍帽，將手伸進王小五的被里捏了一把，嚶笑着帶上門走了。

大清國呀，太平初呀，

時興的姑娘想丈夫呀，媽，娘你好糊塗呀……

他的歌聲，隨着他輕快的脚步，鑽進海邊漫遊的人群里。

孫成發沈默着，跟在老趙背後。老趙用竹竿牽引着他，也沈默着。天氣很冷，老北風在他們身旁打着旋。濟的鼻涕水，從他們凍紅的鼻頭滴下來，他們並不覺得。老趙袖着手，凍麻的脚用勁地踩着地。孫

成發今天沒有荷着他的藍布襤褸，也未提着銅鑼和鑼錘。他把破襪袋搭在平日置放襤褸的肩上，臉仰向天，不自然，不放心地邁着脚步；側着耳朵，仔細地傾聽掠過他身邊的每一種聲音。

他記得從家裏走出來會轉了幾個彎，他也知道此刻走的方向是向東，——面迎着朝陽。

風絲里夾來了腐菜葉，烤麵包的氣息，又夾了嚼人的馬的嚼味，馬糞馬尿的騷味。他心里湧起一層欣慰；有淡々笑紋，刻劃在愁苦的眉梢。

老趙，到了東方菜市了，是不是？再往前不就是紅山字會？」

老趙正仰着臉注視那寒空下傲然聳立的，紅山字會落成不久的會舍，聽見孫成發問他，回頭看了一

眼，說：

「可不。前頭就是山字會。」他笑了笑：「來的真不晚，大鐘門還沒開哪。」

「有多少來領的了？」

「二三十吧。」老趙看着擁擠在鐵欄門外一群衣衫襤褸的人說：「我送過你去，你等着領吧。拿住了票，別掉了。我可得趕緊上後海沿去拉車了。」

他把孫成發安插到人群里，又叮囑他小心；然後急急地踏着矯健的脚步走了。

攪着地磚瓦的朱紅圍牆外面，慢慢地增添着領票的人：男的，女的，扶老攜幼，臉上掛着飢餓的神采。嚴寒襲擊，他們全都縮了身子，咬緊牙關，唏噓着。一片噪雜聲在他們中間縈繞，逡巡。一對々

懷着希冀的眼睛，不時從那嚴閉的鐵欄門外看進去，凝視着門內平滑水門汀的地面上堆得山高的地瓜乾。

孫成發呆立着，沒有人走來同他談話，也沒有人告訴怎樣進去領票。他用竹竿點着地，輕輕地向人聲較雜的地方移動了兩步，不意竹竿發痛了別人的背骨，硬着便有一隻脚憤憤地踹他的竹竿：

「我×，你眼瞎，耳朵也硬啦？聽不見這里有人說話？」

他移開竹竿，沒有回話，心里一陣辛楚。他聽見在他的周圍有女人叱斥的聲音，有小孩啼哭的聲音，却也有調談和嘻笑的聲音；但是沒有人理會他。他覺得每個人都

在嘲笑他，欺弄他，於是他想起了老趙，他自己告訴自己，說，如果老趙也在面前，沒有人敢這末奚落他。

是一陣寒洩的大風擦過，却也是人羣起了騷動，他覺察自己身畔清冷起來了，雜踏的脚步，好像都在向同一個地方集中；人聲更嘈亂更激揚。

「開門啦，出來人開門啦！」

從喧鬧的吵嚷中，他聽見了這一個聲音。血液在體內突然循環得急速了。他盲目地摸索着，天寒，衣單薄，心情激動，脚步全微顫起來。在心中，他再度地構繪出那副玄想的畫面，發軔員抬起鐵鑼，用他瓜乾裝滿他的錢袋。

紅山字會的鐵欄門起的有着圖案花紋的黑色邊門，果然啓開了。五個黑衣的警察，佩着大紅袖章，握着細長的警棒，散開來維持秩序。

里邊，水門汀的地上，擺起了兩張條桌，靠背椅。短衣的侍役從糧庫拾來飽滿的紙袋，拆開封口，白湖々的地瓜乾便從袋里傾出。

飢餓的眼睛都興奮而且發亮了，有些在數着：

「一包，又一包，嚶嚶——又一包……」

渾重的脚跟，踏痛了他僵硬的足趾。他退向後邊，石塊絆住脚，險些跌坐在地上。錢錘兒在頭上面抽得空氣震々地響，警察冷凜焦躁的聲響，像斥呵牲畜般吼着：

「靠後！靠後退，再退！」

「往後退，死了嗎？——釘在那兒啦？」

於是，人羣像湧起的潮水，很快地退下去了；山字會的門前騰出了兩步空隙。



新 都 南 京 (刻木) 地 曉 作





北 京 風 景 線 (刻 木) 卓 提 作

他們擁塞地站着，各人挾了舊的綉袋，破的麻包，躑足昂首地注視着那個門口。時光從企望中無情地滑去，朝日漸高，觀象臺報告八點的信筒都已響過多時了。在人群中，有些正低聲地埋怨：

「真急人，這到哪會子才能放？」

家裏孩子還等奶吃，小杏媽自己哪能照顧？」女人的聲音。

「他媽我天剛亮就來啦，瞎等一頭响。快放完了快倒落，野之踏之都還罪。」男人蒼老的聲音。

「……」

不知是幾點，但在孫成發的意識

上，這真是一段長的時候。他覺得太陽光從遠處漸漸近了，晒在臉上已經感到絲縷溫暖；腿亦站得有些發酸，擁擠在他身邊的人，越來越多了；才聽見警察在前面喊：

「後面的再往後退一退，往後退。」

人又往後退了。停了些時，警察又嚷：

「別擠，站開了點！排起來，排起隊來……一個挨一個，排成單行，單行！」

為爭着站列的先後，有些人起了小的衝突。低的謾罵，惡毒的詛

咒，隨着行列的退延在昇降，但都被颯之響着的簾桿鎖得停止了。在簾桿的威脅下，人們聽從着警察的吩咐，一個挨着一個，排成單行。漫長的人的行列，循了朱色圍牆，蜿蜒着，向後伸展。半數的人排起來，已經起過了圍牆的長度。其餘的一群，緊挨地排開，竟已拖延到另一條馬路上去了。站在後面的人，翹起足跟，祇看得見一行依偎在路旁住戶高垣下的參差群衆，却看不到中字會的紅院墻，更看不到黑色的鐵欄門，鐵門內堆得山高的地瓜乾……

孫成發踉蹌地隨着前面退下來的人群向後移動。他不知退後了多遠，也不清楚此刻自己站在什麼地方。許多人，彷彿是才起來的，都擠到他的前面，將他擠得再度地向後面。他咳嗽着，用了差不多是哀憐的聲音，拍之前面人的肩膀說：

「先生別往前頭擠，我先來的！」

前面的人却粗魯地回轉身來，橫地：

「我愛麼！誰叫你不往前頭去。」

接着又扯了喉嚨問站在隊外的一個女孩叫：

「小桂媽，快上這裡來，過來站在

我脊梁後頭……不要緊，他是個瞎眼！」

果然，在悉索的脚步聲中，又有一個身子擠在孫成發的胸前。他有些惱怒，憤懣地向斜邁了一步，預備擠到前邊。

前面的人緊之地擁擠着，不肯退出一點空隙讓他進去。不知是誰，揚着尖拔的聲音，推了他一把：

「喂，瞎子幹什麼你！你憑什麼跑到前頭來擠！」

「我先來的，我原先站在前……」

沒有等他說完，一條簾桿沈厲地抽在他的肩背上。接着，就有一隻戴着白棉線手套的強壯手掌，揪着他的胳膊，推搡着，把他擠到行列的末尾：

「老頭瞎鼻子瞎眼什麼，早晚還沒有你領的麼？在這裡站着，敢再亂擠，擾亂秩序！」

戴白手套的人，拿着簾桿，到別處去維持秩序了，前面的人便回過頭來，揚起一陣鬨笑。

「不講理！」孫成發委屈地喘着，鼻腔一陣酸冷，連接打了兩個噴嚏。

前邊又有幾個人鬨笑起來。一個女孩子的聲音飄近：

「愛吃，還沒等領着就愛吃？」

剛才抽打老孫的警察，又從前面巡行到這裡來了。他底手裡捏着粉筆，挨次在每人的左肩寫上阿刺伯字的數碼。

「九百七十一，九百七十二，九百七十三……」他寫着並且念着。當粉筆頭重重地落到孫成發的肩頭時，他聽見警察喘息了一聲，清楚地喊着：

「九百八十五！」

「九百八十五！」他重複地讀着這個數目，心裡想起剛才老趙告訴的人數，不覺地擺了擺頭。

「拿出賬票來！拿出來，各人把賬票掏出來。」

跟隨着這個號令，許多乾瘦的，凍裂的手，都掏出了自己的賬票。孫成發也拿出自己的賬票，握在左手裡。

站在最前面的人們，已經開始排着隊伍走進鐵門，領取各人應得的賬品了：將賬票交到穿黑呢大衣的施賑員手裡，聽見他喊出的斤數時，兩個工人，便用鐵線錘了地瓜乾，放在簾筐裡，傾入捧開了的口袋。施賑員不耐煩地蹬着怕冷的脚，蹙緊眉心，隔着深度的近視鏡片，讀賬票上的數碼。工人，呵着氣，用着鼻涕，兩隻腳輪流地擡起來，跪縮到另一隻腿彎裡取賬；額上却已油亮的閃着一層汗珠。領賬完畢的人們，彎着腰，荷起半滿的口袋，愁苦面頰，抹上一層欣忭的笑容；從另一個出口回到街上，各自走回家去。

十二點的信笛響起時，九百多人的行列，才減少到三百多。孫成發站在隊伍里，留神地傾聽着每一種觸着他耳膜的響聲；他仔細地，在聽到前面的人向前移動的聲音之後，也趕快邁進一步。他聽着別人的談論，所以他也知道輪及自己進去領賬的時候還早。陽光由斜射漸漸移到人們的頭頂上去了，他把身子緊倚着路側的石牆，想休息一下；在前面却有一個消息傳過來：

「頭响不發了，放賬的吃飯去啦。」

過午從一點半才放。」

他頹然坐下，心深處昇燃起莫名的憤懣。傷風未愈的鼻腔，又塞塞得透不出氣來。他側起耳朵，人聲比起初更嘩亂，彷彿有許多人已離開隊伍走了，又彷彿有許多人已進隊伍來。他坐在地上，向前伸挨了一下，又碰了前面人的脚脛，原來前面的人仍舊站在那裡，不捨得離開。



趁早別回去了，飢餓就在這裡買個餅子吃，省的回來晚了擠不上去。

許多人都這樣計議着。所以隊伍裏沒有分散。依然長蛇一樣，繞着紅十字會的院牆。

雙個賣小米餅子和發麵麵包子的小販，一手挽着籃子，一手提着手壺，從孫成發面前走過，往返於領賑的群眾之間，招徠生意。孫成發嗅到了麵食的芳香，也意識到自己餓了多時了。他放下竹竿，將手探進衣袋，想在那裏面找到張分票或角票，但袋內空空的，祇有一團碎舊紙，幾根火柴和一個紐扣。因此，他下意識地扭轉了頭，故意避開那些站在近前賣食物的人。

午後，風息了，天空却沈沈地起來。凝凍的灰色雲，像被繭繭，層層疊疊，大地上一片不見一絲藍色天光。

放賑開始，是在兩點以後。下午的工作似乎緊張了一些，但也疏忽了一些：隨賑員不再細心地核對賑票上的號碼和姓名，工人們也懶得去仔細計較多一斤或少一斤的數量了。

孫成發很高興下午放得這末快，因為他覺得這樣自己也許有把握在光亮以前回到家裏；然而最後他欣慰的，却是在他的背後，居然也有兩個等着領賑的人站了。從那說話聽不住風的唇邊上。他辨得出，她們是兩個年邁的婦人。依然是算盤嘩亂的氣氛漾漾在四周，祇不過因為氣溫的降低，人們唏噓，顫抖的臉容，比談話反調升高了些。

當孫成發向前移動着摸到了出字會細微的紅牆時，天已經開始昏黯了。饑餓，寒冷，他的牙齒碰得咯噔地響。腿上一片冰涼，兩股也在索索地顫。聽見賣包子的從面前低呼着走過，他艱難地喚住了他：

「掌，掌櫃的……給給我碗熱水喝吧……」

賣包子的人，看了看他凍得青紫的臉，有些憐憫；果然蹲下來，找出掛滿水銹的粗磁茶杯，從套着棉單的鐵水壺裡倒一杯熱水遞給他。他放下竹竿，也放下了賑票，兩隻失去知覺的，緊攥住了茶杯，貪婪地吮吸着有鐵銹氣味的白水。喝完後，他感到了些微舒緩。

「謝，你，掌櫃的。」

懷着無限感激的心情，他交還了茶杯，虛促地彎下腰摸起竹竿，跟着走到前面去了。賑票被遺在地上，祇片刻，便被另一隻手拾去。

「賑票，拿出賑票來看……」

站在門邊觀察，攔住了向裡面摸索着走的孫成發這樣說。孫成發一怔，才發覺自己的左手已經空了。我的賑票……他又伸手去摸衣袋。決的罷，電燈都亮啦，告訴你你早拿出來，就響，聽不見！——後面的有票嗎？有的先進去。三個一塊進去吧，一塊。」

「我怎麼能管得了這些事？」

「先生，求你可憐可憐我，這大年紀了，眼又瞎……我等了一天了，先生！」

沒有人回答他。祇聽見警察的皮鞋聲，響地敲着水門汀，走進鐵門裡面去了。

他雖然立着，不會說，也不會動。他心里想，也許警察是進去替他說去了，也許會有人可憐他；喚他進去領一點賑糧。但是過了些時，祇聽見兩個婦人喘息而且吃力地抗着口袋，悅意談笑的聲音，和一個男人負重喘着喘調的聲音；之後，轟然一聲，鐵門緊之地關起來了，裡面的人扣上了鎖。

「低空有寒鴉變然的哀鳴掠過，菜市前的馬群裡揚起一陣悠長的嘶叫；天黑了，細小堅硬的雪粒慢地灑落下來……」

「先生，西廣場往哪走？」

「先生，這是什麼路？往哪走是西廣場？」

「怎麼才回來？」他關切地問：「餓了多少？」

「錢禿子往嘴裡填了一個乾蠶豆，也從炕上跳下來，喜滋滋，揪住老孫的衣袖說：『老孫領了多少？見見面，分一半！』」

孫成發無力地搖了搖頭，發出一聲裂心的太息。

老趙看了看搭在他肩上的空麵袋，又藉着燈光，注視着他頹喪的神色。他用肘頂了錢禿子一下，嚴厲地向他擺手：然後問孫成發：

「沒領着？」

「沒和當事的說？」

「沒人理。」

「吃飽了？」

孫成發搖了搖頭，突然躺到炕上嗚咽起來了。禿子嚇得伸一伸舌頭，又爬到炕上去嚼他的蠶豆。老

趙從吊鋪上拿下一個熱烘烘的餅子，遞在老孫手裏，又在他另一隻手心裏放上了兩個藥片。

「老孫，難過什麼。」老趙懇懇地指了指王小五的空被褥說：『你看人家王小五，不滿二十的孩子，拿着一晚上當白大過，也他媽的一年三百六十日過去了。這點事也值當的哭？』

「老孫，難過什麼用？那怕一天掙了一天吃，還是自己掙的吃了糧當。——莫指望旁人給。旁人給能吃幾天？」

「……」

「別糊塗，夥計。把餅子吃了。再吃上點發汗。歇着鼻子喘氣，還得指着你自己的身子。」



母與子(木刻)

葉未行作

# 戰時國際法

鄭吉山

## 第三款 間 諜

(一) 意義 何謂間諜？依陸戰規則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凡以詭密行動，或虛偽口實，投入一方交戰者之作戰地帶內，探集或謀探集各種情報，以報告於他方交戰者，是為間諜。依此定義，則所謂間諜者，必具左列之四要件：

(1) 必用詭密行動或虛偽口實 此為間諜最重要之特質。如間諜是一個兵士，則他必是改裝的，如公然着軍服，進入敵軍作戰地帶，探取消息者，是為斥候 (Scout)。一個兵士不改裝，因非用詭密行動或虛偽口實，探取情報，故不能視為間諜。斥候享有戰時一切之權利，如被捕獲時，只以俘虜待遇之。

(2) 必在他一方交戰者之作戰地帶內 如日俄戰爭，法人布若安潛居日本內地，探取情報，報告法國。北美獨立，英人安得烈，常往來於美將阿諾爾得 (Arnold) 之家，刺探軍情，轉報英國。此種行為雖不免於犯罪，但非在作戰地帶內的行動，與間諜之要件未合，故不能視為間諜之行為。日本將法人布若安之案件，付於國內法院裁判，其處置可稱為得體，但美國因英人安得烈未着軍服，竟認為間諜，處以死刑，究非適當之處置。

(3) 必有通知一方交戰者之意 如乘輕氣球或飛機以觀戰的個人及團體，因為缺乏通知一方之意，故不得視為間諜。即令利用無線電或海底電信，以傳播新聞者，因為散佈於社會，而非專報告軍隊，乃是戰地的從軍記者，亦不得視為間諜。

(4) 必正在着手探集情報，或將欲着手探集者 如公然執行傳達書信之任務者，或聯絡一地方及一軍隊之交通人員，皆無關於敵方之軍事消息，亦不得視為間諜。凡具有上述之四要件者，不問其為軍人非軍人，將校，或士卒及國籍之如何，即可認為間諜。

(一) 處罰 間諜在國際法上並無禁止的明文。交戰國得利用間諜探知敵情，不算為違法。但交戰國亦得設法防止敵軍間諜，捕獲嚴罰之。依國際慣例，間諜被捕時，以軍事犯論，通常處以死刑。交戰國處罰敵國間諜，具有左列條件：

(1) 必以現行犯為限 因為從事間諜者，往往以敵軍防範森嚴，不易着手，有臨時改變為斥候，如改變後仍被捕，則應以俘虜視之，而不以間諜看待。又間諜既達其目的，歸還所屬軍隊以後，即令其後被敵軍捕獲時，仍依俘虜處置，不得追究其從前間諜行為，加以處罰。故處罰間諜，必限於現行犯。但非軍人的間諜如日後被捕時，仍得處罰之。

(2) 必經軍法處之裁判 昔時交戰者往往捕獲嫌疑者，未究明其行狀，而先處以絞刑，因此被誤殺者，亦所難免。故陸戰規則第三十條規定，捕獲現行間諜時，非經軍法處審判者，不得處罰。

## 第四節 軍事佔領

關於領土佔領的規則，皆規定在海牙規則第三款。此一款大體被認為現行的國際法規。

(一) 佔領之意義 依海牙規則，凡交戰國一方軍隊，侵入他方交戰國領土，排除敵國之權力，而事實上將該地方置於自己之權力之下者，是謂之佔領。此種佔領必須具有實力，所謂紙上佔領，是無効的。(佔領只及於權力已經確立，而得行使其權力的地域)。佔領地方的軍隊，必須具有實力而能堅強的維持其權力。

依上述之定義，佔領具有左列之要件：

(1) 被佔領土地者為敵國之領土 如奪回自國被佔領之土地，不得謂佔領，祇稱為領土的回復。

(2) 實施自國權力於佔領地 佔領與海上封鎖略同，皆以實力為本位，必須於佔領範圍內，能實施自國充分的權力，不能如古代以無實力之宣言行之。

(3) 驅除佔領地之敵國權力 交戰國非用實力完全驅除佔領地之敵國權力者，不得謂佔領。例如在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德國主張自國飛行隊，偵察隊，及進擊隊所通過的地方，皆為佔領地。這是國際法不承認的，因為德國尚未能施行其實力驅除佔領地的敵國權力。

(二) 佔領地之行政 舊學說主張佔領地為佔領軍所屬國的領土，認為佔領與完全征服相同。隨後產生暫時主權說，認為佔領者對於佔領地取得暫時的準主權。佔領地的人民對於佔領者負有暫時服從的義務。但現今之學說，則認軍事佔領非主權之移轉，佔領地仍為被佔領國的領土。故佔領軍只有行政之權利，未能取得佔領地之主權。因此，佔領地人民有服從佔領軍之行政之義務，佔領地的合法政府，在佔領終了之後，亦不能不承認佔領者的行政。

佔領者只有行政權，不得合併佔領地，獨立獨立國或分割為特殊的政治單位。一般的說，佔領者不得採取永久的確定的變更領土地位之權限。

關於佔領地的行政，應當特別加以注意者，有左列數點：

(1) 秩序之維持 佔領者為確保公共秩序及安寧起見，應採取其範圍內的一切措施。此時佔領者除絕對的必要外，務須尊重佔領地的現行法律。

(2) 人民之權利 佔領者不得廢止或停止佔領地人民之權利及訴訟權，亦不得侵害其生命，財產，身體，名譽，及宗教自由。

(3) 徵稅 佔領者徵收租稅時，務須依據現行徵稅規則。佔領者徵收租稅時，負有照前政府支出的程度，支出佔領地行政費之義務。

## (三) 對於人的處置

(1) 官吏之進退 佔領者得撤換佔領地之官吏，亦得允許其繼續執行職務。但依通常的慣例，佔領者皆保留軍務官，除非他們自己逃亡或拒絕服務。佔領者得令他們為服從的宣誓，但不得強迫他們為臣服之宣誓，並不得強迫其以敵國名義執行職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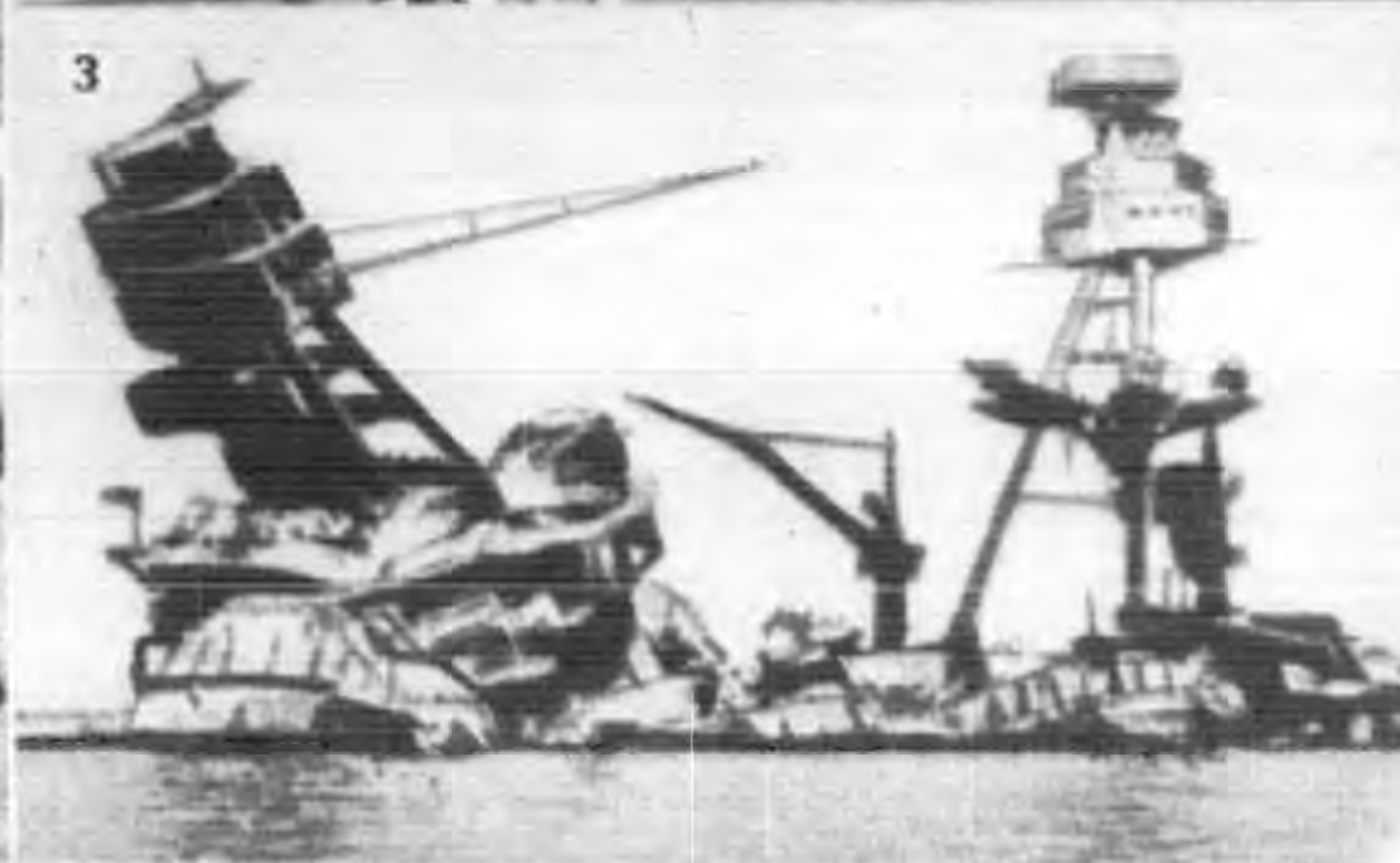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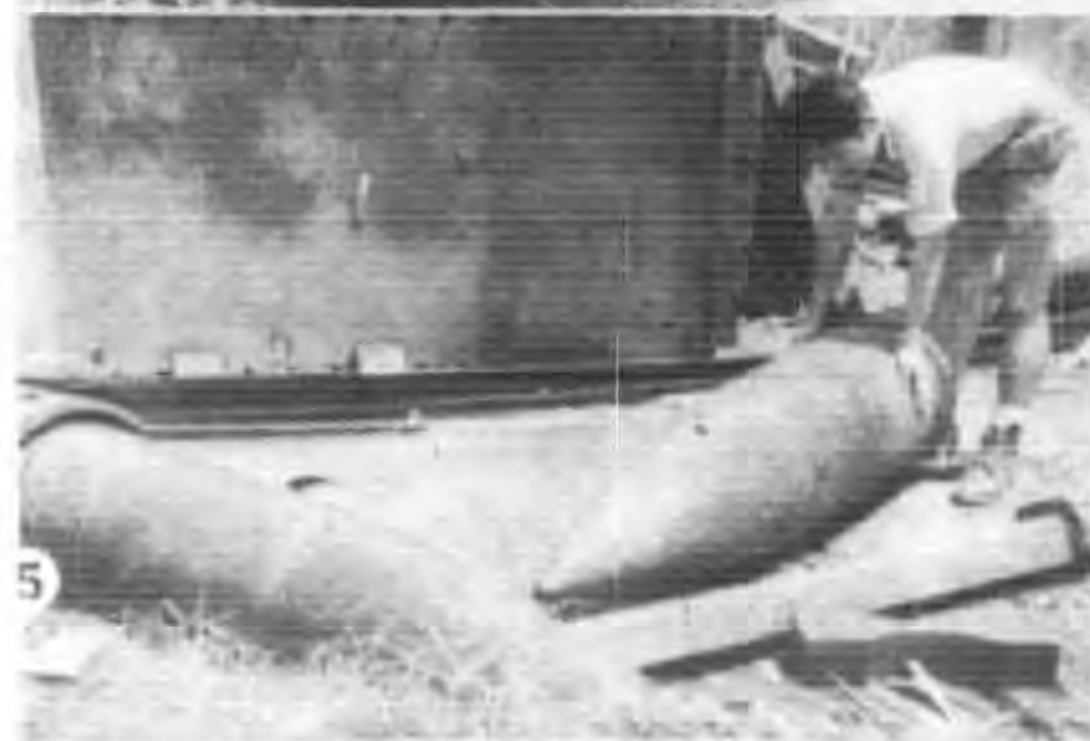
至於司法官吏，佔領者得依其願諾，使其照常繼續執職。關於陸軍犯罪之事件，可適用佔領國之軍律及陸軍刑法，而以佔領國之名義判決之。關於民事刑事之裁判，可適用被佔領國之法律，而以被佔領國之名義判決之。

(2) 作戰行動之強迫 佔領者不得強迫佔領地人民參加敵對其本國之作戰動作。開戰前在佔領者所屬國服務者，亦如此。所謂作戰動作，究竟是否包括戰爭後方的工作，例如軍用道路，砲壘，橋樑之建設等？關於此問題，從來學說紛歧。但一般的慣例皆認為作戰動作的準備行為，而不認為作戰動作之本身。

(3) 情報之供給 佔領者不得強迫佔領地人民供給關於他方交戰者之軍隊及防禦手段的情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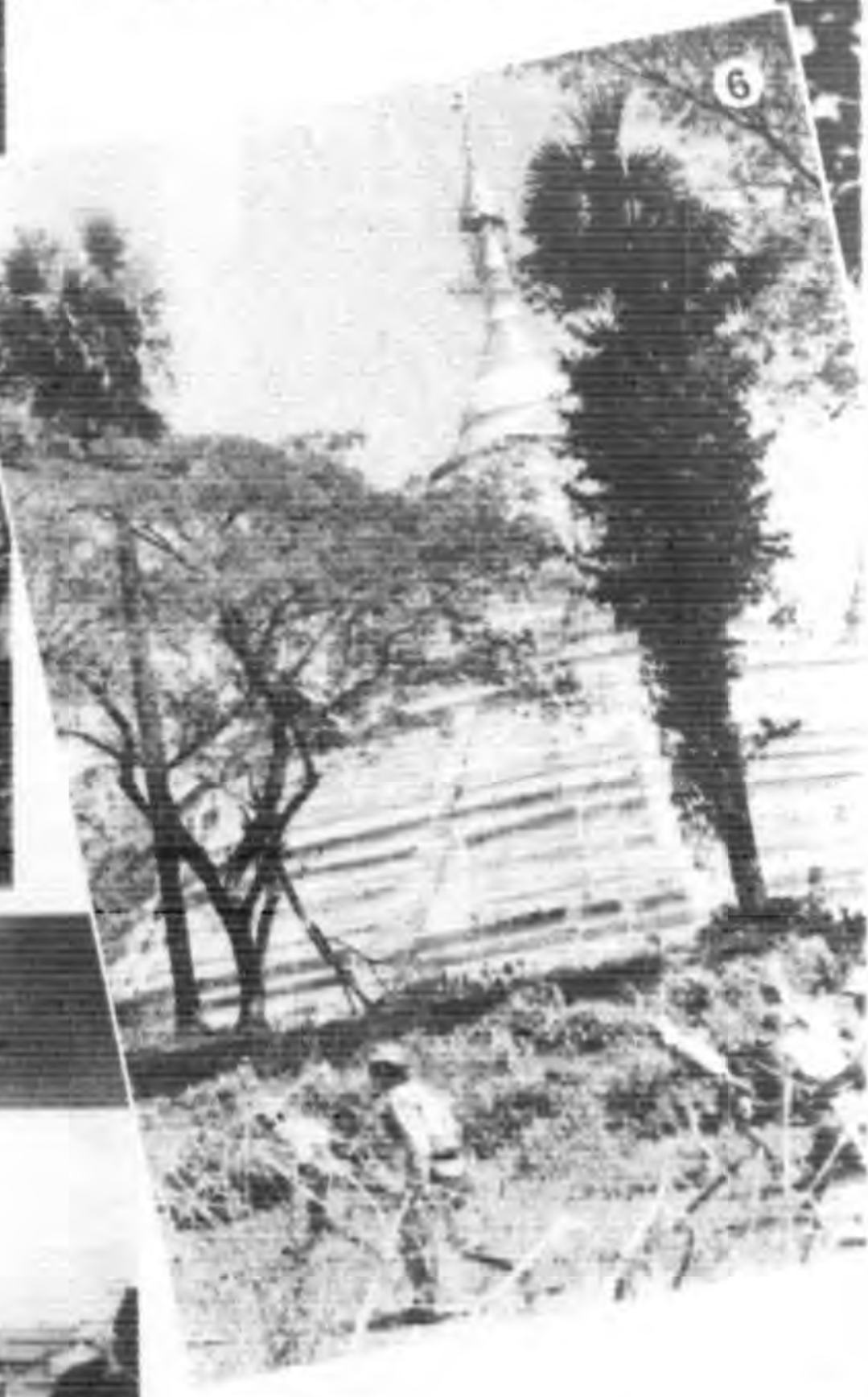


8

日軍開戰未及四個月，即佔領了南洋羣島及緬甸，驅逐英英於東亞之外，可稱爲二百年來歷史上最大的勝利了，本頁照片均是各地勝利的記錄。●在馬來聯邦的俘虜群（陸軍省檢閱濟）●出動前線的緬甸義勇軍（陸軍省檢閱濟）●在真珠灣被日軍擊沈的阿利左那號主力艦的殘骸（美國方面發表由柏林電送）（海軍省檢閱濟五六五號）●昭南島（新高坡）布其的馬亞塞三十五吋大砲的殘骸及砲彈（陸軍省檢閱濟）●西塔河西南方喇喇塔附近突進的橋本部隊的勇士們（陸軍省檢閱濟）●山下最高指揮官在昭南島觀察武器接收的狀況（陸軍省檢閱濟）



9



6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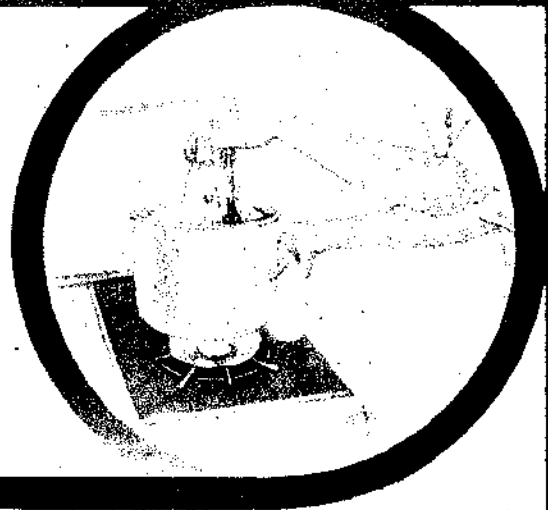


●全荷印降服時歷史的會見，前列中央爲荷印總督斯他爾根波克，右爲日軍○部長（陸軍省檢閱濟）●自馬來來的荷印的投降軍使總督一行（陸軍省檢閱濟）●由海岸燈塔上用望遠鏡瞭望昭南全市的山下最高指揮官（陸軍省檢閱濟）

世界馳名家庭靈藥



# 面速力達母膏



在世界上

有一種聖藥

牠對於一切外傷及化  
粧用是最有功效的，  
是諸位所不可缺少的，  
諸位知道牠是什麼藥嗎？  
牠就是世界馳名的皮膚良藥面速力達母膏。



諸位女士們！

天高氣爽的春天，已經來到了我們人間，諸位！在這春天裡，如旅行或出外遊玩，或是作戶外運動，倘若一時不加小心，受着外傷，或是受着了燙傷的時候，請塗上此藥於患處，隨着牠那強大的殺菌力，可亦時治癒，所以請諸位快購買面速力達母膏來使用吧！

主治

感力	脚脚	濕濕	費費	外外
同傷	氣氣	疹疹	傷傷	傷傷
士士	咬咬	毒毒	牙牙	頭頭
女女	化化	傷傷	蟲蟲	病病
化化	傷傷	蟲蟲	病病	痛痛

定價  
二角五分  
四角五分  
九角五分

面速力達母膏總經理處

北京東交子胡同二十二號  
奉天千代田通三十五番地





# 本刊三週年紀念大徵文當選作品

生來是不幸的，這在我無疑地已經注定了。但現在想起來，所以今日的繞幸却是正因為了過去的不幸而造成。

那麼不幸給與人的動力是怎樣的強大因而證明了。

本來不願意涉想到過去，而過去的儘可以過去，我也切望這雖然是儂伴而仍在苦痛中的現實變成過去，永遠地死滅，永遠的消逝。

了自學的棋局，而以後的一切正是一個滿好的環境。

父親遠々地流走了，爲了生活母親是到城市的大人家去售人乳——我那初生僅有的食糧，我不單失去了它，我還失去了母親整個精神的看護，使我孤寂地寄養在外祖母家裏，度着吮羊奶的生活，那時我僅々地出生三個月。

我底生命的活力是大的，大的好像不可以消滅，縱然重病屢次地侵襲，但我却終於慢々地長大起來。

六年的日子是在無意中迅速地滑走了，脆弱的心靈，長期地吞噓了人生的傷痛，那傷痛是興奮了我簡敏的思想決定要創造我底新生。

思想，行動是不會擺脫了環境，四周予以刺擊的結果，迸發了我向學的心——我底近鄰家房子前是一座官立小學（現北京市立報子胡同小學）——雖然那向學的目的，一半是在羨慕着學校裡有滑梯，曉々板，風琴，唱歌，但主要的仍是一種知慾上需要的表現，是兒童一種正當的心理，但一切的不可能，我只有充

## 自學生活

### 如水

但這裏需要我底過去——過去是可以辨證了我底不幸和在不幸中由於自學而得到的新生。

新生是一個結了痂的舊瘡，爲了過去的判證，我要它再淌一次膿血，受一次創痛。

有如安枕在病床上的被麻醉者，我敬待着醫人的開刀。

像剔剔的殘貨一樣，我被甩置在一個飢餓的家裏，這初生的幼芽，却早已感受了人間的苦痛，細小的生命開端正是佈安

母親由於奶媽變成看媽，這自然是幾年勞苦的結果，家仍是在窮苦中掙扎着，父親仍如往日一樣流落的連信息也沒

有，生活程度逐漸增高的狀況下，爲了維持外祖母和我的溫飽使母親擔負很重了，自然決沒有力量再供我小學，我只有常常失望地去目送那些着了制服的孩子們的背影。

母親所在的家裏是一個相當高貴的家庭，那位小姐——我底幼兒食糧侵奪者——因襲了父兄的財勢，安穩地坐在家中便受到了啓蒙的教育，每看到母親看管她溫習一切常識，國語，修身的時候，我底心說不出是什麼情景，母愛的佔有，求知慾的衝動，一切塞滿了我六歲的童心。

母親究竟是偉大的，在一個舊時代的未受過教育的女子對於事務的理解，有時會和具有相當學問一樣，就是現在想起來，也令我佩服。

從小姐處借了幾本被讀殘了的書，最初是由於母親死記的傳授，母親是聰明的，在看管小孩讀書的時候，却受到了和那小姐同等的教育，這教育又輾轉地教授給我，我底求學是多麼不易啊！

那是已經煞費了莫大的心血呵！母親既寄居在那大家庭裏，因此這微渺的一些啓蒙學問，也全是我問了長途的跋涉到那大家庭去學

習的，母親是不能有一個機會到那家裏來教導我，爲了學習那些有時我們曾生了許多暗氣，因爲我時常去，人家會疑

問。

## 青年課題正選

★心我們娘倆或許偷去了他們什麼東西！每次到母親處去和牛底反芻胃一樣，我底腦中突然填滿了一些拉雜的知識，算術，社會，一些生疏的方字，每一次的填充，給我數日溫習的機會，甚而母親給我留出了許多的問題和作業來，預待着下次的複

這樣的日子，僅過了一年餘，然而我底進步却已經很驚人了，雖然母親是不給我笑容，甚而時常加以責打，但現在想起來我是惋惜着那個時間的短小，因為無論如何我還可以得到一部分失去了的母愛啊！

母親隨了主人家到大連去，這自然是爲了生活。遭刺了我和老年的外祖母留在這古城裏，雖然年幼的幼小尚不能體會出離別的愁緒，但對這不能讀書識字的事是抱了莫大的悲哀，因爲我底頭腦中只注定了『好念書長大作了大官孝順媽』。

× × ×

離開了母親，我更失去了僅有的依靠。然而念書的心仍在我心中縈繞着，照例每天要自動地寫二十紅格和三行小字，由於房東老頭總曾記得我拿了一本論語集註獨自坐在路旁樹下的一口淺井邊絮絮地讀着——『……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傳不習乎……其爲人也……』

日子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滑走了一些。

居然有優待的專發生了，一個大學附屬的平民夜校（好像名目是俄文法政學院貧民夜校）我抱了極大的勇氣去投考，結果錄取了，但在我志願所人的四年生，不幸被減低了一年，這樣我每天也變成了一個抱了書包匆匆走着的學生了，這是一個極端着久遠久遠的夢，現在那甜美的夢中開了一隻艷麗的花朵。記得每當夕陽西下，一羣冷月初上皓空，街日復冷的涼風，遞送着纖小的沙礫向響着長長的哨子的聲秋初夜時候，我瑟縮地踏了蹣跚步調奔往學校，歸來却已月到天心夜隨人靜的時候了。

我的確爲了求學身體遭受了許多痛苦。

這樣狀態下勉強地完成了我底初小教育。家庭是無力供給我升學的，母親仍在遠方而，母親寄來的錢也只夠家庭應用，同時一個大學所附設的學校是試辦和普及教育的性質，是爲了學生實習而設立的，一切的開銷是由於學生自治會募捐而得來，夜校學生的一切習紙張完全是由學校供給，每個先生都是很盡力的教着，由於他們資質的優越而造就出這般學生的程度也異乎常人。

可惜是種々原因的限制不能辦得高小，我也就因此而輟學，這是多麼慘痛啊！一個剛得到求學機會的孩子，被命運的支配而又被鞭逐到另一條路上去，這得當想起初小畢業

典禮的情景，心中會不自然地傷痛起來。

畢業是我初小求學的高潮，也是一段不幸的開始，無論如何那究竟是我不能遺忘的一片記憶——

廣大輝煌的禮堂裏本來這是爲了最高的學子所預設的，暫時却被一群可憐的孩子佔有了，他們靜々地坐着，默聽着先生的訓話，先生在祝頌我們前途和勉勵我們的努力，我底心是熾熱着，在幻想我受領名譽獎狀的姿態，我默禱着畢業生的答詞，我底心顫動了。

那僅是一個甜美的回憶啊！而命運的痛針早又深一步的刺到我底心裏，我被送到一個極其寒去當學徒了。

學徒時所感受的一切，現在我幾乎都不敢回想，每個記憶，每個事實，都傷透了我的心靈。作飯，抱孩子，拿夜壺，其中伴奏着的是挨打，我嘗受了一般學徒所應該嘗受的一切，這僅是生活軌外應有的副差而已，正事是每天要去和關東，蘭花，高登州，小葉，以及大聯珠，小粉包，地圖牌去打交待呀！但我相信，雖然在這樣的環境下，我仍增加了我自己的學問。

每天只有睡覺是我唯一的希望。

名目上是睡覺而實際上是體上的事情完了，按上門板，大師父，二師父賬目完了，掌櫃預備人睡，各人可以得到自由的時間，這時人們就請之睡覺。

睡覺我可以幹好多的事，我要和二師父去學珠算，學珠算是依了人家的臉色而問的，不見得每天都有學習的機會，自然複習的時候多而我總要偷々地點上蠟燭看書，然後纔真正的去睡覺，爲了看書會記得一次蠟燭倒了燒着了一包火柴被掌櫃知道了，我挨了一次毒打，現在頭上的長髮下，一個如黃金般的疤痕仍在掩藏着，當時的情景真叫我難忘啊！

學徒的時期裏；我學會了加減乘除的珠算，我一知半解地讀完了水滸傳，三國志，小五義，三俠五義……一些俠義的小說，四郎探母，二本武家坡，玉二姐思夫，朱寶臣休妻等一些唱詞。

從那些雜碎的書本中，我得了許多知識，我明白了許多事情，我又認識了許多我所不認識的字，我底一切的確有相當的進步了，每當母親誇我寫的信如何好的時候，我是多麼的高興啊！我時常村撰出許多離奇的故事，回家的時候講給外祖母聽，外祖母的微笑，會給我十二分的得意。

我已十三歲了，在那破舊的煙莊中，已經渡過了兩個寒

暑，雖然受了這兩年多的罪，然而我畢竟不是初小畢業時的我了，我是俱有寫信，算賬，看報一切的能力，我不遜於一個高小的學生，最低限度我底顏面真大抵是比他們寫得還真起勁的，在掌櫃的眼光看來，認爲我是一個較好的孩子，有時會得到他另眼的寬待和原諒。

一線生機來了，這是我所以變成現在的生機。遠離七二歲的父親突然有信來了，信中問到家庭的一切，並且說他底生活最近是比較富裕的，而在那長得有如他流亡的時光一樣的信中，述說了他十二年中作了乞丐，當過降夫，最後是在長江中流的一個繁華都市混着，一個稅務職員的事情，最後說在以後可以寄錢到家中。

當父親接到我親筆所寫的信時，我不能揣測地底心情，但從他底回信上，我知道他是抱了一片極大歡欣的，寄了一部分錢來，叫我到初中去，我底環境突變了，我發現了我底父母全在爲家庭掙扎着，我是孺子，我又在上帝的憐憫下，考入了北京市立三中。

× × ×

恢復了求學生活的我，自然更加倍用功，縱然有先生領導着，然而在堂下我會費了心機去參攷溫習。

我總算得到了免費的待遇，爲了保持我的名譽和學額起見，我要向各方面努力，身體自幼是衰弱的，無疑地是營養不良的結果，我在運動中發覺了我底力量，我開始身體的鍛鍊。我底心中充滿了人生荆棘的傷痛，環境壓迫的苦悶，我要宣洩在我心中貯着黑暗和恐怖的叫吟，我獻付了極大的感情與文藝，讀小說習慣讀改，我遍讀着新文學的名著，魯迅，老舍，巴金，冰心，諸多的作家，我都熟悉着，雖然我不見得明瞭他們寫出的思想和寫作的背景，但我都多少有一番的感愛而對事實和詞句有一番的記憶。

讀的多了，環境刺激的發生，自然會寫出一些心中的苦衷來，我在閒散的時間，拚命的讀着，寫着，我完成了厚々的日記，間或有一兩篇投向新少年，新中學生，德伴發表了，更給我莫大的鼓勵，於是把所得的報酬，全部買了我所羨慕中的書籍，雖然我底眼瞼近視了，戴上玻璃片，但我也仍舊讀着，因爲只有讀書，寫稿纔是我孤獨的生活中真正的安慰。

一切進步是很快的，三年的光陰，終於一寸一寸地離走了。我底生活是苦痛和疲倦織成的一個網，間雜了許多個極端的片斷，片斷究竟是什麼呢！我決不能這樣幸福下去，片斷

的片斷，片斷究竟是什麼呢！我決不能這樣幸福下去，片斷





於揚子江的航輪上染了極重的赤痢，一句話未說很快地離開這戰亂的世界了，而屍體已埋葬在巴東的義地上，這消息是多麼痛傷呢！我曾數夜流着思想的熱淚。

在空虛悽傷痛楚的生活中，我底意志薄弱了，整天地三個月失去了生活的正軌。

春又來了，她又帶來我底新生與希望。

母親跟隨那大家庭的主人回到北京了，大家庭的主人作了臨時政府的高等官吏，母親底收入是比較豐富些，我底環境漸次的好轉起來。

二十八年夏，由於一位初中歷史先生的介紹，我以免半費的資格插入平民中學高二年。

X X X X X X X

高中底生活是我長久渴望着的，它曾在朔風凜冽的夜半，給過我香甜安祥的夢境。

希望到底被提到事實，這許多苦痛中底遐想所織成的現實，究竟是遺留了許多陰鬱的陳跡。

在陰鬱的光陰是流洩得更快的，一個年頭扯去了，我底高等教育也就在這轉個不捨中斷去。

得到了求學的經驗，我尤如一架北風季的風車終日轉轉，說起來更會想起我底記憶。

好像是爲了紀念伊人——伊曾給我寄過一封信說「伊從滬上已經轉行到內地，伊已經就讀在昆明的南渝中學——我仍到圖書館去，但大都在下午課後。

熟悉的環島，騾動有如伊人欲語時而翕動紅唇的池水，在朝陽夕照，一片黃金的渲染下，你會更覺得它美麗誘人。

彷彿是連風——也許是中秋以後，我印象底美跡過多了，它們好像在一起混迷着我底眼睛，甚而好像在那裏我會遇見一次北風底初雪。

我是讀着太史公的總著，因爲從那些本紀、世家、列傳中，我可以知道每個古人特有的天質和由於那天質所造成他一生不滅的事實。

每讀至痛快淋漓而對自已加了悔恨詛咒的心境時，我驀的立起，蹣跚在那坊草迷荒的小徑中，回想那飄走的一切，在感情迸發的時候，我熱熱地滴過蒼蒼的酸淚。

我大聲唱着家裏的歌。海面送來微荷味的涼風，披了我澀澀的音調送到館後院的

一家病院裏，熟識了我背影的病客，掀動窗幃，給我一個悽然微怔的面孔。

我坐在近海的岩石上，朗誦蕭屈原列傳。

冬隨了幾度狂風和陰雨來了，我不能再到那冽風襲動，晶瑩皆冰的海岸了，我只有擱在漆暗的斗室，忍了煤氣，做我所要作的一切。

北國冬季是長的，它麻痺了我底記憶。

天暖了，天氣底突變中，我匆匆地忙著，天然到了極端，我高二生活完結了，我底一切也走到了我所預想不到的極端。

那極端也就是我現在生活的開始呵！

X X X X X X X

矛盾而生，矛盾而死，生死之間矛盾的一切，我黯然地領會到我生途之軌跡。

我似乎是發了一陣半癡瘋，我曾昏厥了一刻。

本是抱了窮然從事的心，確定了嘗試與猛浪，我報了名師範學院史學系）自然是一點希望不敢存有的，因爲在實質上我就是一個低能兒，何況我又欠缺真實的把握呢？

爲了家庭瑣事的結果，使我忘記了那考試的好壞，我買了夏日的淫雨，暴烈的陽光，整天要到西郊去看管工入起陵

「新北京建設的計劃在京西郊地方要建築文化遺產普通的聖地是收買歸官的」直到暮色沈沈，原野變成一片灰暗的時候，纔拖着倦解的身體，懶洋洋地踏踏折回城市的步調。

事務的雜亂，有如一堆欠存<sup>々</sup>的麻團，它使我忘掉了一切，但有時想起取中與落第時，會像在麻團中突然發現一顆對一標地刺痛我一下。

一張報紙，帶來我無限的希望，衆多的僥倖者中，我是一個更僥倖的人，我艱難地跳動了三次，當我被榜上我底名字以後。

我底新生開始了，我懷了一顆恐懼，怯弱的心，到這新環境來，我茫然地低頭去努力。

大學生活，無非是窮困的生活中更激奮的爭鬥。臨時政府合流，中央政府成立，媽又隨那大家的主人，隱居到華北一個濱海的都市裏，由於政客的失意，我底生活也漸<sup>々</sup>迫於不得已。

最少在另一方面我是滿意的，我忘去了家的牽掛時，我覺出我真是「天之驕子」。

興趣與志願的驅使，我進門二星期就從史學系轉入地學系；學些地質與地理我以爲比史學實用些，雖然它也不是我切望着的真實學問。

地學系鋪點是少的，可以有一部分空閒來做其他的事。我仍在繼續地寫作着，雖然發表的記錄少，而我是決不計較的，我這樣想最低的效果，我是發洩了一次苦悶而取得一次暫時

的痛快。

在大學底圖書館中，我搜求文學名著。

別人的評論是我有神經病，因爲我總是沈默着，有時說出一兩句別人以爲新奇的話，但那是極少的事。除了寫一些東西，就是躺在床上看，不然就是圖書館；在交際很生疏却有時對人很熱誠，這一切的矛盾現象造成他們心目中整個的我。的確他們是不明瞭我，他們更不能洞悉了我的苦悶，我羨慕他們生活底一切，因爲他們都是每月有從遠地鄉間寄來的匯票。

經濟的不充裕是可以毀滅了一切。

母親來信說她供養一個家，雖然是一個簡陋的家，但她已經很吃力了，最近恐怕沒有能力供我，因爲她仍是一個操着洗衣服，看管孩子的老媽子呵！我悵然地想「我又要失去了求學的機會」。

由於不幸而產生的僥倖又來了。

大家底主人，對我起了憐憫，以他底力量和他底朋友的幫助，我是在X X公司謀得了一些細小的事做，不妨礙讀書而能月頭有廿元可入，我底心花從枯萎中重展開了它忍進的花片。

學校生活，在教授的教導下自然是平庸的，好像一隻懶了風的帆船，你可以照着一定的方向前進。

爲了謀得良好的工具和調劑生活的單調，我每週兩晚到中德學會去念德文，念德文在我也有許多苦頭，要犧牲一頓晚飯，買了夜風的徹冷，披帶了星月的皎潔，從和平門要走到中南海去。回來餓的很利害，無可奈何中咬嚼着像水樣的饅頭。

我創造自己不惜一切艱難去奮鬥。

自修是我特有生活的重要方面，這習慣我永遠維繫了它，夜課是自修着英文，我腦中只計算着設若每天記五個生字，一年之中就要一千八百個，它底效力該是多麼大啊！

記得一位矮個黑黑的舍監曾帶笑地問我：「瞧了你是地學系，怎麼夜課總看你了不是英文報就是小說，抱了字典死查一氣，是什麼意思；明年要轉西文系嗎？」

親愛的朋友諸君：現在我以至誠的心來敬告諸君等一個重要的消息，就是被君等目為敵人的日本皇軍，已在風雲緊急的太平洋上，和資本主義之驕子美國展開了大東亞戰爭，在開戰至今的極短期間，日本的海陸空軍就壓制了全太平洋，美國與英國的海軍港口與空軍基地，無一處不被日軍轟炸得粉碎，並且實行了果敢的先發登陸作戰，殺得英美的軍隊無不棄甲曳兵鼠竄而去，就依此種情形看來，在東亞的英美勢力將成爲清一色的敗色而被全盤掃出，這是必然的結果，朋友諸君忽聽此種消息，是高興呢，還是發愁而對英美發誓呢，這個算是君等難事。

選 副 文 論

舒 東

告 重 慶 的 朋 友 們

★於確答的問題，那麼讓我擔白的向諸君一談吧。這是任人皆知的事，美國同英國是世界的侵略者，是東亞的侵略者，更是中國的侵略者，他們佔據了我們的香港，盤據了我們的土地稱爲租界，侵佔了我們的海關，以及鐵山鐵路等有利權等事，到

戰的首領的，但骨子裡確完全是英美蘇一般帝國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作後援，抗戰之領導者是傀儡，英美是玩弄把戲者，因爲在東亞要把強國之日本威脅下去那裏他們就可從容的瓜分了中國，就達到他們貪婪的欲望，像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九國公約裡所詳載的一類名詞，若仔細的研究起來，不正是瓜分一兩字的代名詞嗎？他們爲貫徹他們此種目的，所以在這次的中日事件裡，不惜借款援助，更唱導着結成一個團體，哄着中國去盲目的抗戰，戰死的是中國人，燒焦的是中國土，消耗的是中國膏脂，結果是英美獲得了權益，把中國鬧到山窮水盡，沒有一點恢復的希望，接着再弄一場共產之禍，那裏中國就輕而易舉的亡他們的手裡了，他們的用心是如何的毒辣呵！可是我們應當知道，中國若是亡了，日本雖然富強，也是早晚要遇到危殆的，到那時全東亞就完全淪落到赤白帝國主義者的手裡了，這是日本早就看出來的臨頭大禍，於是不得不尋求解決事變的最善辦法，那最妥善的辦法是什麼呢？不用說這都是都知道的，就是現在表現在大家眼前的東亞解放大戰爭，把抗戰陣營的後臺老關打倒，抗戰陣營也就立刻會消滅了，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日本在交涉沒有成功的希望之時，毅然決然的和英美在太平洋上突起了戰爭，給他們一個實力的教訓，這樣他們方才知曉，東亞並不是沒有人，使他們不敢再來挑撥是非，離間兄弟，以收漁人之利了，我親愛的朋友諸君啊！當我們聽到日本皇軍勝利消息傳來，我們全華和平地域的兩萬萬民衆，沒有一個不是手舞足蹈的歡躍着，並且我們爲新中國的前途打算，已決定和友邦日本協力，用有錢的出錢，有力者出力的方法，去實行實質的參戰，不然的話，日本替我們打了勝仗，我們自己倒袖手旁觀，實在對不起日本國民的尊貴的犧牲和忍受不住無功受祿的不安，我們自己的幸福，若不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徒然依靠日本的鐵血換來，那麼我們的心是永遠不會得到安慰的，因此，我敢勸告重慶的友朋諸君，聽到這個好消息以後，是請絕對的放心的，在不久的將來，赤白帝國主義者一定會大敗的，依靠英美的抗戰勢力，也必定瓦解無餘，在這個時候，你們願意來歸的，願意協力於新中國是極端歡迎你們回歸來新中國的和平陣營的，我們共同協力於新中國的建設，與友邦日本攜手，建設大東亞共榮圈，這是我們所衷心期望的事。

我更可以告訴於我友朋之中的，就是這一次的大東亞戰爭，是爲解放全東亞的弱小民族及一切被壓迫的民族，不

“……”我沒有回答只悵紅了臉默然一笑。這樣的事實，同學也問過我。但我有我底主張，我底生活成見，外人看來我是死樣的機器，我究竟是具有我底生命的活力。大學生活仍在這樣渡着，每當戴上了黑色的四角帽子，我覺得我是在夢中一樣，呵！那過去的夢啊！我終久是在繁長的夢中。

母親在那家裏，雖然是勞碌，我確信那不是永久的事實，因爲至少她已經有了一個具有拉膠皮車能力的兒子。廿年來我們還沒有離棄了初生底現實。我是監獄，爲了求學，爲了創造，我困鎖了母親長久的時期而不能得到家庭的安息！

“母親！誰不是我困禁妳，爲了我們將來生活永久的安息，尚在能力薄弱的我，是不能到社會上去獻力”。

“母親，我感謝你，頌揚你，這決不是夢中的囈語”。

過去是夢，一片連接不上底夢。我切實着在記憶中消逝了它底影子。但在求學的軌道上，那過去的印跡是決不能褪去，因爲我一部分知識，成績，都是自修的結果，那自修纔是給了我光明與能力。

苦痛與光明，永遠在我底夢中拖伸着，不停的拖伸着。

靜些罷！我底“幻想之門”開了。我要揣摸那未來的時光，在失去了平衡的滑行的我，未來，閉上眼睛正是一片純紅的屏障，屏障的遮擋，我什麼也看不見，我只有盲目地進行着。

我一絲也不怯弱，我不怕危險。伊人的囈語，完成了我最後的決定——

萬一在這崎嶇的路上又發生了什麼變化，不要相信命運，青年有的是力，在任何環境下都可以自學成名的。

一九四一，十二月六日於師大圖書館

是單為日本民族而戰，也不是單為中國民族而戰，這個曠古未有的戰爭，可以稱之曰東亞大聖戰，因為是為全東洋諸民族的生存而戰的戰爭，是日軍道義精神的表現，也是黃種民族徹底覺悟的表現，凡是基於道義精神的戰爭，結果是必獲勝利的啊！親愛的朋友們：日本在中日戰爭未起之前，就覺悟到有與英美不免一戰的豫想，所以在不聲不響的埋頭於國力的準備，以應付未來的巨變，那假想的對手，自然就是英美等帝國主義者了，我們早就預料出於日本國力的充實，兵精糧足，以逸待勞，與奢侈多變的毫無訓練的一般美國海陸空軍去作戰，可以說是必操勝券的，並且在最近期間，必能把百年盤結的英美勢力，根本踢出，一切的黑暗陰謀，肅清的乾乾淨淨，這是有必有的戰果，朋友們：你們聽到這友邦皇軍征戰，為東亞去打了勝仗，挽救我們垂危的中國於不亡，使我們恢復和平的幸福生活，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嗎？這是我們應答喜慶的事，因為現在就是新中國復興的端緒。

由事實的證明，英美是不會得到勝利的，英美自己也就知道在太平洋作戰決非日本的敵手，是沒有一點勝利的把握的，所以他們就又應用了他固有的外交手腕，拉攏了許多帮手，來替他打頭陣，替他作犧牲，被關滅亡了，荷比丹等小國也被斷送，同盟之法蘭西當戰況稍一不利時，彼乃急於自力的保存，不顧盟國的興亡而狼狽撤兵，卒至法國失敗，又挑撥巨哥斯拉夫希臘等國之抗德，於是其國之運命又被斷送，更遑論蘇聯對德之惡感，卒挑起德蘇戰爭，乃滅去自國致命的威感，蘇聯便不免於犧牲了，由此諸事實看來，英美是慣會牽別人作盾牌以保護自己的，當然我中國也在被他利用之中了，最可憐的是自己甘願作奴隸的卑性，把自國的土地主權全部聽他入指使，抗戰政府之內面，自己要求了美國的統制與指揮，自己斷送了自己，自己否定了自己，美國政府就派遣了大批的軍事顧問在政府之中充指導員，並且派遣飛行士或教官以把握中國之航空，滇緬公路的防衛橋也交與美國了，這真是極大的喪權辱國的舉動，自己過於卑視自己的一種表現，若是抱着這種自卑的態度，國家是永遠不會復興的，永遠是製作英美等國的奴隸的，朋友諸君，我們既都是愛國者，又希望國家的真正復興，何不反醒一下自己的所為呢？矯正自己的思想，規則自身的行動，是目前唯一應走的路，把正堂堂的自己，視為尊貴之一員，把卑醜依賴的，名譽的性格根本拋棄，換成一副自尊的自立的優良的性格，

從國家衰亡的根本道理上去探求挽救之策，這不失賢明的國民，若徒為感情的激種，為作用者的驅使，昏々々々的也隨從着去搖旗吶喊，捐軀捨命，那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但是那愚昧的可憐，却是一個文明人的極大醜形，抗戰首腦原來依從英美的只是在經濟方面，結果到現在完全投降了美國，抗戰政府也隨着失去了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自由性，國家所有的一切，都被英美吞併了，中國降落到奴隸的地位，美國反到成爲中國的主人了，所謂ABC D的包圍陣形，不過是美國的一種把戲而已，無疑的是把中國也聯在一起的作爲美國的馴服，據消息之所傳，中國又出兵馬來半島受英兵的訓練，替英國去擔當防務，種々奇特的新聞，都表示着在上諸公的昏庸殘劣，喪權辱國，禍國殃民，真是中國千載的罪人了，所以吾敢斷言，諸君若隨着作無益的抗日，到底還是替英美等作奴隸，抗戰政府的精神與內容，早就變更了它的形態，簡直就是外國的政權了，這樣，在早已崩潰了的抗戰政權的一切措施，完全是愚弄老百姓的一種倖倖的掙扎而已，其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政權，那是顯然而事。

朋友諸君：凡是關乎我們切身問題的事，我都願意和諸君談談，就是現在每人都會苦惱着的生活問題，到今日止，已經可以說是嚴重到了萬分，從抗戰區域過來的人，他們很詳細的告訴了我們，說是那裡的一切物品，都比戰爭以前漲到十數倍以上，人民顛沛流離，死亡枕藉，民人生活已經瀕於危殆，幾全到了死亡線上，但是政府裡的官人，仍舊享受人生的幸福，大借債款，搜括民財，發行公債，增加賦稅等々繁歛的方法，層出不窮，君等必當知道，抗戰的結果，就是亡國的先兆啊！再看我們華北及新中國治下的地境，真是堯天舜日，與你們的生活相較，真是天堂地獄之別，這個是確然的事實，決不是我們說說，我們自始至終都享受着和平幸福的生活，行動上也沒有絲毫的不便，佔領地帶也有中國政府的產生，也許有人仍認爲和平政府的出現是個形式的作用，或說是傀儡機關，是不能代表中國民衆的，但是我可確告於諸君之前，由於汪精衛氏所領導的政府，其政府之機構，完全承襲舊政府的法統，依照舊總理的組織大綱，加以合理的調整，其內部也決非如諸君所想的那樣，想爲是實行什麼顧問制，內面指導制等々の辦法，而是完全自發的自律的獨立政府，其對政事的集議，也一任我國和平救國志士們的開誠相見，討論國是，沒有絲毫的干涉意思，因此，乃有德國義大利等強盛國家的先後承認，這「承認」的召來，乃是自律

的結果，把優良的成績表現出來，是不怕沒有人承認的，新與中國的國際地位，已驟然的擡高了，相反的腐爛中國的國力，已完全失掉，這樣，我親愛的朋友們，何不把有用的力量，用在有用的事上，把中國從百年以來的次殖民地地位打倒，一躍而爲新興的強國，這不是更有意義的嗎？所以諸君萬不可存着日本已經滅亡了中國，或是中國已是失敗的觀念，實在的日本並沒有滅亡中國，反倒是扶助了中國，中國不但沒有失敗，反是得到了成功，日本政府曾經再三聲明過，說是日本決不是希圖佔領中國的領土，也決不是要在要求經濟的獨佔，乃是要求中國的富強，從而擔負起一部建設大東亞的責任來，因爲日本早覺悟到了中國沒有日本的幫助，是不容易復興的，同時若是日本沒有中國幫助，也是決不能單獨生存的，這將亡齒寒的大意，在日本全國民之間，也是全然洞悉的，所以這次的中日條約裡，日本答應了撤兵的要求，取消了要求賠款的慣例，並且充滿了熱意的援助的要求，由此證明，今日的中日之關係，已脫離開所謂的主從關係，而仍歸於夥伴的關係，脫離開被支配者與支配者的附庸關係，而立於同等的地位尋求真正的友誼關係，東亞經濟條件與地理環境，也非使我們走這一條路不可，所以事實已不容許我們再多所疑慮，不容許再斤々於戰勝戰敗的瑣碎問題，所要探求的乃是一生「不生」或是「怎樣去求生存」的問題，把這一點弄明白清楚，行動也是不會錯誤的，所以確立正確的觀念，謀求合理的行動，乃是真正中國復興的道路，那麼，真正中國的到來，也基於諸君之一轉念間了。

親愛的友朋諸君：我們似乎已經不該再談日本是滅亡中國呢？還是救中國呢這個問題，因爲我在前面已說得很明白，日本之扶助中國，乃是有經濟或是地理上的必然性的，我們無論是在事實方面的證據，或是在理論方面的推定，是容易探其根底的，由於最近的諸多事實看來，日本待中國都是忠誠實實的，愛護老百姓，安置人民生業，剷除清鄉，無一不替人民着想，日本政府始終依照既定的方針與近衛公的聲明，一句一字也不苟的作去，真是取信於中國昭示大信於世界，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東方固有的道義的精神，與八紘一宇的大乘的見地，無處不表示出來，雖然在戰爭的演進當中是免不了征殺攻擊，但是每在佔領一地以後，立刻安民和平恢復了常態，並且要過着比以往仍更安樂的日子，這都是事實，其他更多的事實，不必一一的提示出來，但表示日本誠心誠意的救中國的，已經太多了。其次假如我們就理論方



而再重復的解釋、漏，那就更可證明中日是非走同一道路不可了，日本之在東亞立國，與中國自古就有相親相愛的關係，尤其是在唐朝，便更加深了親密，日本數次的派遣了遣唐使節到中國，中國也以殊禮禮遇之，這是有史可稽的，更即以同文同種同教的關係，所以中日兩國的發展，無一不是從一個觀念上作出發點，孔孟之道與佛道，及佛教的大乘精神，都與中國相同，那麼我們想：應當與這樣的鄰邦謀親善呢？還是應該與黃髮碧眼的英美白種人去親善呢？西洋文化與東方文化不同的人能在一塊相親相愛呢？還是同種同文的人能親善呢？這個簡單的道理，雖是三尺的童子，也是都能明白而答覆清楚的，那麼我們為什麼現在却要舉西而抑東，棄同種而愛異邦呢？為什麼要舍近求遠呢？這真是大錯而特錯的事了，親愛的朋友們，這時却是應該仔細考慮考慮的時候了，萬不可盲從附和，或是聽憑英美帝國主義者羅間與唆撥，東非復與中國富強，祇有一條道路，就是中日親善，和一信賴友邦，除此之外，再有的就是抗戰那條死路了，難道我們還不顧生活嗎？

友朋諸君：今日世界無論那一個國家，從海上交通完成以後，就不能脫離一羣一而孤獨存在了，在一方面講，一國家一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絕對存在，但是若拿在整個世界範圍來講，那國家一這一個詞，就變成爲一相對的絕對性了，因爲經濟發展的世界化，使政治關係也日趨國際化了，任何民族任何國家，打算在今日的世界中生存下去，就必須在某種程度以內，與別的民族或別的國家結合始可，於是國際集政治的出現，他的基礎也就在這裏。由於戰爭形勢的擴大，世界各國的動向，不屬於這方面，必屬於那方面，所謂真正中立之詞，已不存在於今日的世界史中，我中國亦自不能例外，和平中國的出現，已脫離帝國主義的桎梏，而成爲東方自主的一員，與盟邦日本相提攜，參加新秩序的分配工作，但是抗戰中國的一面，却形成一反軸軸國家一脆弱的一環，把日本所希望而將達成的中日共存共榮，與爲東洋諸民族謀求永久和平的理想地，謀認爲侵略主義，於是在任何場合，均呈示出全面的阻害態度，採取了聯合英美以圖復辟中國的策略，實際被英法美者或法俄者，乃猶太金融資本主義者的傀儡，他們對於世界的經營，乃是完全用帝國主義的方式出之，而求達到榨取之最終目的者，中國近百年以來，無時無刻不在被等此種劇烈的榨取政策下呻吟苟活，致使我國家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而成爲世界各國的消費

場，自鴉片戰爭以來，到今日爲止，我中國呻吟於赤白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下已數百年，方今法國初敗，蘇俄又將解體，而英美疲於奔命，自顧不暇，正是我中國脫離被等桎梏而進於復興的絕好機會我中國的處境，已佔有絕對的優越地位，金權民族的沒落，由於日本的崛起與新中國的協力，將更加大其速度，且成爲必敗的趨勢，然而我中國一部人士，仍迷於去就，徘徊於歧路之上，對於真正敵友的辨認，每爲美觀的迷彩所惑，走向危險的一面，英美以抗戰中國爲前衛，中國以英美爲後盾，繼續流血的搏鬥，但是以德義爲中心的歐洲新秩序的建設，與以新生中國和日本爲中心的東亞新秩序的建設，由於艱苦的奮鬥，已建立了鞏固不拔的有力量礎，和平政府的樹立，由於盟邦日本的援助，獲得復生之機運，且博得世界多數國家之承認，此後我中國不但在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上有分擔其一部責任的義務，在某種場合上，實在負有先導的崇高使命，今日世界情勢的演變下，中國的處境，已明顯的擺在吾人眼前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和平以求存，一是抗戰以速亡，二者必居其一，斷無徘徊二者之間猶疑觀望而得生存之理，我國有識之士，必當奮起圖存，有所抉擇。

諸君：我不惜用繁瑣的調子向君等詳述，但凡能使我中國走向稍強的一條路，我都要指點出來，以作諸愛國志士的參攷；中國近數十年以來，飽受到歐美風雨的噬咬，新興的資本主義也漸次播種，但是由於客觀條件的不足，及其本身缺乏穩定性，資本主義雖然發生，却是成爲一個極脆弱的狀態存在着，逮及五四運動以後，資本主義乃隱在其後，開始對於封建勢力作本格的鬭爭，結果資本主義者可以說獲得了部份的成功，特別是在文化方面他表現了超越的功績，但是我們需要知道，單只這一點點的功績，對今日的中國是有怎樣的影響和決定力量呢？我們不能不作充分的考察，五四運動的結果，一方面是解放了封建勢力制壓下的國民思想，可是若在另一方面講，却不能不承認其具有着更大的罪惡，跟隨封建勢力衰退而來的歐西功利的自由思想，又佔據了國民思想的大部，而自由主義這種東西，每是走錯了一步，立刻就成了恣意的放任，使一般普通國民，誤解了自由主義的根本定義，而不知道所謂的「真正自由」者，乃是以理性統制感情生活之謂，我國民對此點缺乏認識，却僅對於自由主義支配下的歐西各國，徒爲皮毛做倣，於其真實精神的擷取與實質究竟的探求，反多所忽略，不但啓開了學生干涉政治的端緒，且其影響所及，使一般國民變盡素來沈默服從之固

有美德，而換成浮亂蕩險的惡劣氣質，原來我中華民族，乃是最重禮義的民族，至聖孔子，集夏商周三代王者之學大成，昭々闡明人類必行之大道，垂千載不磨之教於後世，我國五千年來之國體，全是以聖學爲根基，並以聖學作國民性之植，發揮其真義，與慈悲忍辱之佛教精神相合，而成中國民族歷史之大聖教，一面推崇孔子之學，一面又攝取佛教之理，俾使人人自覺其賦有完全道德的本性，對於修養聖德之功，以人類純潔高尚之標準行爲爲標的，不爲宗教的消極退嬰觀念所束縛，依中華民族本然之性，向前方發展，先哲所謂四維者八德者，無一不是維繫我中華民族於永久不墜之繫帶，世界各文明古國唯中國尚巍然獨存者，莫不是由於我國固有的文化道德所致，然而時至今日，由於西洋自由功利主義思想浸淫過深的結果，對於自己的文化道德，拋棄淨盡，凡事以西洋爲尚，不問事實是否需要，不察事體的究竟，一味盲從，一味依賴，即至國家生存唯一的經濟要素，也全部投於白色人種的魔手，致使我五千年來的文化禮義之邦，反有昏懦妖邪的現象發生，馴至造成此次的大劫，使我國家變有覆滅之虞，因此，所謂深入問題的核心，把握住實質的究竟者，乃是復與我中國的唯一要件，尤不能不拋棄西洋自由主義的功利思想，而挽回我國五千年來之文化道德，恢復本性固有之姿，以求我真正中國的實現，這是唯一的道路，若是我國民捨棄此光明的道路不走，仍向黑暗中摸索，那麼我中國將永遠沒有復興的希望，現在不正是我們反醒的機會嗎？

親愛的友朋諸君：把握住這難得的機會吧！這和平救國的運動，由於新中央政府的成立，而奠定了鞏固的基礎，同時全民衆的興亞建國運動，也掀起猛進的潮流，汪先生秉承總理一和平奮鬥救中國一的遺志，申述救國的宏願，希望用和平的方法來重建中國，進一步復與亞洲，然而新政府的成立，只是和平政策的開始，不是和平政策的終極，徹底完成仍須最大努力，因爲將過五年之久的戰爭，中國固然是焦頭爛額元氣大傷，而日本所希望的東亞建設，也必然遭受很大的挫折，若長此以往，必是兩敗俱傷，何況更不利的還是中國自身，故趁著日本朝野英明之士覺悟到中日兩大民族合則共存，分則同亡，迫切需要和平的機會，以和平手段來完成當初作戰的目標，化干戈爲玉帛，化仇敵爲友人，中國既獲得獨立自主的主權，日本也得了重興東亞的輔助，這也是和平的終極意義，總之，和平的救國運動，從中國方面講是挽

救垂危祖國的舟航，從日本方面講是解決中日事變的契機，從東亞方面講是結合中日兩大民族的津梁，是和平運動的成功，是中國的成功，也是日本的成功，更是亞洲諸民族的成成功：朋友們！我們尤須知道，今日的中國，已由閉鎖的封建主義時代，走向開放的民族主義時代，中日兩民族已由相互屠殺，走向聯合戰線上轉向對於真正敵人鬪爭的階段，中日兩民族在實質上在事實的需要上，決不容再自相殘殺肢視，而必須歸於一統的步驟裡來尋求種族的存活，目前的中日問題，非為戰勝敵人的計較問題，亦不是苟且偷安忍辱求

和的問題；其問題的中心，乃為『生存與否』或是怎樣去求生存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我們認為除去重新覺醒和堅決的努力之外，沒有第二條道路可走，所以新中央政府的成立，乃是針對此課題應運而生的，汪先生曾昭示國人：『救國運動之目的，非為一時之苟安，實為百年之大計，非僅在為結束目前戰爭，而尤在於確立永久和平之新秩序，故必出之於堅定不疑之決心。持之以長期苦鬥的毅力，乃能排除萬難，底於成功。今後我國民必須力去黨亂的盲目行為，排除奸邪的不軌思想，探入問題的核心，探求實質的究竟，認清了時

代的趨勢，把握住難逢的時機，本憑自己的良心，愛護自己的國家，則國家有榮，復興可圖，設若仍持猶疑的心理，敷衍的態度，以致放棄了自己應盡的責任的話，不特東亞的新秩序的建立永無成功，就是整個中華民族也必將總覆滅，望國人知自警惕，力謀真正國家的復興，我們若能把握住目前的絕好機會，那麼，光明的日子馬上就會到來了。

親愛的友朋諸君，覺醒吧！奮起吧！我們大家要聯合起來，共同去歡迎那光明和平的快樂日子。最後敬祝，諸君健康。

十二月十五日書於東穗

# 殘箋一束

小野馬

(一)

我不許你亂想，朋友，無益的憂思只會減弱你的腦力，摧殘你的心靈——而相反，你住院是爲了健康與安寧，你是在作着一件傳奇式的自殘，但是，朋友！人應不是生活在幻想中啊。

我並不是用正言來規勸你，我自己已在這假暑假也作了一次瘋狂又熱情的探險，在這神秘而又多刺的路途中，我病着，痛苦的焦愁着，一整個暑期都消失在如夢如癡的迷醉中，但是現在我醒了，我明白了，愛情的真價值所在，那就是：永恆的，無限量的愛着你所愛的；但不是肉體的佔有，這便是唯一的，永恆的愛之享受法，現在我已不再憂傷，不再懷疑，不再推測，我要用勇武的步子，踏上這紛擾的生活途徑；我要把一切外物從我頭顱割斷，只是專誠的，堅毅的努力工

作，這便是我愛我愛人的方法，假如，他在將來仍愛着我的话，那自然是最好不過的事，但是，在長久的別離中，外界的誘惑很

可以把他從我這裡奪走；那時我也決不悲傷。是的，我一定不能讓悲哀吞食我的愛！我要更熱狂，更專誠的工作。在暗中懷着一顆憂鬱的心，浸在橄欖一樣愛的苦汁中，永恆的，無限量的愛着那曾經愛過我的愛人，直到我兩眼閉上，不再睜開時，他雖然遺棄了我，把我逐出於他那可愛的腦府；但是，在我心中却充滿了整個的他，他仍被我虔誠的供奉在我心靈的神龕上，隨我思想，隨我歌唱，隨我快樂，隨我悲傷。這樣是我沒得到他嗎？這樣還會有悲傷嗎？這樣的愛可有絲毫該受責備嗎？試一看，朋友，在這種愛情中，你不但應注意自身健康，更當充需自己的品德，充實自己的實力；以求更

深，更熱，更紅的愛着你的愛人；那時你的生活也更光明，更快樂，更燦爛了起來，那時你將覺得『愛』便是生活的意義。真的愛源自肉體的引力，但是不能昇華的肉慾愛，除了使人焦愁，不安與不幸外，便是獸性的滿足，在真的愛中有肉慾，但是也可以沒有肉慾，真的愛是平靜的，芬香的；有如一幅繪着碧海

深，更熱，更紅的愛着你的愛人；那時你的生活也更光明，更快樂，更燦爛了起來，那時你將覺得『愛』便是生活的意義。真的愛源自肉體的引力，但是不能昇華的肉慾愛，除了使人焦愁，不安與不幸外，便是獸性的滿足，在真的愛中有肉慾，但是也可以沒有肉慾，真的愛是平靜的，芬香的；有如一幅繪着碧海

深，更熱，更紅的愛着你的愛人；那時你的生活也更光明，更快樂，更燦爛了起來，那時你將覺得『愛』便是生活的意義。真的愛源自肉體的引力，但是不能昇華的肉慾愛，除了使人焦愁，不安與不幸外，便是獸性的滿足，在真的愛中有肉慾，但是也可以沒有肉慾，真的愛是平靜的，芬香的；有如一幅繪着碧海

深，更熱，更紅的愛着你的愛人；那時你的生活也更光明，更快樂，更燦爛了起來，那時你將覺得『愛』便是生活的意義。真的愛源自肉體的引力，但是不能昇華的肉慾愛，除了使人焦愁，不安與不幸外，便是獸性的滿足，在真的愛中有肉慾，但是也可以沒有肉慾，真的愛是平靜的，芬香的；有如一幅繪着碧海

深，更熱，更紅的愛着你的愛人；那時你的生活也更光明，更快樂，更燦爛了起來，那時你將覺得『愛』便是生活的意義。真的愛源自肉體的引力，但是不能昇華的肉慾愛，除了使人焦愁，不安與不幸外，便是獸性的滿足，在真的愛中有肉慾，但是也可以沒有肉慾，真的愛是平靜的，芬香的；有如一幅繪着碧海

深，更熱，更紅的愛着你的愛人；那時你的生活也更光明，更快樂，更燦爛了起來，那時你將覺得『愛』便是生活的意義。真的愛源自肉體的引力，但是不能昇華的肉慾愛，除了使人焦愁，不安與不幸外，便是獸性的滿足，在真的愛中有肉慾，但是也可以沒有肉慾，真的愛是平靜的，芬香的；有如一幅繪着碧海

深，更熱，更紅的愛着你的愛人；那時你的生活也更光明，更快樂，更燦爛了起來，那時你將覺得『愛』便是生活的意義。真的愛源自肉體的引力，但是不能昇華的肉慾愛，除了使人焦愁，不安與不幸外，便是獸性的滿足，在真的愛中有肉慾，但是也可以沒有肉慾，真的愛是平靜的，芬香的；有如一幅繪着碧海

深，更熱，更紅的愛着你的愛人；那時你的生活也更光明，更快樂，更燦爛了起來，那時你將覺得『愛』便是生活的意義。真的愛源自肉體的引力，但是不能昇華的肉慾愛，除了使人焦愁，不安與不幸外，便是獸性的滿足，在真的愛中有肉慾，但是也可以沒有肉慾，真的愛是平靜的，芬香的；有如一幅繪着碧海

深，更熱，更紅的愛着你的愛人；那時你的生活也更光明，更快樂，更燦爛了起來，那時你將覺得『愛』便是生活的意義。真的愛源自肉體的引力，但是不能昇華的肉慾愛，除了使人焦愁，不安與不幸外，便是獸性的滿足，在真的愛中有肉慾，但是也可以沒有肉慾，真的愛是平靜的，芬香的；有如一幅繪着碧海

深，更熱，更紅的愛着你的愛人；那時你的生活也更光明，更快樂，更燦爛了起來，那時你將覺得『愛』便是生活的意義。真的愛源自肉體的引力，但是不能昇華的肉慾愛，除了使人焦愁，不安與不幸外，便是獸性的滿足，在真的愛中有肉慾，但是也可以沒有肉慾，真的愛是平靜的，芬香的；有如一幅繪着碧海

# 唐詩解放論

⑤

## 朱右白

像這樣形式的限制，為什麼這末嚴？我想不外要把散亂不規則的材料，放在一定軌道裏，好教他整齊優美而可誦。但在那時是可以的；因為從前的材料，已經被兩漢的詞賦家，六朝的駢文家，弄得平平貼貼，規規矩矩，可以信手拈來，毫不費力。觀李調元賦話所論古賦之流變，就可知其中的梗概了。他說：

揚馬之賦，語皆單行；班張則間有俚句，如「周以龍興，秦以虎視」；「聲與風遊，澤從雲翔」等語是也。下逮魏晉，不失賦初；鮑照江淹，體與已墜。永明天監之際，吳均沈約諸人，音節諧和，屬對密切，而古意漸遠。庚子山沿其習，開隋唐之先驅，古變為律，予山實開其先。

就前人已經整理的材料而駕馭之，這是很便宜，很樂得做的工作，所以就應運而生了唐朝的律詩。那知現在不復可行了。科學越進步了；人事日繁複了。舊來的那許多東西，僵化的已經化了，那裏能夠合用？用來那裏能夠不長不短，適合牠的舊方式？況且一個人內心的情緒，是無定準的；有時似海水的奔騰，微風掀起；有時似高山的突兀，雲影差池；有時似霧，似烟，似花，似鳥；似綠柳垂春，似幽泉出石。這種乍起乍滅，若斷若續的情緒，怎能把一定的囿籠來籠圍牠？這是不無可疑的。我擬定修正「唐詩」的形式如下：

- (一) 韻部的擴大
- (二) 協韻的變化
- (三) 字句的伸縮

這種種都要到古詩裏去找根據。

提起古字，人家又會害怕；因為唐詩已經够古了，還要再占到什麼地方去呢？但要知道；世間最古的東西，就是最新的；你看從最初的無規定形式，到近古的有規定形式；再從近古的有規定形式，到現代的無規定形式，不剛剛成了一個對流的形勢嗎？不過，古代的無規定形式，是於無法之中見有法，現在的無規定形式，卻又太不合了。這是我所以主張復古之解放的原因。先說韻部的擴大，顧亭林（一六一—一六八二）先生在他的音學五書裏，對這個問題很有討論。自序說：

……至宋周頤梁沈約，而四聲之譜作；然自秦漢之文，其音已漸展於古，至東京流益盛。而休文作譜，不能上據雅南，旁推諸子，以成不刊之典，而僅披班張以下諸人之賦，曹劉以下諸人之詩所用之音，撰為定本，於是今音行而古音亡，為音學之一變。下及唐詩，以詩賦取士，其書一以陸法言切韻為準，雖有獨用同用之法，而其分部未嘗改也。至宋景祐之際，微有更定；理宗末年，平水劉淵，始併二百六韻為一百七韻，黃公緒作韻會因之，以迄於今。於是宋韻行而唐韻亡，為音學之再變。

原來我們現在所用的韻（平水韻），非但不合古音，而且連唐韻也不是了，無怪亭林深有此嘆。目今既講唐詩改革，姑還以唐韻為本位，重新回復到古音。宋以後之音，根本可不談了。

考陸法言的切韻，是後來唐人所通用的唐韻所本。分部二百有六。他的體例怎樣，系統怎樣，姑且不必說他；但因分部既多，即是每部所含之字減少，換句話說，便使作者多感一重不便，性情深受堵塞，這如何是好？（唐人詩多有走韻的，就是這個原故。）況且法言之書，是根據休文（沈約四四—一五三）之譜，休文之譜，既然不合古法，亭林辨之甚明。詩本音義章二章註：

谷（唐韻）屋三燭二韻。音欲，乃庚之人聲；寒（十一）寒十九鐘二韻。乃模之人聲；澆（十一）澆十九鐘二韻。乃胡之人聲；裕（二十）陶，乃厥之人聲；敷（二十二）昔，乃餘之人聲；本同一韻，時人分屬三四部，而其條理不可尋矣。

比方我們拿顧氏古音表的十部分法來做我們的韻本，那範圍就很寬了。他的分法是：

- 東冬鍾江第一。
  - 交脂之微齊佳皆灰哈第二。
  - 魚虞模侯第三。
  - 山先仙第四。
  - 蕭宵肴豪幽第五。
  - 歌戈麻第六。
  - 陽唐第七。
  - 耕清青第八。
  - 蒸登第九。
  - 侵寧談鹽添咸銜嚴凡第十。
- 他把許多多古音相通的字，括攏在一起，成爲一部；但這不是隨便分的，他把五經，諸子，及楚辭等做根據，證明某字確是可以相叶的，而後纔有這樣的結論。我們試翻一翻他的唐韻正，就知道了。
- 現在舉一個例。詩采薇末章：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依字，霽字屬八微；遲字，飢字，悲字屬六脂；哀字屬十六哈，所以微，脂，哈等併爲一韻部。

這儘就平聲而論！至於上去入三聲，也溝通了。音論四聲一貫條云：

四聲之論，難起於江左，然古人之詩，已自有遲疾輕重之分，故平多韻平，仄多韻仄；亦有不悉然者；而上或轉爲平；去或轉爲平上；入或轉爲平上去，則在歌者之抑揚高下而已，故四聲可以並用。……一字之中，自有平上去入，今一取而注之，字愈多，音愈雜，而學者愈迷不識其本。此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也。

- 其例如木瓜二章：按我以木桃，（六豪）報之以瓊瑤，（四宵）匪報（二十七號）也，永以為好（二十七號）也。
  - 此平去通爲一韻之例。殷其雷二章：殷其雷，（十五灰）在南山之側；（二十四職）何斯遠斯？（五支）莫敢違息。（二十四職）
  - 振振君子，（六止）騶駘載駘！（十六哈）
  - 此平上去入通爲一韻之例。
- 由上例知道整個的二百六部，歸併爲十部之後；每部少則數百字，多至數千字；韻部的寬大，可謂得未曾有，實際和今日有韻之白話詩相去不遠。





場。冬天的滑冰，在哈爾濱是和夏天太陽島的江水浴場媲美，日，俄兩系民族要佔滑冰滑雪運動的首位，人口比例最多的滿系民族，運動的比例反倒最低，想來並不純然是文化程度的不同，生活條件也有着很大的關係吧。

在滿洲，多期旅行是苦惱的。風雪寒途，汽車的發動機關常之被凍結，途中總要發生許多障害。坐火車也不是愉快的，整日整夜悶在溫氣重濁的車廂裡，給水霜封滿的玻璃窗，隱蔽了外面的景色，爲了過重的寒冷，火車也每每誤點。然而一個初次踏進滿洲大地的旅人，如果從大連坐急行列車，直達西北邊境盡頭的滿洲里，或者是東北邊境的三江省，雖在幾晝夜疲憊的長旅中，也總會領略到滿洲雄渾的冬之偉容，如同走進一個深遠幽秘洞府裡的探險家，一步步比一步奇偉，一程比一程壯麗，雪之國包擁的淵博與玄奧，會使得他發出歡喜與感激的驚嘆之聲來！

假如自然環境決定了民族性格的論據不能否認的話，那麼，這雪之國度的民族性，是有着樸素，敦厚，過重的沈滯與可驚的堅忍，不管是歷史的積載，自然的殘酷……全都看做一個宿命默之地承受下來，鈍重得像沙漠中的駱駝，椰子林裡的象群，在時代的洪流中，獨自邁着沈重的脚步，跋涉着冗長的生之旅途。

是這樣一個奧秘的雪之國度，生息着這樣一群緊忍負重的生命們！

## “青”“春”的“新”“京”

十年前還是一座古老荒涼的城堡，塞外的霜雪，蒙古的風沙，顛撲不破它那沈悶的睡夢；便是異鄉的流民，變荒的群衆，綠林英雄，探尋客人……形形色色之滙集着生的人群，也攪不起它軀體內沈澱的血液，但它却

接受了一個歷史的大轉換，在十年歲月中它變貌了，變得那麼快！像是一個夢幻突然跌入另一個夢幻中一樣。毀掉舊有的一切容姿；那堆滿了塵砂的街路上，聳起高大的時代型建築物，荒涼蕭條的曠野，闢成整齊寬敞的柏油路或花木葱鬱的公園，電車，摩托車代替了笨重的牛馬車，濃重的古代裝飾的衣冠，易成了革履西裝的人物，任是風沙霜雪再也吹不暗霓虹燈燦爛的顏色了。它帶着新的誘惑，新的歡喜，吸引着四面八方各式各樣的生命，熙熙攘攘之合成一條湧現着青春動力的洪流，在這新興的都市中騾動着，追求着……達官，顯宦，富貴，巨紳，正不知從這個新的塔樓裡鑄造了多少出來。

是的，正位置在白山黑水中央，昔日僻塞荒蕪的長春，彷彿一個奇蹟似的變成這樣繁華壯麗的國都新京了！人們再找不出往日鷄髮雞額的舊貌，再找不出往日塵砂迷離的面影，呈現在眼前的，只是一片近代的輝煌建築，一夥青春騰揚的人群。雖然它今日的繁榮，還不足以望上海東京那些豪華風勝的大都市之項背，但它却充滿了青春的朝氣，包圍在活潑的氛圍裡。由風燭殘年的老態，一躍而爲開拓向榮的健者，唯它，才正有着無可限量的發展，有着更光輝的未來！

我初次踏到新京的街路上時，它還是個半修飾半荒涼的面目，如同一個剛之承受都市生活的鄉下女人，未曾脫却那村俗的姿態。但兩年後再投進她的懷抱中時，這鄉下女人，却完全穿起嶄新的都市服飾了，華貴綺麗的儀表，使我相對驚訝。驅車從大同廣場轉到興安大路，那一帶驕傲連綿的建築林，幾乎要與它們一樣的睡棄了那曾經棲息在這塊地方的低陋小土房的悲運了！假如說大連是一位嬌好的海濱少女，奉天是老邁的縉紳，哈爾濱是中年洋商，則新京是一位青年浪漫詩人，他在用豐富的遐想與奔放的熱情，來創造他自己那美麗的未來生

命的詩篇！  
新京！青春的青島！已經具備了近代都市的型容，它的躍進，說它是整個滿洲躍進的代表；然而是一個超特前進的代表。倘以它來概括滿洲的全面，有些太委屈了它。但它却無疑的做了全滿洲一個機關車頭，幾十萬生命的力技機在這里，幾十萬生命的熱輻射在這里，幾十萬生命的視線集中在這里，一齊來開發它，建設它，憑着這些巨偉的精力，大批的熱愛，它的來日，也將會是一個更健全更輝煌的存在吧！

## 十年“滄”“桑”

十年來的滿洲，幾乎在沈默中生長着，不爲外人怎樣的注意。現在應着時局的進展，它的真實相貌，才漸之被介紹出來了。今後隨同建國十年慶祝盛典，將來能夠愈加廣汎地傳到世界人士的耳目中吧！

現代稱爲文明國家的最顯要一個條件，如果說說交通，則在今日的滿洲已經具備了這個條件，現在全國土都密佈着鐵路網，全綫一萬軒達成的慶典，一年以前即已舉行過了，從腹地地帶直到國境的邊陲，沒有再感到從前運輸或旅行的困難了。鐵路總局直營的汽車路綫，也伸展到窮鄉僻壤中間，一般農民漸之知道利用汽車和火車代步以及替代以往的畜力運輸了，因之旅客和運輸業相對地激增起來，無論是火車或汽車裡都呈出擁擠的現象。隨同交通的先決條件接踵而來的，是重工業的繁興和鑛山大量的開發，一向被埋藏的地下資源，遂積極而廣汎地探掘起來了。於是東洋寶庫的榮冠便加到這塊沃土上面，機械力，勞働力，以驚人的速度密集着，許多荒蕪的山嶺，變成了煤及輕重金屬的生產地，許多廢棄的土地，闢成了肥沃的農田，許多浩巨的河川，築成了現世紀水力發電偉大的工程……這些，又直接促進都市

的繁榮與膨脹；幾十萬勞工，機械人員流進滿洲的山川，城市中來，幾千年大地的奧秘，天然界的富藏，開始被這些新的力量來征服，破壞了。

時間無情地流去，但是在這廣大的空間裡，却樹立起來用人類的頭腦與血汗建築的光榮的殿堂，它是一座記載着時間消費的不朽的碑文。

這是個新興的國家！也是個奇異的國家！假如一個外國人初次走進這個國土上來，一定會有這樣的感覺。不論在火車上，都市的街頭上，官廳會社裡，工場礦山中，都能够看見幾種面貌不同，語言不同，但却做着同一工作，穿着同一服裝的民族，他們呼吸着一塊空氣，抱着共同的生活目標，來開發建設這塊土地。

縱令你不是一個異民族吧，當你坐到馬車上或在街頭走路時，也常之聽到這一類奇怪的話語：

——你的，哪邊去？

——慢之地幹活計！

但這不過是這個生活環境中的自然產物，你且不要詫異，同樣的話出自智識分子的公務員和體面官吏的口中，也並不算稀罕的事。

今日的滿洲，確乎不是從前的滿洲了！除去發展遲緩的鄉村以外，差不多都邁向新的建設的途境，十年之間，它已經具備了近代國家的雛型。它還在年輕，那突飛猛進的日子，未來正很長遠，它的發展的前程，是可期待的。更於此次大東亞戰爭期間，它分負着解放東亞復興東亞的重大任務。在建國十年盛大的慶祝慶中，這個年輕的國家，將還要以更新的姿態，出現於動亂的世界舞臺上，發揮出來所有的威力來完成它的職責的吧。

## 旱海



















# 中國畫的前路與如何實踐

趙越

所以文人畫與山水畫，其發生的血緣是與那時士大夫極為親近的。假如我們從另一方面看，唐宋明清各代何嘗不另有一個侍奉帝王的畫家羣和院體的流派，一直支持到清末的「如意館」時代呢？

清代的文人畫之所以盛行的原因，仍是由于那些不得志的士大夫的支持而傳到現在，揚州八怪，是其著者。

到近來止，這文人畫與山水畫仍被士大夫階級支持着，不但如唐以前的人物巨幅構圖已成絕響，即院派或純畫家畫也不多了。所有的中國畫作家只是作寫意畫或臨摹一些明人畫稿的工筆仕女而已。然而這些東西要得嗎？不，要不得的！——這是我們唯一的答案。我們知道繪畫是社會之一意識形態，當然要反映真實的社會現象。如果我們只就中國畫而論，在唐之前，它反映當時佛教文化而為宗教服役，所以有當時那些如顯慶之，吳道玄等大人物畫家，有東晉的混亂才有士大夫的高蹈隱晦，才有山水畫。有金元滿清的人士，才有文人畫。在現代中國，我們還要那些無關實際人生的山水，花鳥，仕女嗎？任何人都可能回答出來，這是不需要的。我們所要求於中國畫家之筆下的，第一是要描寫真實的人生。除非那些為藝術而藝術的論者，我們很難說繪畫是不受羈絆的藝術。然中國畫之虛劣，從歷來的批評上都認為「超移神品」才是最好的東西，作品之好壞與否，由

其「意境」之高下而斷；換句話說所謂優美的作品，必須是居於超逸的高意境上，用筆用墨須放浪不羈。

如果把整個中國畫史作一番研究，則我們不難看出它自發生以迄於今都是在受羈絆中度過。夏鐘周畫固已無論，到漢朝仍不過是為帝王家作功臣圖畫美人像而已。當然這時還說不到獨立，當然不論內容，即就其地位來講，也還未脫於羈絆呢。漢以後中國畫從功臣圖美人像的地位超拔出來，可以獨立作畫，可以畫一些有內容的人物構圖，但是再看那些人物構圖的內容時，則又多是宗教故事，由此可知中國畫是被羈絆於佛教的，這現象一直到唐為止。唐以後山水畫大興，元以後文人的寫意畫大興，這現象的原因前已提到，可見又是被羈絆於士大夫意識的。無論山水畫作家如何的追求超逸神采，但這只是玩弄技巧的大夫意識，而為一般人所不懂的。

時至今日，中國畫家是否仍為普末畫家之出世世俗為中心思想？是否仍為元末畫家描寫無關人生的文人畫以自慰？我們很容易給他一個否定的答案。我們要求於中國畫家的，乃是脫離了超俗世之士大夫的意識之文人畫與山水畫，而描寫有關於實際人生的構圖。譬為唐代以前各時代的佛教畫都是當時人們的人生觀所寄託。元以後的文人畫亦是當時作家的人生觀所寄託。那末，現在我們還需要超逸出世

的人生觀和放浪不羈的思想嗎？如果那末在在中國畫的畫面上當然不能再有代表前時代之意識的文人畫出現，而代之者是描寫現實人生觀的作品。

關於描寫真實的人生，這裡可有兩個不同的着眼點：第一，描寫真實的人生相，第二是描寫真實的人生觀。這兩點前者是畫材所涵蓋的內容，後者是畫面題材的採取。

有些畫家恐怕認為使他們不畫山水，不畫花鳥，而畫有現代人生觀的人生相之故事構圖，他也許會引為是一件難於實行的創舉，而不敢輕於嘗試吧？然而我們試看唐代以前各時代的繪畫，畫面的人像服裝完全是寫實的，內容完全是切合於當時的人生觀的。那末，從前可知描寫真實的人生並不是如何困難的。復次，我們應當繼續討論的是：技巧方法問題。

中國畫因其羈絆於士大夫階級而成「不求形似」的文人畫，所以只求風格氣韻，不問技巧方法，今後的畫家應該把中國畫從士大夫的羈絆中拯救出來，拉到大眾中去。因之必須有為大眾所能明瞭的構圖方法，因之必須用寫實的技巧。其實，文人畫以前各時代的中國畫無一非寫實的，吳道子的人物從來都極合乎比例，院體畫的上品所畫的建築物必須是「善木工料之不逾規矩」，唐朝曹霸韓幹畫馬都是照內府既有的寫生，張南本在成都金華寺殿上畫火能把游禮的僧人嚇得驚

魂幾仆。這都是當時畫家寫實的證據，像這樣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而近來的中國畫家多是出之臆造，不求形似，如果是文人畫尚可，可惜今後的社會絕不許文人畫獨佔了。前面關於中國畫的前路問題，無論就內容或就題材方面，都以「描寫真實人生」的原則論及，技巧上則要求寫實，然而「如何寫實？」此點筆者願意要求中國畫家，第一要寫生，不臆造；第二要融合西方繪畫技巧，所謂「融合」，並非絕對的摹倣，只是把西方繪畫中的透視，色彩，解剖……幾種方法施之於中國畫之面，使之能向寫實的道路走上，這樣中國畫前路方不至滯息在文人山水的道路上面不前。

關於中國畫融合西方繪畫的技巧，一定有人疑慮，恐將因此失掉了東方的風趣，然而不然。我們知道，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化決沒有純粹的，都是混血兒。只就中國畫而論，我們從中國畫與漢代石刻上找不出一絲一毫的相同點來。我們知道唐以前的人物畫，受了不少印度畫風的影響，以後歷代都有以外人入居中國的畫家，直到清朝的郎世寧。這些外方的畫家之畫，又不知給予中國以多少影響方成了今日之中國畫。反過來說，歐洲的畫家受東方畫風的影響而有後期印象派與獸派之畫風。然而中國畫受外來的影響仍不失其為中國畫，西方畫受東方畫風的影響，亦不失其為西方的繪畫，這原因，第一是工具有的限制，第二是題材採取的方法各有不同，所以無論如何互受影響，而各自的風趣是不會失掉的。

因之，「新中國畫」的內容，題材與意識，脫文人畫與山水畫的舊皮囊，而代以描寫現代真實的人生相人生觀的繪畫。在技巧上也不追那不求形似的方法，而融合西方繪畫的方法，在寫實上下功夫，以達到大眾能懂的地步為止。

這種新的中國畫亦有其新的萌芽了，譬如趙望雲，蔣兆和等人，都是以寫實手法描繪現實生活的題材的中國畫家。而高奇峯，趙少昂等人，都是以西方方法融合於中國筆法的畫家。至於徐悲鴻，劉海粟，汪亞塵等則又是從西畫的方法中，來畫中國畫的人。固然，這些人作品未必能盡滿人意，然而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新的傾向的萌芽。

有一個中國畫家，他告訴我在他作畫時的內心衝突。他說，在他作畫時，他是用新方法的，所以他的作品，放在那些舊的文人畫中，已經是一個新的階段中了。然而，他還不能在畫面上表現出現代的姿態，却又不甘心，而不得不仍襲用舊有的題材，只有在題材時賦以新意。另外他的寫實技巧的基本訓練不足，——這是文人畫對後來的畫家唯一的危害。——也不能更不敢畫寫實的畫面。

這一個內心的衝突，足以表示中國畫家之新的傾向，與其對舊中國畫的因襲及其基本訓練的不足。如果中國畫家拋開其因襲，勇敢的以新方法製作，刻苦的訓練寫實技巧，中國畫總會有其光明之前路的。否則只空滯於山水畫及文人畫的途上，則時代又非，將來必然會因此而遭滅亡的危機的。

因此，我們還需要超逸出世

長篇小說 (七)

年 輪



蕭 菱 作 郭 爽 畫

「何必儘自憂煩呢？」  
「他們一來，同時，阿蘭的影子，又在腦裡復活了。而且，小梅和他父親，那兩條厭人的狗，在他們面前我總覺得感到了侮辱，感到了使人慚愧不安的威脅！尤其想到你，這腦子裡就更亂了。爲的又填上了，一層令人氣忿的暴怒，那兩個可厭惡的東西！我一天也不願意看見他們，但是，他們這討厭的蒼蠅，毒不死惡心你！靈敏，我們的舒適平

靜生活，完全讓他們這兩個東西，給破壞了，多氣人呢！」  
同時這老實人的內心痛苦，我原來知道很清楚，爲了答報他的好心，我慷慨的說：  
「義父，光憂愁是沒有用的！況且這事一時是沒有什麼辦法可想！目前，要想生活還是復回平靜，我有一個堅定打算，目前，目前就只有敷衍！而且，敷衍！敷衍！不單敷衍，還可以略略的表示一點親近。

等往後感情上，有了基礎了，我有法子杜絕他們的企圖。義父，這要什麼緊呢？」  
那好心人的臉上，果然爲我的說法所感動，這主張給他的鬱悶的心裡，像是掃除了好多遮蔽光明的隙縫。心裡轟地開朗起來，臉上浮現着許多的健康的紋了。  
也許是那把冥冥中地無形的大手，故意使我們的感情的担負，加重了責任和担心的吧！有意使我們的生活曲折吧？誰知道呢？  
這其間，我們的感情交織，果然日見親密，似乎以後芥蒂也不存在。大戶和他的兒子，大約只有一個單純的目的，就是想獲到了我，以後，完畢。我和那好心人呢，他既對我的見地，置下了極大的放心與信認，所以對於當前的進展，漸漸反較我爲漠不關心了。這時我儼然成爲主要的支持這情感進行的友架。所以有時我就害怕着，如果到了感情上無可負擔與支持時，應該怎麼辦呢？  
果然在這表面平靜，骨子裡嚴重默々無形變化的平靜中，那方面，又加了一支生力軍，鬚鬚勝利失敗，所得或所失，已經快要有人要求禮貌的搏鬥了。

志潔，表面上像看不出，內裡正讓一股無形的變化所推擠，將要爆發的可怕的變化，在平衡中，無形的醞釀着。  
這其間，或者也許就是威脅的示威吧。大戶父子兩個人，除去常常來，在感情中極力擠入老大的撕熬外，我知道的很清楚，他們在盡量想方法，先取到手感情的優越與後防。另一方面，就急轉直下的，各處去獲取尋覓推進，支援那感情的武器。  
那天晚上，只是大戶一個人來了。臉上漾漾着欣喜，聲音沈重的和我們做出毫不以爲意的樣子，眼光可掃射着我們。  
「應該告訴你們的。小梅找着事了。少校軍官。職位雖然微小一點，慢々地再熬吧。哈々，以後我們多少有個照應了。因爲現官不如現管。多少有一點實力，據說是，還負責一點人事上的職務，以後幹幹再說吧。」  
一堆錢加上一堆苦心，得到手的，果然給我們壓迫的力量，真不小呵。那時我發見到，大戶那雙狡猾的眼睛，在頻々地神秘的凝視着我。像一股寒風，我突然打了一個冷戰。覺得一向的懷柔政策，將要在暴力之下，被摧毀了。當時還幾平脚步錯亂，全盤散北。說不定，事情就要變化到什麼可怕的現象上！  
好心的人，也對我說：  
「靈敏，你看前途怎麼樣呢？我們該不該想々對策呢？我心裡總是提心吊膽的！……」  
這事情的變化，的確在我心裡也投下極其富有威脅的壓迫。但是除去繼續維持那平衡，有什麼辦法呢！於是我和老實的好心人商量了一下，就是目前不單不能改變方針，而且更應在懷柔上，加重一點表演，去敷衍融解地鬆那無形的緊張，那正在着々近逼的目的與希望。

志潔！恰在這時，我們就生發了  
一股崇潔的友情的光亮了！情緒的交流，好友，相互慰藉下，我們各自在心坎的深處，是烙印了如何的深々地痕跡呢？  
我們的友誼情形，那滋長成繁榮茂盛的纏爛花朵，漸々怕就要開放着美麗的花朵了！這感覺，是共有的，不是嗎？志潔，我們之間的一切情形，我徹底的，和那好心人通盤說過，那好心的人，是如何在信任我！欽敬我！對於我的打算。志潔，他已經預備隨時付予最大的支援呢！志潔，你瞧，光明不就在前邊，我們正是應該相互進一步的握緊了手的時候呵，志潔，你相信我說的話嗎？  
「恩！志潔，不錯，虛與委蛇，那才是最難過的事情！恐怕，志潔，我比你還像是扎着了心是的離過呵！」  
志潔，你相信我嗎？那是如何不得已的措施！爲了鞏固我們的未來，我們這樣不是可安定了他們的懷疑嗎？志潔！不要小看了那力量，那力量是如何的甚於風火，如何的富有無情的狂暴呢？  
爲了我們，爲了未來，志潔，志潔！你原諒我吧！你知道了我的心了嗎？

四

月光高掛在微々嵌了一層淡黑色的藍天上，像一盞光亮的燈，射放着靜々地強烈的但是柔和的燦爛的光明。  
微々吹來一陣々涼爽的风，已經有一點點惹意了。  
四周靜蕩々地。綠色的小草，讓

月光映着一片幽靜。偶爾水裡跳躍着兩條小魚，在刺破着沈寂。

那張軟軟的身體，往那張雄健的胸脯，逐漸的貼近着。

「志潔，你臉上怎麼冷地？你還不信我嗎？」

志潔低下頭，月光照在那張平日憂鬱似的臉上，那不知道憂愁紅紅地充滿着青春的臉上，這時像是讓入事的斑點，給擦掉了。月光又給嵌上一層淡青色。臉上的淚珠，一顆顆明亮光潔的狼狽地聚集着。

「麗敏，麗敏……」  
麗敏這時臉上，一顆滾動着的珍珠，讓志潔的一股抽咽的低聲響響所震落着。

「同命人！麗，我現在，多和你一樣啊！我沒有家，沒有了母親，能夠互訴心聲的，只有你，只是麗，好友，我誤會了你，我將才明白的知道了你，你是一個多麼可敬的人！我慚愧死了！麗，多值得珍貴的一個傍晚，我願意，永遠在心裡，紀念着這一個傍晚！」  
四周完全被夜色包圍了。  
空氣在冷風裡有點潮濕。

「志潔，我們是同命人，瞭解的分量不是更應當特別沈重嗎！我願意，永遠記住你那句話：我們永遠是我們，沒有什麼人能夠分開！志潔，你永遠是我心裡的太陽，你放心吧！」

「麗敏，天不早了。我們回去吧！」  
志潔把麗敏攙起來。麗敏紫紫地挨着志潔的胸脯，仰起期待的臉，淚痕兀自像一根皮鞭似的遲緩的滴落着。

緩緩地站起來，志潔沈入了深思

裡，手撫摸那隻溫軟的手。

自從母親故去，又爲了交通的不便，竟不能親自看一看母親的遺體，悲哀裡加上老多的不安與抑鬱。

那裏的胸脯裡，恰像活在蒸籠裡的那麼悶悶與荒涼，一棵心，且像失去了繩線的紙鳶了，那懸懸搖無定。當一股冰冷的辛酸，浸刺在失去了溫暖的心窩裡，但是在這股崇高的熱情，他能夠有機會，在一個熱情人的面前，訴盡了一世的孤零了！他在她面前，獲得過多少豪不踟躕，毫不吝惜的熱情與慰安。

這祥和溫婉的女神呵！幸福的女兒！他早已自慚的把一棵心，偷偷地放到她的心坎裡了。他不許許她的拒絕，因為他如再失去這溫暖的收存，他也許在生活上，提不起生存的興趣來了。但是在短促的日子裡，迅速的交觸瞭解了的心，已經在真摯裡抓取了堅實的友誼。

情感的光亮，照耀着兩棵熱誠的相互愛慕的心。但是，誰知道這美麗的女孩子心裡，還隱藏着這樣一頁悲哀的故事呢？

志潔突然讓不安與慚愧，羞紅了臉，一股崇高的氣質與熱情，使志潔手足無措。

「麗敏，我心裡難過極了，同時也愉快極了。麗，世界上能夠互訴心聲的，只有母親。但是母親連一襲白袍子也沒讓我穿，母親的遺容，也沒讓我看見，就讓一隻無形的大手，給忍心的抓跑了！世界上的一切，可以說都對我是那麼生疏！因爲我驕傲，我極端重視自尊，我不會在嘴脣上，抹着一層糖蜜，去使用技巧，強爲假飾着情感

的利害與驟閃，而後揀選着那一襲的美麗的彩衣，愚弄着別人，自娛着自己！我要的是真摯情感的流露！麗，這點不合時務的怪癖，偏偏你把它收容了！撫慰着它，溫暖着它。但他又何獨不然呢！麗，我深深地欽敬着你那股爽朗的氣質，智慧的富於分析的的眼睛，那玲瓏剔透的聰明，我崇拜她！麗，我愛上了她呵！因爲那是如何珍貴的一棵人海裡稀有的寶珠呵！我的確誤會了你，但是，麗！妬忌是根生於欽敬的！這點自私的卑陋的氣忿，麗，恐怕你已是早地瞭解着它了！麗，你的過去的際遇，是那麼艱苦孤零！但是，你偏還在醫治着我的憂鬱，麗，我慚愧極了！同時我心裡是那麼的不安，我覺得我進一步的又瞭解着你了！欽敬着你了！麗，你原諒我吧，對對我，還是預備愛護如初嗎？」

麗敏看着志潔忠厚的臉上，是那樣的爲不安所苦惱着，漸就在尚未乾了的淚痕上，濃烈的鋪上了一層幸福的微笑。青々地月光下，麗敏的臉上，像一棵將要在雨後還兀自落滿水珠的一株海棠，嬌艷而隱隱透露着一層美麗的幽翳。

志潔由這淚痕的笑，取得了珍貴的放心，取得一種有力的，顫動心弦的兌換與證明。而且還知道那上面是恍恍着燦爛的幸福的光亮。

「麗……」  
麗敏爲幸福的憧憬所興奮，微笑了。

志潔也突然讓誰給打開了鬱悶的心窗，迅速的跑入一股溫暖的氣流內，溫暖着空蕩的心。望着麗

敏的笑容，似乎在一種美麗的崇高而幸福面前陶醉着。

「志潔，怎麼像一個傻子是的，儘怔忡着呢？」  
志潔明白了當前的這軟軟音符跳動的方向與意義。當前的什麼是應做與應得，而且在那一絲笑容裡，還聽見了極醉人的譴責。就把驚愕緊了緊，頭低低了。一切便更美麗的恢復如初了。

志潔擡起了頭，望々天上的星空，天上一顆々地星々，似乎都在朝他迷離着。

「麗，我們走吧，天這樣晚了！」  
情感的花朵，又爲灌溉了好多的清新的淚珠與熱力，也許應該開放着鮮艷的花朵了？

麗敏兀自微笑着。把手臂纏在志潔臂彎裡，徐々地踏着地下搖曳的影子與月光。

「麗敏，你也許生了我的氣了吧？」  
「爲什麼呢？」  
「我是那樣的笑呵？」

麗敏心說：「倘你不這樣笑的可愛，當前的變化也許是，可怕的錯誤下去，多虧有你這樣一個人，救了我，不然，幸福的光亮，早就險遭破滅了！」

但是話沒說出來，只是用微笑，摻入了一點嗔怪。而且一瞬就逝去了。但是這一瞬的深重意義，深々地留印在一棵鮮紅的心裡。

漸漸走着，一股黑暗的石渣路。

「麗，你怕黑不怕黑？」  
「不，我不怕，志潔！我們的身邊，是多光明呵！」

前邊是一片模糊的小山，隱々一從々樹影，在一兩叢微弱光燭下，搖曳着朦朧的顏色。是那麼迷茫々地。

突然一股憂鬱，也許是極度興奮後所應有的弛鬆，一股依々地悲哀，滲在心端，藉地志潔擔心着這險前的朦朧，是分明的在說明着未來的憧憬的光明限度……

徐々地沈默地走着。  
「麗，你快樂嗎？」  
「我快樂極了！」  
「……」

樹枝上飛跑了一羣麻雀。  
兩人各在忽略裡，神經上感到了  
一串寒慄。  
月光已經西了。

### 五

一個夜晚。志潔預備就寢了，但是一邊沈思着……

在一份微笑與淚珠里，志潔取到了手莫大的信仰與安心。在隱隱着緊張的暴風雨的前夕，那一片表面平靜的日子里，我尋着愉快的憧憬。

四年，多神祕的日子呵。牠緊緊着人又煩悶着人，同時更在苦悶着人與折磨着人。最初這四年的終了，母親和自己是如何的期待着這燦爛的日子呢。離家的前夕，母親讓這未來的日子，阻擋着多少辛酸的淚珠呵！爲了四年，白了母親多少根頭髮呢？如今，時間是多麼騙人的一副狡猾的笑臉！四年！爲了他，母親永遠留在記憶裡不復再見了！如今，如今這四年的夢，終於到臨了。那是如何一張空虛的廢紙

……



呢？多渺茫多空虛的未來呵！

志潔躺在牀上，怔々地看著天花板，爲自己未來的脚步所折騰。志潔漸漸的感覺到，居住在這裡到底還是那層層矛盾與不安。

「我怎麼能就這樣在這裡住下呢？我有我的未來的志願，我應該自己去開拓那艱難的荒蕪前途，我這樣下去算怎麼回事呢？」

念頭變上來，志潔感到了這屋裡的鬱悶。一股良知的熱血，使志潔轟地驚慌着自己的消沈與懶惰。熱血沸騰着推動着志潔，想立即掙脫這無形的墜落，打破一面流通氣流的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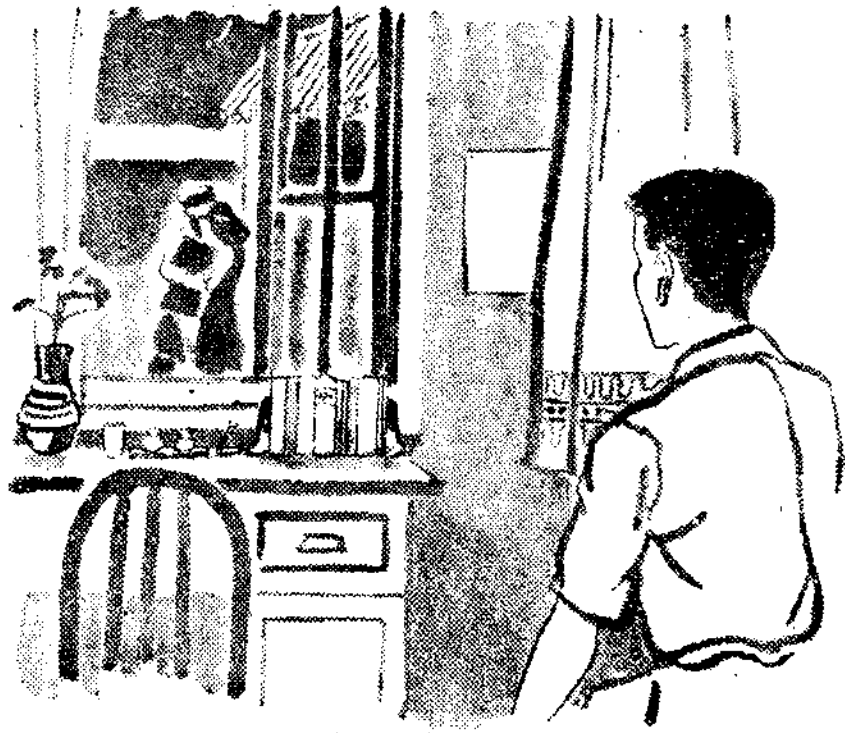
外面輕微的走着的脚步聲，像是踏着一串粗野的笑聲。隨後又一陣亂雜的碎步，像是在院裡走着。

志潔由牀上坐起來，無聊的朝外面看着。

麗敏穿著一件杏紅色的紗旗袍，白皮鞋，塗着紅々地嘴唇，眉毛彎々地澆在眉梢。兩條豐潤白淨的手臂，一隻戴在了一隻軍帽的臂灣裡，輕挑的走着。小梅，那腫腫肥胖的身子，陪襯着五官模糊，粗眉寬嘴，一股庸俗的樣子。到就要走進屏門的時候，把那條白胳膊，由臂灣裡鬆下來，改爲用那張短粗胖手指撫摸著。臉上爬滿了笑。

「麗敏，××舞場的點心比××飯店好的多！不過今天白天，將就的吃點，不餓，吃一點算了。」  
臉色有意一沈，回過頭。朝那四五個軍衣兵士：  
「你們不要跟進去了！外邊隨便站著好了，喂，李副官！給××戲院打電話，要一個包箱，就去……」

就又恢復了可怕詭笑，迷縫着眼睛，撒野的看著麗敏。眼睛只是釘視着那隻白々地豐滿手臂，一隻手，不住的撫摸著。  
「看完了戲，晚上去跳舞，……好吧！」



志潔轟地由牀上坐起來。似乎有誰拈了他一陣耳光，臉上熱烘烘地，一股自辱，像是深々地受了傷。  
「哼，這情感的騙子呵！唔，志潔！」

胖手指將要往上伸——  
麗敏笑着：  
「小梅別鬧！」  
又担心的瞥了一眼西房。  
在笑容尚未散時，就爲屏門吞沒

深！你怯懦的東西，走吧！世界上真心的友誼，能有多少？你真信那甜言，哼々多聰明的女人……」  
「不過，她留下我，究竟爲了什麼呢？」往事又在志潔的腦子裡盤桓

着。志潔的緊張情緒，又弛鬆了

「不管怎樣吧！我長久生活在這樣一個尼姑似的生活里，難道四年，就讓你學會了寄人籬下！志潔！你對不起你的死去的母親呵！走吧！去走入社會，試驗你的所學與熱血，你儘自這樣下去算什麼呢？」  
亂如攪在一起的細麻的思想起伏，當折騰了志潔的腦子時，志潔就又癱軟的躺在牀上。

不久，屏門裡，嚶々又一通笑聲。  
「小梅，爸爸病了，不能陪你出去玩。」  
「不行，不行！」

「小梅你別鬧，看讓人聽見，多難爲情！」  
小梅粗野的狂笑着。

「唔々，那窮學生，妳的心上人！唔，妳把他白晝活活幹嘛？甘脆，要怕嚇手，讓訓官們，把他擡出去不就得了！……」  
聲音長了翅膀，飛在志潔的耳朵裡。

志潔站起顫振着的身子，眼裡閃着火，揮着拳頭就要撲過去，但是又聽了聽一陣碎々地聲音，中間還摻有怪喉的彷彿薄怒的嘍叨。

隨後聲音就又高聲起來。  
「麗敏，我喜歡妳，我說，麗敏妳不願意享一輩子榮華富貴嗎？」  
彷彿另外的那絲嬌弱的聲音，驚恐着無法制馴粗野的聲響時，就軟軟地似乎懇求的說着：

「小梅，走吧，我們出去玩々吧！到底還得依着妳！」  
愈發紅腫了嘴唇，風情的吐着近於哄慰的軟々地細語。一張窈窕的身子，又靠靠那能顫腫的身旁，極

其輕挑的走了出去。  
空着制服的軍校們，馬上恭敬的筆直的立着。

小梅驕矜的格那格那的走過去。志潔的心裡，像是中滿了傷痕。一張痛苦的心，讓那張鮮紅的嘴，給咬了一口。讓那隻腫腫的馬靴，恨命的給踢了一腳。

「人，人，我厭解了妳，多殘忍的欺騙呵！志潔，你不知羞恥的東西！還不走你的！兀自在這裡出賣自尊嗎？你有你的靈魂！你不能再做感情的奴隸了！唔，傻子！不知世故的笨人！這社會能容你存在？志潔，志潔，倘你以人格爲重，以自愛爲珍貴，你要立即走出！這一方面安下你的心，那一方面，就用暗箭冷刃偷襲着你的這污穢的地方！你戀々的什麼？世界這樣大，那裡不是你去的處方呢！你自己有手呵！志潔，過去你是多麼委曲了你的熱血與勇氣！你要懺悔你的自戕！你要立即離開這裡！」

熱血不住的在全身裡沸騰，心却冷靜下來。

屋子裡各處這這這這，給帶來了無數的冷嘲。志潔讓一股年青人所極富良知與自尊的氣忿所刺傷，他迅速的開始整理着他的行囊與一切，他準備着立即離開了。

簡單的幾束書，一條柳條箱子。完全整理齊全了。但是一股依々，却又濃厚的在發着醉。

志潔重新又坐在了牀邊。忠厚的靈魂，又自深々地感到了一點自己的薄幸。那雙智慧的眼睛，又開始在臉前恍惚着，還浸淫着一層淚網，欲掉尚未掉。這股溫情的影子，

竟融化了志潔好多的氣憤。過去的也跟回憶的兩手捧着一堆鮮紅色的情感的灰燼，兀自灼耀着餘溫。回憶的手掌，在志潔面前寫着那樣個噁着心似的：「我們永遠是我們，沒有什麼人能分開」的大字。都是爲了未來啊……

志潔熱血的速度，雖然加快着，但突然投入了心裡的那絲沈重的力量，在阻阻着這興奮，彷彿着志潔的決心。

「這樣苦境的女孩子，你該傷她的心嗎？」

「這悲涼的那女孩子的故事，又在志潔的腦里，很快的清渺地掠過去。」

夜色漸濃了。

志潔終於站起身，自己目語着。

「我必須走，爲了我自己，也爲了那苦命的同命人。我如果能在荒涼醜陋的人海裡，爭取一塊方寸的勝利，終究是我們自己的。那時候這女孩子的苦悶，不是不打破了嗎？只要她真的能等我！而且人生的窗子，透進了光亮，生活的破綻，得到了縫補，那才是真幸福的日子呢！但是，這個夢的幻想，是要自己的手去織，儘自這樣矛盾的活下去，有什麼意義呢？況且我不能就永遠這樣下去啊！假如，我走了，傷了麗敏的心，也是爲了未來的光明啊。麗敏她會瞭解我的！」

心裡將這這思潮撞散了憂鬱與煩悶。眼前又恍着那庸俗的刺耳聲音，癡腫的脾臉。麗敏突然改變的驟然的笑臉……這些影子又在刺痛着心，羞辱着自尊。

志潔把這錯綜的感情的交織，在腦裡沈默的校勘着。他突然感到一種恐怖，在心端迅速的掠過。

「走，我還是走！假如結果果然是我辜負了麗敏的好心，這是多麼恰當的一個試驗機會！爲澄清我的人格，爲證明我預備付予的熱與力，我走，我不能忍受輕視，一任靈魂受盡了委曲！走吧！」

天色已經完全黑了。

志潔將門一邁出門，就又飄然情的影子，把他攔回來，一股恍惚傷愧的感觸，捉摸不着志潔就要飛去的心。

志潔又把小地柳條箱，放在了地下。燃亮了燈。由衣襟上，取下自來水鋼筆，在書桌上撕下一張日曆，用筆寫着心願的血液。

「麗敏，午夜與盡歸來，見最瞭解你的朋友，竟忍心破壞了共有的美麗的期待走了，請先不要說我的事，有什麼意義。只是未來的幸福光亮加上當前的鬱悶空氣，我走了，倘如真的妳是在盡力暗地製造着時候光明的的工作，我更不能不走！至於走到何處？往那裡去？做些什麼？連我也不知道！祇是我並不少勇敢與熱血，我這這就够了一棵鮮紅的心，舉着健全的生活幸福的火炬，來誠獻在好友之前，那時，那時朋友，假如妳仍沒消滅了那棵崇高聖潔爽朗的心呢，麗敏，那將是多快樂的日子呢？別了！老友，願妳高興。」

寫完了，髮髻心裡轉鬆了許多。臉上浮着一層幸福的光亮。用一隻

鑰鎖尺把這張信箋壓住。然後又息滅了燈，微嘆息了一聲，就悄悄地走出了屋裡。

臨街門，那張小地門房裡。燈光很亮，聚集着一陣像是蚊蚋的嘍笑聲，噲地。

「阿香，你們小姐，又和我們少爺玩去了，這樣晚，還不見回來，八成是開房間去了。」

「呸！缺德！」

「唔，還假裝替你們小姐做好人呢，那天坐汽車上X跳舞，據的那樣緊！還有的了好事！」

「李福，嘴別損，留神西屋裡的小白臉聽見！」

「哼，阿香，你們小姐真行，膩了黑的玩白的外邊和黑的開房間，家裡還攔着個白的。我看白的沒錢沒勢，早晚醋潭子摔破了算……」

一陣嬉笑，烘托着那股浪浪的興奮。

黑暗裡，志潔臉上一陣發燒，情在笑聲中，開門就出去了。那小子也許讓李福給罵羞了，走啦！

「噯地聲，把這音符的尾巴給關在了外邊，折騰着志潔已經開始空虛慌亂的心。

亮晶晶地星標，在天上閃閃着弱的光亮，一陣涼爽的风，吹着志潔的紅地地臉。志潔稍一吁了一口气，似乎心裡寬暢了許多。

徐地走着這條曲折的小巷，小巷裡偶爾一盞路燈，高高地鑲在長竿子上，照散着昏紅的光亮。

再拐一個胡同就是大街了。轟地送來電車在車軌裡磨擦的聲音，隱隱地傳進耳裡。小巷裡，

不知哪兒有人用蕭吹唱着孟美女。在靜寂的小巷裡，一股辛酸，牢地盤落在空蕩地心裡。

呼的下一陣較大的風，攪着沙土，吹得志潔顛倒的打了一個冷噤。

「往哪兒去呢？」

渺茫的前途，究竟應該往哪兒去呢？哪兒能够善意的收容下這棵心呢？

志潔站着了。在心裡計算着目前的打算，沒有經過人事的磨難的一標心，在開始對生活愕然了。在一陣痛苦與憂急裡，那張舖滿了溫暖的影子。又開始清晰着。髮髻有誰在他耳旁聽膩的挽求着：

「志潔，回來吧，你對社會是多生疎啊。我現在當真是對不住你，同時更對不住我自己。但是，爲了健全加強你的未踏社會前的脚步，我不是對你說過，暫時的敷衍，爲延長一觸即發的摧毀光明的危機！我們的幸福的期待，志潔，忍一忍吧，我的心，一天也不能離開你！我們有我們的生活目標與計劃啊！」

「可是，妳總是敷衍，敷衍到何時是了呢！」

勇氣終於讓熱血又沸騰起自尊的羞慚，挺着胸脯，自信在堅定着脚步，低着頭走着。再拐了這個彎，那兩扇關閉着他的憂鬱與被侮辱的紅油漆門，似乎就爲忘却所隔絕了。

「我永遠忘掉了這印留着無上苦惱的地方！」

這時灰色的雲，被一陣寒冷的風所追趕，漸地聚集着一片黑色的

天空。氣流有點潮濕，有點低壓，由天上一個兩個地掉落着，水涼的兩點。

雨落着。像一片網，霧雨濛濛，交織着，低低的嗚咽着，落在土地上，一股悲憐的嗚咽！一陣風，隨後就是一陣雨烟似的，撲印着臉，逗引着憂鬱的淚珠。

雨水到處成了低窪的水溝，偶爾一盞昏暗的燈光，照耀着幾滴水泡……

苦難增加着志潔的勇氣，彷彿在一条寂寞的街道上。雨水由臉上寂寞的流着，雨聲隨着風一陣遠，一陣近，一陣又漸變成了風，志潔像瞭解了什麼似的，將水淋淋地拳頭一揮。

「世界這麼大，向前走你的吧！」

雨轉密了。

### 第三章

太陽懶懶地躺在柳梢上。榆樹葉和柳樹葉由翻黃而油青，現在是緋暈，近於馬糞的顏色。

夕陽照着一片殘破的碎磚頭牆，稀落幾個部落似的院落，圍着一圈着泥土的牆，圍圍着。由南往北，迎面還有三個字，鑲在高地白灰橫牆上：仁和里。

進去這小巷沒有門的入口，就是橫七豎八歪斜不正幾個院落，門上各自粘糊着紅對聯：忠厚傳家，詩書繼世長。紙上的紅顏色，被陽光已經晒成了淺黃色，殘破爛爛地垂落着失去粘性的大部分地方，擱

破了的紙條，讓風吹着，碎碎地作響。

這時一隊車練子花地響着，由胡同口響進來，一個人騎着。忽然在一間破陋的房子前停住，下來就緊門裡走，將要用手提着車樑，腳還沒有邁進去。

「王大叔，王大叔，來，我有話說！」

騎車的轉了轉頭停住，高聲說：「有什麼話，說吧！」

白毛頭髮，鋪滿頭頂的老太太，抱着一个小孩子，顫巍巍地走了過來，臉上自動的製造着詭笑。

「王大叔，昨天一場大雨，屋子漏的簡直不像樣了！兩個臉盆，倒換着接了一夜漏水。頂棚上，這時還不斷落着爛泥。連倒了四回臉盆水，一夜沒敢睡。瞧天氣，一天半天絕不能再下了！唔，王大叔，發發善心，給修理修理房頂吧！免得一差二錯，出了人命，可是玩的！」

王大叔聽了老太太一眼。似乎像是說：情形是必然的也是應該的，各處都一樣，人命能值幾個銅板，也值得這樣胡亂大驚小怪做什麼！就又預備推着車走了進去。

「王大叔，壓壞了人，天災病疫，命該如此，到不要緊！只是你的產業，有個……多……唔……王大叔，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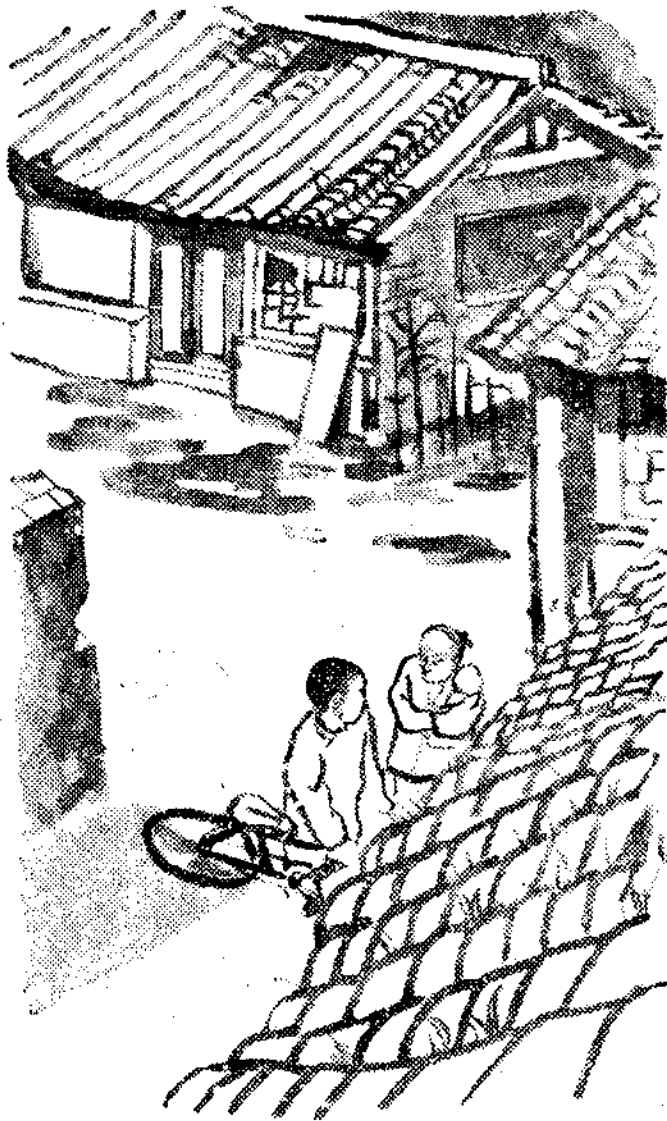
話雖近於激將法，但那王大叔明白這詭計。說的人見王大叔言語，咒人產業，心裡一陣慌。

幾處破門裡，這時都露出腦袋來，互相詢問着。昨夜屋裡漏成什麼樣？但並非彼此關心，似乎一半是與敵，一半是互相報告新奇，候

樂着讓苦難麻木了的習慣。

一個土黃臉色的婦人，朝向一個正在用着一片破瓦盆，往外倒積水的麻臉漢子問着：「金子，你們的水，怎麼竟積存了這些？」

「還不夠下網魚的網子呢？」各處攢眉着泥塗的一個個腦袋就都笑了。



「有水的有手的自己淘吧，只有自己費力氣有用旁人管的着這份！」從每一個破陋的門口裡，探出來的眼，這時東邊一個倒着半個門墊的黑門裡，正伸出一棵蒼老的腦袋，眼上粘着一層又黃又白的眼囊，一臉黑亮的皺紋的臉上，毫無表情的陰沉着。禿禿一棵腦袋，眼

的膩人玩，明天咱們大夥兒，齊心！要停給房租……」隨着就是一陣嘩嘩地亂七八槽類如蚊蠅的小小激動的議論。還像存一點害怕。這時王的臉雖然小，但是有一股力量，嚇着了那個騎自行車的房主。他索興把自行車倚在一片類牆旁。臉上陪笑着，走過去，沖着那

個月那一點錢，够幹什麼的！飢一頓飽一頓的，還混不上溫飽哩！有心無力，窮人沒辦法，老爺子，拿什麼給大家修理呢？」

院傷裡還又把眉梢皺了皺，似乎等待着同情。老頭子眼睛直直地。似乎永遠望着遙遠的方向，幻想着什麼事的怔怔地無神的眼，遲緩無光。這時微微看了看面前的人，一蹙不蹙的回了身，就進入門里。堂地聲，就把門關上了。

掛滿了牆灰的廢廢門樓，爲這顯強的聲音所震，掉落着灰土，迷着那人的眼睛。

那人見老頭兒進去了，就迅速的預備用眼睛瞞瞞着那剩下的一群。但，將使勁一睜，眼裡滾磨着砂屑，使淚水不止的流着，一陣酸疼，慌不穩的推着車，就花之地走進了那個門。

幾個露着臉的門裡，都走來了。苦難折騰够了一群，響着竊竊地議論。

「獸頭老叔，自從他女兒故去了以後，脾氣變得真古怪呵！」

一個婦人正露着乾癟的黑暗乳頭，喂着一個枯瘦的孩子。這時孩子吸不出來乳水，哇哇地哭。婦人心裡，一陣被孩子用力乾吸的痛疼，所着亂着心。

用手推開了扎在懷里孩子的腦袋。

「還是吃，媽半天還沒吃一點東西呢，那來的乳水！七八歲了，還是和乳親！和人家獸頭老叔的外孫女學……老天真不睜眼，偏竟要了好人的命！」

笑聲聚集着的力量，把王大叔嚇住了。強擦着了一股羞惱的暴怒。皺着眉：

「這年頭，有房住，還不算天爺睜眼，漏點水。大家都將就吧，真要挨個修理，誰給拿出那筆錢？」

「這話對呀！用人錢財，和人消災，住房子給錢，壞了房頂，漏水，就應該給修理！不怕一下塌落，大家落個痛快，這麼不死不活

禿頭老頭子，一個揖揖到地，恭恭敬敬地樣子，髮髻有千百個不安陪伴着千百個小心。先皺了皺眉，聲音是那麼柔和地：「老爺子，別這麼說呀！小子值着幾間破房吃窩頭哪！漏雨屋塌，危險是真危險！害怕也真讓人害怕！可是，老爺子您想，算起來，一



# 日本語文講座

洪子博

## 文法篇(四八)

### 各論 副詞篇(3)

常用の日文副詞一覽(丙)

ぐんにやりぐにやくにや(軟、柔、萎)ぐて  
 んくてん(規々、恣々)、くびくび(一點見一  
 點見地)、にやりと(莞爾、嫣然)、につこ  
 りと(同上)、にやにやと(同上)、にこにこ  
 と(同上、唯々地)、にやんにやんと(唯唯  
 唯唯地)、ぼつりぼつりと(一滴一滴地、浙  
 々瀝瀝)、ぼんぼんと(碎碎地)、ぼかんと  
 (茫然、忘其所以)、ぼつと(替々地)、何く  
 れと(種々、周到)、何くれとなく(同上)、  
 何かにつけて(種々、各種事情、對任何事  
 情)、何かによらず(對任何事情、不論何  
 事)、何一つ(沒有一個)、兎角(動輒、時  
 常)、兎角する内に(不久、過了一下子就  
 兎角すると(動輒、時常)、兎に角(姑且、  
 總之)、兎も角(同上)、兎にも角にも(同  
 上)、兎にもあれ角にもあれ(同上)、兎も  
 あれ(同上)、兎もすると(動輒)、進も(無  
 論如何、到底、很、格外)、とつても(到  
 底、總、格別)、何う(如何、怎麼樣)、如  
 何、如何にも(實在、的確)、一際(特別、  
 很似乎)、一樣、一體に(到底、原來)、一體

全體(同上)、一々、一方(一面)、一應(一  
 次、首先、一次)、一切(悉)、一日も早く(早  
 一天)、一日として(一天也)、一途に(一味  
 地、儘、一心)、一氣に(一直、一口氣)、一  
 生懸命に(拼命地、專心一意)、一意專心に  
 (專心一意地)、一目散に(飛也似地)、逸  
 散に(同上)、一同(大家、皆)、一統(同  
 上)、一團(全面、一體)、如何程(怎樣、如  
 何)、如何ばかり(怎樣)、如何で、如何で  
 か(怎樣)、如何に(同上)、如何様に(照怎  
 樣)、如何様(實在)、何れも(皆、那一個  
 都)、何れにせよ、何れにしても(容或、左  
 右、橫豎)、幾等(怎樣、多少)、幾等か(有  
 多少、有些)、幾等でも(多少都、雖幾何)、  
 云ふ迄もなく(不必說、不待言)、云はずと  
 (不必說)、云ふも更なり(同上)、云はば  
 (就是、換言之)、何卒(請、求、切望)、ど  
 うか(同上)、何分(請、無奈)、何様(無論  
 怎麼樣、無論如何)、何しに(爲甚麼、何  
 必、幹什麼)、何しろ(無論如何、可是)、  
 何と云つても(無論怎麼樣、怎麼說也不)、  
 何とて(爲什麼、怎麼)、是非(必定、務  
 必)、恐らく(恐怕)、多分(大概)、定めし  
 (想必)、應(同上)、流石に(宜乎、無怪乎)、  
 案外(意外)、料らず(不料、つい(不料、  
 最近)、思ひ掛けなく(想不到)、思はず(不  
 覺地)、出し抜けに(突然)、敷から様(同上  
 上)、めつきり(忽然)、已むを得ず(不得已)

# 中華語文講座

白廷黃

## 會話篇 18

訪友(朋友を訪ねて談話す)續

主 在。現在。青年。人。之。中。總  
 算。是。好。的。將。來。實。在。不。可  
 限。量。(現代青年の中で、全く好人物と  
 云ふべきで、將來誠に有望な人です。)

客 那。是。當。然。的。了。像。子  
 文。這。樣。忠。實。的。人。在。這。個  
 時。代。確。乎。不。可。多。得。將。來  
 一。定。錯。不。了。的。我。們。局。長  
 換。人。了。您。聽。說。了。嗎。(それは  
 當然の事です。子文君の様な眞面目な人  
 は、今の時代には、確かに得難い人です、  
 將來必ず間違ひなどありません 私共の局  
 長が更迭しました、貴方は御聞きになりま  
 したか?)

主 我。看。見。報。上。登。出。來。了。  
 說。是。由。青。島。特。別。市。調。過。來  
 的。(私は新聞に出てゐるのを見まし  
 た、青島特別市から轉任して來られたさう  
 ですね。)

客 是。的。原。先。在。做。局。當  
 過。分。局。長。(さうです。以前私の

局で分局長をやつた事があります。)  
 主 現。在。到。任。了。沒。有。(只今  
 轉任されましたか?)

客 已。然。到。差。了。(已に轉任され  
 ました。)

主 貴。局。有。甚。麼。大。變。動。沒  
 有。(貴局では何か大異動でもあります  
 か?)

客 現。在。還。都。在。鏡。子。裏。哪。  
 就。是。按。舉。那。天。發。表。了。兩  
 位。祕。書。一。位。會。計。聽。說  
 外。局。子。要。更。動。的。人。很。多。  
 那。不。過。都。是。一。種。揣。度。之  
 詞。好。在。有。一。位。新。祕。書。是  
 做。同。學。他。很。給。我。幫。忙。我  
 大。概。可。以。不。至。於。被。裁。(只  
 今はまだ全て判りません。只事務引継ぎの  
 日に、二人の祕書と、一人の會計係が發表  
 されました。外の役所では更迭される人が  
 大變多いと聞いてゐますが、それは全一  
 種の推量の言に過ぎません。幸ひに一人の  
 新祕書は、私の學友ですし、彼は非常に  
 私を後援してくれまますから、私は多分  
 辭めさせられる所まで行かずに済むでせ  
 う。)

主 那。好。極。了。(それは大變結構  
 ですね!)

# 編輯室

▽滿洲國十年紀念佳日，爲答謝友邦日本十年來援助之盛誼，特派大使張國勳總理一行，東渡訪日。三月十六日抵東京。日本舉國朝野盛大歡迎。當此大東亞戰爭之秋，日滿兩國共同負荷解放東亞復興東亞艱鉅任務，兩國之關係益趨緊密，兩國之團結亦愈加鞏固。該大使此行，實充分表現此深遠之意義。本刊對於熱烈歡迎張中，敬祝日滿兩國之親善繁榮，並進祝全東亞之親善繁榮，冀以完成未來東亞解放之使命。

▽日本對英美宣戰未及四月，以快速的進擊，已瀕滬非島，馬來半島，緬甸，荷印等地，造成未曾有的驚天戰果，英美侵略東亞之據點，幾乎完全予以驅除。日本果有何等威力，贏得如此迅速勝利呢？爲期讀者明確認識起見，本期特載吉岡文六氏之一應認識日本的實力一文，讀者可於其中，尋出自已習察之解答，並亦可以窺知日本在大東亞戰爭期間中，今後所決定的態度與進路。

▽今日戰爭的決勝點，從表面上看來，是武力和經濟力的發揮，但其實質却有着文化的即精神的一個強大的動力。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不僅由於武力和經濟力的比重便可決定勝負，更要在國民精神上爭取彼此之短長。民主主義國家，現在瀕於敗戰的悲運者，實在不能不承認由於國民精神之弱點所致。然在解放東亞戰爭期間，東亞各個生活不同思想相異的民族，怎樣能够情結成一體共同來擔負時代的軍任呢？無疑的這須要有一個精神的建設。本期關於黨氏執筆的「解放東亞運動中之精神建設」一稿，即提出這個重要的問題，謹將其呈獻於今日東亞文化志士之前。

▽前次本刊徵文中，應徵最多而成果最佳的，便是本期發表的青年課題項下自學生活的

一題。特於多數來稿中選出比篇。作者波瀾重折的悲慘生活，及其與不幸環境苦悶之經歷，可以作爲一篇小說讀；然而這題材是真實的，是一個生來便墜於命運的黑暗淵底的生命，爲爭求生存而歷盡了酸辛的血和淚的描繪。我們願它能够給今日千萬失學的青年們一點兒激發，也願它能够給今日得在智識殿堂中佔一席位的幸運的青年學生們一點兒惕勵。

▽「日本文學指南」因稿件擁擠，暫停一期。

·海·

華文「大阪每日半月刊」  
每册定價日本金十錢郵費一錢

大阪市北區堂島上三丁目三六

發行所 大阪每日新聞社

發行所 滙兌掛號大阪四五〇

發行所 東京日日新聞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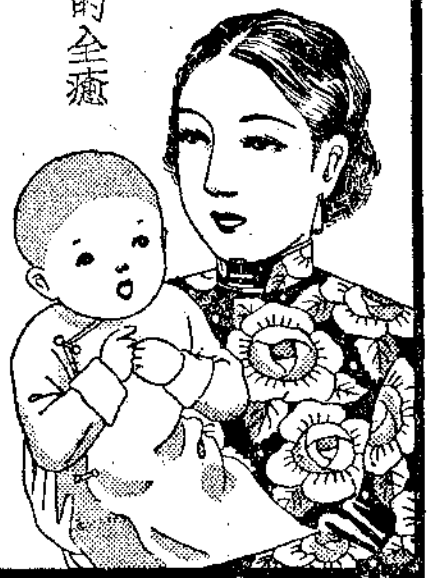
發行所 滙兌掛號東京二八〇〇

約售所 中日滿各地販賣店

本刊價目(日本金，郵費在內)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每月	
	日本，中 國，滿洲	外 國	日本，中 國，滿洲	外 國	日本，中 國，滿洲	外 國
三圓九十錢	二圓三十錢	一圓九十五錢	一圓十五錢	六十錢	三十六錢	二十二錢

月經不調  
四肢畏冷  
不妊症  
夫婦失諧  
於自宅秘密的全癒



現在在日本最有名的新發明的婦人病治療藥是新製美神丸。本藥就是專門醫治推痰的優効藥，所以恰如在家庭常聘名醫一樣使女性安心。重症慢性的婦人病亦在自宅輕便的內密裡全癒了。本

藥是新發明，所以與專門醫的治療可奏同樣的効果，一服接連有効七晝夜，愛用者是能得以美體與健康，對小姐能惠給良緣，對太太能授給可愛子寶，使夫婦圓滿。請立即愛用吧。

本藥主効  
白帶下 赤帶下  
內膜炎 子宮下懸  
前後屈 卵巢炎  
月經不調 四肢畏冷  
久婚不育 缺乏房味

藥價  
三週份 一元一角  
五週份 一元八角  
十週份 三元五角  
直接訂購請用滙票

大阪市東區久寶寺町堺筋  
本舖 宮內善進堂  
振替(轉滙)大阪五七番

免費奉贈  
請將本報名稱註明於明信片上逕向總舖來索當即贈送新製美神丸一星期份婦人病之調理根治法一册及其他貴重物品不取分文請即報名索取良機難得幸勿交臂之失

獲效者數萬的婦科聖藥

# 新製美神丸

各地藥店均有推販販賣

# 朝日海上火災

## 保險株式會社

本店 大阪市東區北濱二丁目

取締役社長 坂井常雄

(支滿) 支店 新東京・奉天・哈爾濱・大連・天津・北京・濟南・青島  
出張所 石門・上海

祝新嘉坡陷落

## 生駒時計店

大阪市東區平野町二丁目

電話北濱 九九九八  
〇〇〇四  
三二一五  
番番番番

携提民國國兩日中要需平和洋東立確日早謀爲此際  
予會商通之間日中於力致年多獎推謹時之密緊應愈  
係關易貿日中之獻貢多幾有上善親之相互民國日中  
錄記之長深義意爲以鎮重之中界業

## 祝新嘉坡陷落

日本醫藥品配給統制株式會社

取締役社長 塩野義三郎

大阪市東區道修町四丁目二ノ一

日本醫藥品生產統制株式會社

取締役社長 竹田義藏

本店 東京市日本橋區大傳馬町一丁目二  
支店 大阪市東區道修町二丁目一六



確立大東亞建設

鎮咳!!! 非麻藥  
鎮靜!!! 呈文獻  
鎮痛!!!

製造元 進化製藥所  
發賣元

會社 中西清次郎商店

大阪市東區道修町三丁目二六  
電話北濱 六〇一三  
一三五九番



# 眼病之流行期已經到來

請大家快々注意罷！

眼生異感 眼中起痒 或係塵襲所致  
 或即眼病先兆 此時因痛痒難忍  
 驟用手擦 以致越擦越痒 促成危險  
 之眼病 唯用老篤眼藥 點入二三滴  
 可以立復原狀  
 若不幸而生眼病 亦只三二次之點眼  
 病即可癒 蓋在本藥統治之下 一切  
 眼病 無猖獗之可能



不麻不痛

神效第一

# 老篤眼藥



## 適應症

結膜炎 結膜充血 沙眼症 眼瞼緣炎  
 角膜炎 麥粒腫 淚囊炎 疲勞眼

總行 山田安民藥房

各處藥房洋貨舖均有代售

# 淋疾 URINOGEN

療學化 級高最  
法劑



株式塩野義商店  
大阪北京天津青島上海漢口

## 五淋拿根片 塩野牌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日本出版文化年報... 昭和二十一年...